

17  
07.91

虹

盾 茅

店書明開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兩隻向下拖的角，便構成了一幅陰慘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雙纏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內，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兩個球。這和她的女伴的狹長的天足比較起來，更顯出一種伶仃孤苦的神氣。

兩個都沒有話。山川的壯麗早已淨洗了她們的心胸；空蕩蕩地毫無思慮，她們沈醉在這大自然中。

船上的汽管又轟然叫了。前面遠遠地一座峭壁攔江拔立，高聳空中；左右是張開兩翼似的連峯，夾江對峙着，成爲兩道很高的隄岸。似乎前面沒有路了！太陽光像一抹黃金，很吝嗇地只給了那些高峯的尖端，此下就是一例的暗綠色。船還是堅定地向前進，汽管聲卻更聾。江的峭壁冉冉地迎面而來，更加高，更加大，並且隱約可以看見叢生在半腰的樹木。

「這纔是坐山十二峯的第一峯呢！」

中年婦人看着她的同伴說，同時，很自負地頻頻點頭，使得後腦骨上那一團頗大的



這巫的奇景，確也感動了她。想到自己的過去，何嘗不是詭譎多變，也曾幾番經路逢生；光明和黑暗交織成的生命之絲，她已經勇敢地抽過了一半了。以後怎樣呢？這謎的「將來」呀！她沒有空想，也沒有悲觀；她只是靜靜地等着，像一個老拳師擺好了步位等待敵手那樣的等着。這是顛沛的生活燙在她小小年紀上的深刻的烙印！

也許有不少人艷羨她的生活。但梅女士卻自諷爲不勝遺恨的「顛沛」二字。在過去四年中，她驟然成爲惹人注意的「名的暴發戶」，川南川西知有「梅小姐」，她是不平凡的女兒，她是虹一樣的人格，然而她始願何嘗及此，又何嘗樂於如此，她只是因時制變地用戰士的精神往前衝！她的特性是「往前衝」！她惟一的野心是征服環境，征服命運！幾年來她惟一的目的，是剋制自己的濃郁的女性和更濃郁的母性！

明媚的春日，淒涼的雨夜，她時或感覺得數千年來女性的遺傳在她心靈深處蠢動；那時她擁髮含睇，沈入了幽怨纏綿的巨浸，那時她起了薄命之感，也便是那時她遺恨萬千地稱自己的生活爲顛沛；然而顛沛的經歷既已把她的生活凝成了新的型，而狂飈的

「五四」也早已吹轉了她的思想的指針，再不能容許她回顧，她只能堅毅地壓住了消滅了傳統的根性，力求適應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她是不停止的，她不徘徊，她沒有矛盾。

現在這艱辛地掙扎着穿出巫峽的長江，就好像是她的過去生活的象徵，而她的將來生活也該像夔門以下的長江那樣的浩蕩奔放罷！

梅女士不禁自己微笑了。她回過頭去，看見她的同伴正眯細了一對眼睛瞅着她，這纔記起剛纔似乎聽得這位老氣橫秋的太太說了幾句什麼話。她不大喜歡這個喪神臉的同伴，但亦不肯隨便得罪她；並且只要在不嗅到奇惡的頭髮臭的條件下，她亦未始不願意靜聆她的依老賣老的絮聒。

「文太太，風很大呢，你不怕麼？」

梅女士輕盈地走進來，特意站在上風的地位，很親熱地說。

「我這付老骨頭，那一樣艱難困苦沒有嘗過？還怕風麼！今年春天鬧參政權的時候，風比這還大，雨又下得猛，我不怕！我沒有張傘，帶了姊妹們到省長公署裏請願！」

文太太很興奮地說，連連顛着她的大髮髻的圓頭。

梅女士抿着嘴笑，然而也裝出十分欽佩的神氣。

「那時候，梅小姐，爲什麼你不來參加呢？你是省長的私人祕書，你是紅人，你已經做了官。但是，梅小姐，做官不是參政喇！參政是——」

說到最後一句，這位太太暫時頓了一下，向梅女士身邊挪近些，準備着更長的演說。梅女士也退後半步，謹慎地保持着上風的地位，卻敏捷地截斷了文太太的話語：

「做省長的家庭教師是有的。什麼祕書，都是人家嘲笑我。更有些胡言亂說，只好一笑置之了。文太太，你是年青時就死了丈夫的，你總也知道那些輕薄的舌頭專會侮蔑女性，亂造謠言。」

文太太的一對向下拖的嘴角動了一動，沒有回答。提起她的青年時代，她總覺得很掃興似的；雖則「恐懼流言」的日子早已過去，她現在是毫無顧忌地幹參政運動，然而開省議會的時候聽得衛兵們在背後偷偷地罵着「母老虎發邪」那一類的話，不知怎地那



股銳氣就挫折了幾分。她下意識地感得過去的黑影玷污了她的光明的前程。她以為女子而要在社會上作事，惟一的必要條件是清白無可疵議。在女子只可從一面終這個意見上，她和許多反對參政權的人們實在是同志。

「省長是提倡新思想的。對於兩性問題，他有特別的見解。大概文太太也聽得人家說過？」

看見同伴的不自在，梅女士笑了一笑，轉換談話的方向。但兩性問題這名詞，在這位廣長舌的參政權的執心家耳朵中，大概還是很生疏，所以她不很了然的望着梅女士，沒有回答。梅女士的美目很機警地一瞥，便接着說：

「這特別見解是：妻者，終身伴侶也；伴侶者，朋友也；朋友愈多愈好！」

突然船上的汽管又叫了起來；先是短促的接連的兩聲，隨後是力疾聲嘶的一下長鳴。船頭上的警鐘也發狂似的響了。這是因為有一些土匪在兩旁山凹裏對着輪船放鎗了。這是照例有的事。旅客的雜亂的脚步聲立刻漲滿了全船。梅女士拉了文太太趕快跑

進大餐間的甬道時，早聽得若斷若續的卜卜的聲音從左邊送來。頭等艙裏高臥的旅客不知在什麼時候都已經起來，此時爭先地往那條通到下面艙的小梯子上擠。一個船員做手勢招呼梅女士他們倆也往下邊去。梅女士本能地剛移動一條腿，猛然一陣髮臭撲進她的鼻子，她立即站住了。

「我不下去。下水的船好快，土匪的鎗彈還夠不到呢！」

梅女士微笑着說。她不再等待文太太的回答，就翩然走進了大餐間，到自己房裏，躺在榻上，拏起一本書來看。她的房間卻好在右邊。日影在窗邊一閃一閃地跳着。梅女士起來想把窗帘拉好，看見一隻上水的木船拽滿了風篷，挨着山崖邊走，轉瞬間便已過去。她側耳靜聽。沒有卜卜的聲音了。她回到榻上躺着，打了個呵欠。夜來多夢，睡不安穩，今晨又是起身太早，她很感得困倦了。她將兩手交叉着枕在頭下，閉了眼睛。

房門上的轉手輕輕一響。梅女士懶懶地睜開眼來，看見文太太已經站在榻前了。大概是人叢中受了擠，這位太太的大髮髻差不多快要散開了，很慵懶地垂在後頸上。她

的額角還黏着幾滴汗粒。

「棒老二竟連外國船都要開鎗嚇！可是梅小姐，你也忒膽大，鎗彈是沒有眼珠的，犧牲了太不上算！」

文太太重甸甸地向榻上坐了下來，氣咻咻地說。

梅女士嫣然一笑，翻身坐起來就走到窗邊，斜靠在梳洗臺前。她很想勸文太太先去把髮髻梳得結實些，但到底換一個題目開始她的談話：

「可惜的是把我們的話打斷了。文太太，你看省長的話對麼？」

「大人物的見解到底不同。」

這語意可說是敷衍應酬，但文太太的態度卻非常認真。梅女士輕輕地笑了一聲。她翹起左脚來，用那隻高跟白帆布鞋的尖頭輕輕踢着窗帘下端的流蘇，同時更委婉地淡淡地似乎對自己說：

「可是他只說『妻者，終身伴侶也』，並沒說『夫』妻者終身伴侶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水滔滔不休，總是那樣迷一般的然而是一次一次複演的行程！而且還有總是那樣的像是勝利又像是哀鳴的汽管的叫聲！

她軟癱在椅子上，讓朦朧的睡意去消化。單調的時間。沒有舊事來騷擾她的平靜，也沒有新的憧憬來激起她的興奮。

茶房來請她喫午飯了她問「是下午？」。方纔可以到宜昌，就覺得這條隆茂快輪實在不過是慢輪罷了。她盼望立刻出夔門。是離去四川境界的時間愈逼近，她愈加感到不耐煩；她覺得凡屬於四川的都是狹小而曲折，正像當前的江流一般。

午飯後，趁着文太太的話匣子還沒開放，梅女士就躲到自己房裏去睡覺了。她早就看出這位鼎鼎大名的女子參政運動的「健將」沒有多大意思，現在則覺得可憎了。憎她的風度太庸俗，憎她的眼光只有寸半長，憎她的貌似清高而實鄙俗，憎她的渾沌到極點的女權思想。

半意識地把自己和同伴比較着，梅女士忽然想起將來到了上海以後的問題；她在



心裏問自己：「我們同是代表，但到底共同代表些什麼呢？怎樣能夠完成我們的共同的使命？」她不禁笑了。她承認自己不過是借了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名義避那位短小將軍的糾纏，她知道再不脫身，難免要被逼成「阿房宮」中人；至於同伴的文太太有無個人的目的，她自然更不願意推論。

睡意是跑逃了。從文太太身上，梅女士又聯想到別的相識者。從中學時代直到兩年前在川南當教員時的一位好友徐女士驀地跳出來成爲梅女士憶念的中心。「她在南京」梅女士很興奮地想。於是許多不連貫的回憶和感念都彙集着來了，終於將她拉離了臥榻。

轆轤的聲音也從甲板上了窗外的

後窗洞裏探進半個

頭來很高興地喊道：

「你不是要看夔門麼？快就到了呀！」

梅女士回答了個微笑。外邊的人的活氣使她覺得熱了；她換穿上一件紗衫，又擊手

巾來擦過臉，輕快地跑到走廊上。

依舊是兩岸高崖，只不過沒有先前的那樣峭拔，稍微呈現了陂陁的形態。高崖後面象屏風似的一疊一疊的都是更高的山峯，現在耀着陽光，成爲金黃色。風只是輕輕地扇

也長均整。

吏出來時

暫時把梅女士忙糊塗了。直到船上白子甲，她叫醒，她擡起頭才猛覺得眼前一亮。浩蕩的江水展開在她面前，看不見邊岸。只遠遠地有些灰簇簇的雲影一樣的東西平攤在水天的交界處。像是胸前解除了一層束縛，梅女士微笑着高舉了兩臂吸一口氣。她讚美這偉大的自然！她這纔體認了長江的奔騰浩蕩的氣魄。

她回頭向右邊望。夔門的石壁尙隱約可見。現在只成爲萬山幪間的一條縫了，縫以內是神祕的陰暗。

「從此再不能看見好風景了；出了川境的長江一路都是平淡無奇的夔門便是天然的界線。」

從左邊送來了文太太的聲音。梅女士轉過臉去，看見文太太很費力地忙亂地移動着一雙小脚，顛着頭走過來。梅女士抿着嘴笑，輕聲接着說：

「從此也就離開了曲折的窄狹的多險的謎一樣的路，從此是進入了廣大，空闊，自由的世間！」

十八歲時，梅女士在成都的益州女校讀書。就是那一年五月四日，北京的學生開始了歷史的羣衆運動；從趙家樓的一擊，掀起了「五四」的怒潮，從趙家樓的一縷<sub>七</sub>，燒着全中國。

梅女士是熱鬧當時的口號是「愛國」梅女士自己也知道國是應該愛，但到底目標太籠統了，太迂闊了，鼓舞不起她的情熱。她在那時只是一個旁觀者。她那時正有個切身的問題沒有法子解決。前三天，由父親作主，她的終

身已經許給姑表兄柳遇春了。

看熱鬧後的晚上，父親剛從柳家喫醉了酒回來。他大概在柳家聽得了一些雜亂的消息，所以並不照例睡覺，卻喚住了梅女士，嘮嘮叨叨：「真是改朝換國了，學生也來管閒事！他們要到蘇貨鋪裏（？）公，還要罰款。真是笑話！真是胡鬧！難道衙門裏就不？」

又上低了頭不作聲。「蘇貨鋪裏？」

「裏邊天地的愛國聲本」

「得做一個偷賣」？

「愛國一時」

出不開來了。

西督軍署裏當差。

「可是電報決信也就沒有。」

子子山息。他是父母雙亡的孤兒，從前

來送他到悅來商易的。賣鐘裏學生意只

日在很意的顛着頭。突又睜圓了眼，大聲說：

「他們龜兒子的學生偏不許人家賣東洋貨！」

又恨恨地重複了一句，父親便歪着脚步走進自己房裏。

梅女士看着父親的踉蹌的背影，低聲嘆了口氣。如果不是那邊黑黢黢的屋角裏還站着一個大了頭，梅女士早就讓眼眶裏的兩泡淚水爽快地一瀉了。她向周圍四顧，像溺水的人要找個援手。什麼都沒有！只有洋油燈的火燄突突地對她跳，只有古老的木器噁着口環伺在左右，只有衰敗的氣直侵入她的骨髓！

咬嘴唇忍住了眼淚，梅女士急步逃進了自己的臥室。這里，有微溫的空氣使她略感得安慰。一張小巧的梨木桌上擺着她兒時的幸福生活的紀念品。穿着精緻的衣服的洋囡囡，紅嘴唇白牙齒的黑洋人凸着個小小的時辰鐘的大肚皮，茶綠色三稜形的玻璃瓶裏插着兩枝孔雀羽。這都是五、六年前母親未死家境尙好的時候的殘餘。沒有了母親又沒有姊妹的梅女士一向便把這些玩意兒當作親人骨肉似的。現在她默默地對着這些似乎有知覺的啞口朋友出神。許多紛亂的思想通過她的腦筋，但是沒有一個在她的意識上顯現出來。她只覺得有若干名詞在她發熱的前額裏跳動：蘇貨鋪，東洋貨，柳家的表兄，婚姻，少城公園的大會。



她忽然到床上取出一個嵌羅甸的烏木小盒子。揚開蓋來，裏面空空洞洞地只放着一張照片。是一個帶幾分女性的男子的面容。梅女士凝眸看了幾分鐘，把盒子收好，便躺在床上。另一個男子的面容從帳角裏閃出來了。團團的臉兒上有兩條又闊又濃的眉毛，一對很機警的眼睛；原來不算難看，就是多些市僧的俗氣。

梅女士將臉覆在枕頭上，牙齒咬得緊緊地。她恨這個人！她祕密地恨這個人，就同她祕密地愛那一個人一樣。然而卻不是因為祕密地愛了那一個，所以覺得這個可恨。她是早就恨了他的。兩個都是表親，但不知怎地，梅女士自始就覺得這個從小就寄養在自己家裏的姑表兄沒有姨表兄那麼洽意。而他，他偏生又是早就存了歹心。在梅女士初解人事的時候，已是成人的他便時時找機會來調戲。現在梅女士臂上還留着一個他的爪痕。這都不是心氣高傲的梅女士所能容忍。她懷着這些被侮辱的祕密，她祕密地鄙視這個人。

然而卻就是和這麼一個人，她被指定了須得共同過活一生呀。

一種被征服被俘虜的感覺抓痛了梅女士的心。而且出路又是怎樣地絕望！婚約是訂定了，出嫁許就是明年罷？她用什麼方法去反抗她「有」什麼方法去反抗呢！而況她所愛的人聽說也快要結婚了。極遲是今年冬季罷？上星期在望江樓晤談，他不是說過這樣的語麼：

「妹妹，一切的情形，都叫我們分，不讓我們合。即使我還沒定親，姨父肯要我這個父母雙亡的窮小子麼？即使姨父答應我，只在團部裏當一名書記，能夠使妹享福麼？我知道妹妹願意受苦，但是我怎麼能夠安心看着我愛我的人爲了我而犧牲。醫生說我有肺病，我大概不久了，我更不應該犧牲了妹妹的前程！」

兩股熱淚從梅女士的眼睛裏迸瀉出來了，然而不是愉快的熱淚。她享有她玩味這辣子一般痛快的真摯的愛的美趣。同時，回憶更推她前進。當時的情景像活動影片似的再現出來。在感動的頂點，覷着旁邊沒人，她將自己的臉挨着表兄的肩頭，她又慢慢地有意無意地湊過去她的火熱的朱脣；但在全身一震以後，表兄卻溫柔地避開了，頓聲說：「妹

味，我有肺病，一呵，呵肺病不讓她一度擁抱還活着的人，只該她哭死後的墳麼？

現在是狂亂的情熱佔領了梅女士的心靈。她不怪表兄的似乎不近人情；相反的，她更加銘感，更加敬愛他的誠潔的品性；她只要問爲什麼她沒有權利去愛所愛的人，爲什麼她只配做被俘虜被玩弄的一個溫軟的肉塊？她深恨學校裏的教師和老革命家終身不嫁的校長崔女士爲什麼總沒有講到過這樣的問題！

一正一反的問答，陸續窘逼住了梅女士，都沒有結果；最後是疲倦極了的半麻痺的神經給她一個古老的答案：薄命！

這簡單的答案揉扭她，啃嚙她，唾嚙她，刺螫她，將她壓扁，又將她捲着急旋，直到窗外鳥雀們的清晨的禮讚唧唧地驚醒了她。太陽光斜停在簷前，黑洋人的大肚皮鐘答答地響，一切是美麗，平靜。

梅女士翻起身來，惘然坐在床沿，不很相信已經過了一夜，她看見自己的白臂膀上磊磊塊塊地高起了許多蚊子疤，她又覺得頸頸子上異常地發癢。她走到窗前照鏡子時，

看見眼旁有一圈淡淡的青暈，兩頰又是血一般赤。她放下鏡子，頹然落在近身的一張椅子裏，呆呆地瞧着梨木桌上的洋囫圇。

黑洋人肚皮上的長針移過兩個字，梅女士猛然站起來了。她飛快地寫好了一封短信，又梳好頭，換一套藕色的薄紗衣裙，便喚家裏的女僕拏早飯來。她的嘴唇邊恢復了微笑，她的失睡的眼睛射出堅決的亮光。

她照常上學校去。在路上把信投入信箱的時候，她無意地輕輕一笑。

這一天的學校裏，並沒正式上課。昨天的大會已經把一些姑娘們的平靜的心掀動了。到處可以聽到好奇的聲音在喳喳地響。老革命家的崔校長驟然成爲趣味的人物，她的長辮髮捩到的地方，總有幾個學生偷偷地注意地看她。閱書室更是空前的熱鬧。一簇一簇的學生爭搶一個月前的上海報和漢口報來研究北京的學生如何放火燒了總長的房子又打傷了一位要人，如何後來又到街上講演又被警察捉去了幾百。幾位細心的姑娘們更把五六本塵封的新青年也找出來了。全學校的空氣呈現着一種緊張的搖動。

梅女士也不是例外。但與其說她是熱心地在研究，倒不如說她是借此消磨時間；她的心記望着和表兄章玉的約會。她又怕聽得人家說起「蘇貨鋪裏全是東洋貨」那一類的話。每逢同學們談到這一點，梅女士就不禁心頭微跳，似乎自己的隱惡被別人發見了。

四點十分，梅女士悄悄地走到了子雲亭。一個瘦長的少年已經先在那里了。相對一笑以後，他們倆互相看着，沒有作聲。他們慢慢地走到亭後的一枝大梧桐樹下，似乎都在忖量着應該先說些什麼話。

「妹妹，你的信嚇了我一跳。」

少年的溫柔的眼光注在梅女士臉上，輕聲說。

梅女士回答了一個婉曼的軟笑。

「爲什麼你昨天晚上不能好好兒睡覺呢？你的臉色很不好。眼泡也有些腫，昨天晚上你是哭過了罷？」

少年輕輕地吁一口氣，垂下頭去，偷偷地掉落兩滴眼淚。

沒有回答。梅女士的嘴唇雖然微一翕動，似乎有話要說，卻又縮住了。她用脚尖踢樹根上的一叢細草，又機械地用手指捻弄她的紗衫角。這樣遲疑着，足有半分鍾之久，她方纔鎮定地說：

「玉哥，昨晚上糊裏糊塗就過了一夜——可是，你不用着急，這不算什麼；昨夜是胡思亂想，沒有結果的胡思亂想；倒是今天早上我得了個主意了。我們商量個方法走，好不好？」

章玉驚訝地擡起頭來，將一雙溫和的女性的眼睛看定了梅女士，好像是沒有聽懂那個「走」字的意義；然而十分感動的情緒也在他那滿含淚水的眼裏流露出來了。梅女士很嫵媚地一笑，輕輕地又加了一句：

「我們走在一處，未必沒有活路；我們分離在兩地，前途就不堪設想！」

只有眼淚的回答。兩個思想在這位女性太多的少年心裏交戰着。他不忍說「否」，

但又覺得不應該說「是」。在半晌的悲默後，他掙扎出幾個字來：

「我不配領受——你這個摯愛，妹妹喲！」

現在是梅女士的臉色倏地變了。她微感得她的戀人太懦弱。

「我是個病身。我至多只能活兩三年了。我不配享受人生的快樂。我更不應該拿自己的黑影來遮暗了妹妹將來的幸福。有你还記着我，死的時候我一定還有笑容。知道你的將來可以很好，我死了也安心。」

雖然聲音有些發顫，然而堅定地說，現在這位少年很像個從容就義的烈士，不再掉眼淚了。他那被興奮的虛火烘紅了的兩頰，很光煥地耀着。

梅女士低了頭，暫時不作聲；忽然她十分斷定地說：

「我的將來一定不好！」

「哎？」

「因為我不愛他，我恨他！」

「恨他的原因就是你上次說起的那個話麼？他果然太莽撞，然而未必不是因為他是十分愛着你呀。」

梅女士忍不住抿着嘴笑。她看了章玉一眼，帶幾分不高興的神氣說：

「你幾時學會了替別人辯護的方法？」

「不是替他辯護，只是說一句公道話。」

「有這樣的公道！」

梅女士銳聲說，顯然是生了氣了。如果不是她所信任的章玉，她一定以為是柳遇春運動出來向她遊說了。但即使是章玉，她亦覺得這樣的話從他嘴裏出來很是意外。她看定了章玉，等待回答。

「妹妹，我的話說錯了罷，請你饒我這一回。我自自然極不願有一個別人也愛你，但是我又極希望有一個人能夠真愛你，而你也愛他。」

章玉很惶恐地急口分辯着。



「從什麼時候起你有這個念頭？」

「自從我知道我有肺病，知道我没有能力使你快活。」

又是「肺病」呵！梅女士心裏一跳。她覺得肺病這黑影子將他們倆硬生生地拆開了。她很想呵斥這無賴的肺病，可是韋玉已經接着說下去：

「去年還不是這樣想。妹妹，那時我們大家都害羞，總沒當面談過心事，只不過彼此心裏明白，彼此是牽腸掛肚地想念罷了；那時我，只恨自己太窮，只怪姨父不肯。新近我看了幾本小說和新雜誌，我的思想這纔不同了……」

「就說『公道話』了，嚶？」

梅女士帶幾分怨噴的意味插進這麼一句。

「不是。我這纔知道愛一個人時，不一定要「佔有」她；真愛一個人是要從她的幸福上打算，不應該從自私自利上着想……」

「這！不過是小說裏說得好聽罷了。」

梅女士第二次截斷了韋玉的話；顯然她對於這幾句話並沒感得興趣，尤其是她所不懂的「佔有」二字。

「不是小說，是哲學；是托爾斯泰的哲學！」

韋玉十分鄭重地糾正了。但也看出梅女士的厭倦的神情，便低下頭去，縮住了嘴邊的議論。

短時間的沈默。從梧桐樹葉間漏下來的蟬噪此時第一次送進他們倆的耳管；風又吹着梅女士的紗裙，繚繚作聲；太陽光斜掛在亭子角。梅女士微皺了眉尖，疑眸向空中遙望。

「下半年你那件事，有了日期麼？」

還是梅女士先發言；她的眼光很快地在韋玉臉上溜了一個圈子。

回答只是個黯然的頷首。但近乎自己表白的說明也在略一閒歇後來了：

「全是我的伯父幹的！我說過，我現在還無力養家，可是他硬不聽。」

「可是你有沒有說起你的肺病至多不過再活三四年？」

「沒有說也不中用的。」

「這你豈不是害了她的將來？」

韋玉迷惘地看着梅女士，一時找不出適當的答語來。

「因為你不愛她麼？然而焉知她不愛你？你怎麼倒又忍心害一個愛你的人的將來

呢？」

「那就顧不得那麼多了。況且即使算是害了她，我的伯父便是劊子手。我只能算是一把刀而已。刀是不能自己動的。」

「可是有人自己願意要碰上你這刀口的時候，你這刀卻又變成了活的東西，你會退避！」

這樣很婉柔地駁責着，梅女士轉過臉去向着亭子，慢慢地移動了脚步。她再不能壓下那些久已在她心頭蠢動的複雜的感想，這些是不很舒服的感想。她覺得表兄太消

極太懦弱，覺得他是太懶，是只圖自己旦夕的苟安，甚至不肯爲所愛者冒險一下的。他把自己的安逸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些！

當跨上亭前的石階級時，梅女士忍不住又回過頭去，卻看見韋玉已經在她肩下；他那種惶恐的神氣，將梅女士的脚步拉住了。兩個人對看了幾秒鐘，韋玉奮然說：

「我是個弱者，我是個沒出息的弱者；妹妹，你錯愛我了。然而我的心，你知道。我崇拜你，我當你是神仙，我求你不要因爲我而痛苦，我求你忘記了我，求你鄙棄我，求你只讓我在心裏悄悄地愛你，只讓我用眼淚來報答你。哎！我把什麼話都說出來罷！我是個壞人，兩個月前，我半夜裏想着你的時候，我把舖蓋抱得那麼緊緊地，哎，我是畜生！只在白天站，在你跟前，我又變成了人，誠實的君子人。我恨極了自己。我看小說，我看新的雜誌，我想從紙片裏得安慰，從紙片裏找得自救和救你的方法。現在我找得了！新的偉大的理想已經把我的痛苦解除，已經付給我割捨下你的代價。現在只要看見妹妹多福多壽，我便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

說到最後一句，略睜大那一對幽悒性的眼睛，韋玉凝視着長空的遠遠的他方；似乎那邊樹梢後的一片落日的紅光就是他所托命的新而偉大的理想，似乎那邊就有些大慈大悲的聖者正在揚手招呼他。

然而晶瑩的淚珠也在韋玉的眼眶邊滲出來了。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呢，還是「塵心」的最後渣滓？韋玉自己不大明白。他只覺得胸膈間吐去了什麼似的異常暢快。

梅女士斜倚着亭柱，惘然沈思，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兒，她似笑非笑地轉過身去低低說：

「你的心，我知道；這，我們，未必就是所謂命運罷？請你放心，我體諒你的意思了。可是公道話不要再說了。我也有一個理想。我不肯做俘虜！時候不早了，玉哥，再會罷！」

回過頭來再向韋玉瞥了一眼，梅女士繞過亭子的右廊，堅決地走了。但是十多步後，她又轉身站住，對慢慢地跟上來的韋玉說：

「你說的那些小說和雜誌，我也要看；送到我家裏罷。」

暮地吹來一陣晚風，捲起了梅女士的紗衫，露出裏面的淺緋色小背心的下緣，像彩霞似的眩惑了章玉的眼睛，立刻又沸熱了他的血液；他本能地搶前兩步，差不多要和梅女士貼胸撞着時，他突然回復到自己，煞住了脚。他惘然點一下頭，便折向另一條路逃跑了。

梅女士懷着滿腔的迷惑回家去。她心上的章玉的面目開始有點模糊起來了。她向來自以為對於章玉的認識很明確，現在則覺得不然了。一些什麼古怪的書籍將她的章玉改變了樣子。是什麼樣子呢？梅女士不很了然。她只覺得似乎已經有什麼精靈附在章玉身上，使他的思想行爲和一般人不同，和她自己又不同；他是更加畏瑟退縮，更加把一切看得淡，幾乎可以說是冷冰冰地不近人情了，然而又不盡然，在畏怯退縮的表皮下，他有從前所沒有的勇敢和決心，在不近人情的冷冰冰內，他燃燒着犧牲自己以謀別人的幸福的熱情。

只有一點，梅女士還很確信，那就是章玉對於她的不貳的真誠。這給她無上的安慰，

她幾乎要學着章玉的口吻說：「愛國運動！即我自己的將來毫無愉快，但想到會有個人掬出整個的心來愛她，便也是此生不虛！」

在這樣的心情下，梅女士倒覺得日子過的更輕鬆些了。同時她的好追索的本性鼓勵她吞進了章玉送來的小說和雜誌。她渴求立即認識那個改變章玉的謎樣的精靈。

對於外邊熱刺刺地鬧着的「愛國運動」她仍是個「客人」。她感不到興趣。雖然「蘇貨鋪裏檢查東洋貨」這句話時或撥動她的隱痛，但想到「決不作俘虜」的決定，便又坦然，覺得「蘇貨鋪」的東洋貨和自己畢竟沒有關係。她看來這正在繼續進行的掀翻天地的大運動依舊和自己切身的利害是兩條路。

但是排斥東洋貨的愛國運動卻漸漸變出新的花樣來了。本城最高學府的高等師範的學生們喊出個全新的名詞：「男女社交公開！」哦？梅女士記得章玉的幾本雜誌裏有這個話。可是不曾注意。依了章玉的指教，她只着那幾篇講到托爾斯泰的論文。小說也是托爾斯泰的，已經很興奮地看過兩遍，似乎其中並沒提起什麼「社交公開」的話頭。

她懷着新的好奇和希望再繙閱那幾本書。

有一天從學校回家，梅女士瞥見什麼書報流通處的窗櫺裏陳列了一些惹眼的雜誌，都是「新」字排行的弟兄。封面的要目上有什麼「喫人的禮教」等類的名詞。梅女士驚喜地看着，懷悔身邊沒有帶錢。第二天上學校時特意去買，卻就沒有了。快地進了學校，她連聽講也沒有心緒。她夢夢然想：她似乎看見洶湧的壯潮轟轟地捲去了一切古老的腐朽的；她斷定外面的世界早已徧佈着新奇的東西，只是不會到這里，即使到這里，也竟不能到她手裏。她焦燥地向四下裏張望，心裏鄙夷那些昏沈麻木懶惰的同學。突然她意外，她看見座位離自己不遠的徐綺君卻正在偷看一本「新」字排行模樣的雜誌！

下課後，梅女士搶先跑到徐綺君的背後瞧時，原來那問題中的書本子就是她交臂失之的寶貝。

「呵，想不到是被你買了來呢！」



梅女士快活地叫起來；側身就倚在徐綺君女士的肩頭，彷彿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徐女士轉過臉來，用她那烏溜溜的眼睛看着梅女士，微笑地說：

「城裏也有賣麼？我的是大哥從北京寄來給我的。」

這兩位僅僅識面的同學立刻就親熱地交談起來。一種不可名狀然而清晰地意識到的力量，將他們倆黏合了。在急溜的對話中，梅女士又聽得了許多陌生的新名詞；雖然那些名詞的意義她還不很了然，可是每一個都給與她強烈的愉快和極度的興奮。他們連上課鈴也不會聽得。

這一天，梅女士回家時，腋下多挾了一包書，就是向徐綺君借來的新雜誌。雖然臂下的重量是增加了，梅女士的脚步卻更輕快。她覺得一個全新的世界已經展開在她面前，只待她跨進去，就有光明，就有幸福。

新思想的追求和新同志的驟得，都使梅女士暫時忘記了切身問題的煩惱。每天一清早，她就上學校去，直到天黑方纔戀戀不捨地和徐綺君分別。在學校中，他們倆成爲識

論的焦點，「同性愛」的猜測也加到了他們身上。暑假快到了，考試的日期也已經定了，但沉浸在新書報中的梅女士和徐女士依舊只在上課時方把教科書攤在面前遮飾教員的耳目。

因爲有章玉的暗示在先，梅女士最注意的還是托爾斯泰；但徐綺君卻彷彿是個易卜生的信徒，三句話裏總有兩個「易卜生」。這一對好朋友談論的時候，便居然是代表着托爾斯泰和易卜生的神氣；她們實在也不很了然於那兩位大師的內容，她們只有個極模糊的觀念，甚至也有不少誤會，但同時她們又互相承認：「總之，托爾斯泰和易卜生都是新的，因而也一定都是好的。」只這一個共同的確信便使得梅女士和徐女士的交誼更加固結，並且達到了超乎情感的靈魂的擁抱。

考試終於過去了。七月一號學校裏放假這天晚上，梅女士的父親突然病了。老人家是八點鐘喝醉了酒回家，十點鐘嚷着肚子痛，隨後便把什麼都吐了出來。他自己寫個藥方煎來喫了，也沒有什麼效驗。梅女士一夜沒睡，坐在父親病房裏，很興奮地忽東忽西地

亂想着。天快亮時，父親似乎安靜些了；但不到半小時，忽又大罵兒子不孝，氣喘喘地跳起來說是要抓兒子來告逆。梅女士和一個女僕除了用死勁把病人拉回到床上，一點辦法也沒有。這樣亂烘烘地鬧到早上八點鐘，病人方纔安靜些，以後便忙着請醫生。

上床，病人略見安靜，梅女士回到自己房裏打算睡一會兒。但是過度興奮的她，只能閉着發酸的眼睛儘讓雜亂迷離的思想將她簸盪。她想起徐綺君是今天回重慶的家裏去了，允許着寄來的新書，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寄到；她又想到自己預定的假期內看書的計劃會不會有阻礙；她希望父親的病立刻就好；她又詫異爲什麼這一星期內總不見章玉來。她想來想去，屢次翻身將發熱的臉頰貼在蓆子的較涼的地方；她朦朧地聽得窗外樹上有鳥雀在啾啾地叫，又聽得女僕周嫂在前面平廳裏說話的聲音，又聽得雜沓的腳步響。終於她覺得有一個蒼蠅在耳邊嗡嗡地不停地叫。

「柳姑爺來了。」

嗡嗡的聲音凝成爲這樣一句時，突然將倦極迷惘的梅女士刺激醒了。她睜開眼來，

呆呆地向前看。笑嘻嘻站在床前的，原來是家裏的丫頭春兒。梅女士皺着眉毛搖一下頭，彷彿是說「休來多事」，便翻過身去，裝作睡着。她早已料到他會來的。她實在也很盼望有個人來驅走她的沉悶。如果來的不是他，夠多麼好呵！睡意完全沒有了。她猛然想到一件事，跳起來跑到房門邊想把門鎖上。但是轉念以後，她仍舊讓門半掩着，走到窗前坐在一張椅子裏，很驕傲地輕輕對自己說：「他敢麼？」

黑洋人大肚皮上的短針正指着三時，七月太陽的炎威壓住了一切聲響，只有窗外梧桐樹上散出曳長的蟬鳴。梅女士惘然兀坐，似乎在等候什麼噩兆。

忽然房門軋軋地響了。梅女士吃驚似的望着。張開了兩片厚嘴唇的春兒的面孔，往裏探進來，又很快地縮了回去。

「春兒！」

梅女士這一聲威嚴的呼喚將春兒拉進來了。她惶恐地站在房間中央，她那頗帶些獸氣的厚嘴唇還是似笑非笑地半開着。

「柳少爺回去了沒有？」

「回去了。」

「老爺還在睡麼？」

「沒有。柳姑爺和老爺說了半天話，先是老爺很高興，後來生氣了。」

梅女士側着頭沉吟，很覺得意外。她帶些不大相信的神氣看着春兒的肥臉兒，她知道這個小機靈鬼不至於撒謊，但也許是在瞎猜度。可是春兒移近了一步，又低聲接着說：「柳姑爺對老爺說，早些和小姐成親，老爺便搬到柳姑爺家去住，那麼，再要半夜裏生病，也就不怕了。周嫂和我說，下個月裏就有小姐的喜酒喫了！」

「啐！」

梅女士臉色微變，但還保持着不介意的神氣。她向春兒切實地睃了一眼，似乎要看出她的話語的虛實；然後，苦笑了一下，她轉口問：

「老爺怎麼說呢？」

「老爺很高興。後來，不知道柳姑爺又說了些什麼話，老爺就有點生氣的樣子。老爺又罵龜兒子的學生胡鬧，衙門裏不管事。」

梅女士閉了眼冷笑。她用一句「不要多嘴」斥退了春兒，便捧着頭沉思。她猜到「柳姑爺」說的是什麼話，但是，當真父親就答應在下個月裏辦那件事麼？她很不放心。雖然她已經決定了對付的方法，但也盼望事情的惡化不至於太快。

那天晚上，父親睡的很安穩，到第二天，病是差不多好了。在和父親的閒談中，梅女士也探出了她所擔心的事件的真相。父親帶着幾分憤憤的意味說：

「不過偶然感了時邪，大家都以為我快要死了！遇春居然想將將就就的把你接過去。嘿，這孩子倒會打算盤！我還要活幾年呢！你這件事，我要好好兒的辦一下。學生鬧得那麼凶，說不定遇春要喫虧呵；等他的場面再大一些，你再過去，我自然更放心喲。他倒說得好聽，說是我老了，多病，早些辦了你的事，就請我過去，他可以早晚照樣陪了女兒去喫飯，我梅醫生纔不來啊！」

梅女士抿着嘴笑。她明白父親的用意是想在她這題目上敲柳家一下竹槓。雜誌上痛罵「買賣婚姻」的話立刻在她腦膜上掠過；但想起父親這個心思正好助成了她的「緩兵計」，反倒有幾分高興了。她表示了「至少須等中學畢業後」的意思，便趕快找個藉口退出父親的面前。

「將來的事，將來再說；現在有路，現在先走！」

坐在自己房裏這樣想着，梅女士微笑地拿起徐綺君留下的一份每週評論，很熱心地讀。

還沒看滿一張，忽然前廳有些人聲傳來，直鑽進了梅女士的耳朵。她丟下報紙，往裏跑；卻就在父親臥室外的套間裏看見了一個軍裝的風格清秀的少年，原來正是韋玉。他是來探望梅老醫生的病，帶便辭行。

「已經見過姨父了，明天我就要到瀘州去。」

韋玉只匆忙地說了兩句，便望着梅女士儘瞧，似乎眼睛裏有些潮潤了。

梅女士勉強笑着，裝出主人的身分，讓章玉到前面書房裏坐。這是個小小的廂房，往時曾爲梅醫生的診室，後來又權充家塾的課堂，近來廢置已久，雖然還收拾得乾淨，卻已到處露着荒涼的景象。梅女士不願有人來打攪着，急遽中便想起了這個地方。

十分鐘後，梅女士纔知道章玉的團部要開拔到瀘州去，也許有仗打；她又知道章玉已經升一級，現在是中尉了。她凝眸看着章玉慢吞吞地說，好些問句已經擠在她喉頭專等有空隙就要出來。

「這是因爲聽說要打仗，團部裏辦文墨的人便有好幾個辭職，所以我升了一級了。我自自然不會打仗，可是想來倒也不怕。如果打死了，也很痛快。幸而不死，我希望身體會好起來。我想，應該振作一下精神；妹妹，你看我今天穿了軍裝了。不能做健全的人，就死罷！這是我最後的勇氣，最後的希望。但十之八九是死；打敗仗時還能逃跑麼，像我這樣……」

章玉突然縮住了。雖然他覺得「命運」的鐵掌早已緊緊地捏住他，但近來讀的新書卻下意識地阻止他脫口說出這個不名譽的老話。他的眼光軟軟地垂下去，然後又向



房內一瞥。啊！依然是這樣書房的風光。十年前的往事驀地兜上了他的心。那時，他的父母尚存；那時，他在這個房裏讀書，正和梅女士同一書桌；那時，他們的遊戲會有多次是舊式的「拜堂」；也是在那時，兩顆小心兒像膠漆般開始黏合了。現在，現在，兩顆心兒也還是依舊，可是環境變了，他不得不承認現實的威權，不得不割斷十年來的綺膩心腸。他忍不住又要掉眼淚。

這些個感傷，梅女士都不曾分有；她先是耐心地等着章玉說下去，而在覺得大概是不会再有下文的時候，她的問句就來了：

「什麼時候再回來呢？辦文墨的人也要上火線麼？瀘州，該有十天的路程罷？起早的時候總不會沒有轎子罷？」

這一串問句把章玉的思緒打轉了方向。他微笑地看着梅女士，照例慢慢地回答：

「軍隊裏的事說不定，到那邊，也許不打仗；現在是誰也不知道。即使打仗，自然不用我上火線去，可是敗下來時逃命，也得兩條腿掙氣纔好呀。我是，寧願上前線去喫一槍！什

麼時候回來？那真是更加難說了。」

暫時的沉默。兩個人只交換了幾次眼光。然後章玉又苦笑着加一句：

「所以這一次也許就是永別。我預祝妹妹將來平安快樂。」

梅女士也會意似地一笑，卻隨即很嚴肅地說：

「我盼望你們到了瀘州就有仗打。我盼望你們勝利；我相信你們一定勝利。我相信你的事業就從此開場。那時候，那時候，就什麼都不同了。我等待那時候的到來罷！」

又嫵媚地笑了一笑，梅女士奮然站起來，像一個勇敢的婦人送別情人上戰場。但是忽地想起另一件事，她向章玉看了一眼，低聲問：

「下半年大概是未必回來了，那麼，你那件事怎樣？」

章玉一面站起來拉直他的軍衣，一面回答：

「我不回來，他們也沒有辦法；難道會送到瀘州麼？況且以後我未必一定在瀘州。軍隊裏的事誰料得到。」

斗然一陣風把兩扇裝玻璃的窗也刮開了。外面是小小的院子，有幾枝竹，和一個罩滿了綠油油的苔蘚的花壇；壇邊立着兩三個破舊的紫泥花盆，亂蓬蓬長着些野草。梅女士機械地走過去把長窗帶上，回頭對站在門框內正要出去的章玉忍不住又笑了一笑是心相印的笑，慰安的笑，讚許的笑，也是希望的笑。

### 三

暑假很快地過去了。

那一天傍晚剛下過雨，驟然涼爽了些。芭蕉葉上答答地滴着水珠。幾條蚯蚓在梧桐樹根的石頭下幽然長鳴。梅女士彎了腰，正從一只竹箱裏取出五十天來不曾觸過手指的教科書和講義。靠窗的藤椅上坐着一位女士；白夏布的衣裙卻用了綠色的玻璃鈕子，襪子是淡青色，皮鞋是黃的；略方的臉上有一對活潑的眼睛，眉毛不濃，彎彎地微帶女性的特徵，可是口輔邊的兩道曲線卻具有男性。瘦可敬而又可畏的氣勢；黑而柔軟的短頭髮從中間對分，很整齊地披在兩邊，掩住了半隻耳朵。

這個女士就是梅女士的好友徐綺君。她手裏擎一把紙扇輕輕地搖着，有時還對僵僵在竹箱上的梅女士擺兩下。

「你說我胖了些麼？也許是。我還算快活，沒有什麼煩悶；就不過有時候等候你的書和信真急死人。」

梅女士急促地說，手裏翻着一疊油印的講義。

「說起來真慚愧。我是逛了一暑假呢，也沒看過整部的書。本哥時常說：讀死書是沒有用的，要知道怎樣用眼睛去觀察，用腦子去思想，纔行。聽了他的話，我就索性偷懶了；每天談論，倒也容易過去。可是細想起來，他們學問有根底的人，自然可以不必再讀死書；他們已經知道怎樣用眼睛用腦子；我呢，那就不能一概而論！梅，你說對不對？」

「十二分的贊成！」

梅女士挺起腰來鬆一口氣，用腳把竹箱推在牆根，就走到徐女士身邊，靠了籐椅子的把手，細看徐女士那一頭剪短的烏黑的頭髮。

「綺姊，重慶剪髮的女子多麼？」

「不多。大哥竭力主張我剪，我就剪了。母親還說可惜，還說到成都來一定要惹人笑話。真的，重慶比這裏開通些，新些。」

徐綺君下意識地撫摸着自己的頭髮，仰起臉來看梅女士；在眼光的擁抱中，徐女士笑了一笑，猛想起一件事。

「剛纔我來時看見一個男子。你們的春兒叫他『姑爺』呢！梅，他是你的未婚夫麼？怎麼總沒聽你說起過！」

梅女士的頭動一下，似乎是承認，又像是否認。

「你常說的那位托爾斯泰主義者，章——章玉罷就是他麼？」

「不是！」

這樣簡單地回答了，梅女士疾轉過臉向窗外瞧；她腦後的一對小小的圓髮髻，在徐綺君眼前一見，送過一陣玫瑰的清香。

「可是，綺姊，怎麼你又來了呢？你的大哥不是要你到南京去讀書麼？」

梅女士又回過臉來說，聲音微帶些不自在的腔調。

「先有這個話。後來大哥知道這學期起益州也改新了，就說不轉學也好。真的，梅，下半年學校裏大改革了；新聘的幾位教員是大哥的同學。」

於是談話的方向轉到學校這邊了。兩位女士很興奮地搶先發表意見，把快要到來的學校生活的快樂預許給自己。小房間的糊着花紙的頂樑下，滿堆着徐女士的高朗的笑容，和清晰的梅女士的軟語。然後忽地又靜寂了，兩位女士嘴邊帶着笑影，互相對視。

「梅，你的表兄，章——章玉，還在成都麼？」

徐女士帶幾分好奇的意味又回到那個半途掉落的題目。這一回，梅女士的答語卻不是簡單的兩個字了；多半是剛纔的愉快的期望已經鼓起了她的興致，她竟把章玉的身世說了個大概；雖然只是普通的幾句話，但那種掩藏不來的關切的神氣已經印進了徐女士的意識。

「那麼，春兒嘴裏的『姑爺』又是誰呢？」

徐女士很爽直地再追進一句。

「這個，綺姊，這個，你將來會知道。我不及你那樣有福氣。我身上的事，難說！想起來要悶死人。我就是不想將來的，將來再說；現在有路，現在先走。」

梅女士苦笑着說，從徐女士手裏奪過紙扇來，用力地在胸前拍。

「哦！可是你也總得有些將來的計畫纔行！」

這樣輕輕地暗示着，徐女士便也不再多問。黃昏的紫色已經在窗外的芭蕉葉間擴散開來，草蟲的鳴聲也逐漸繁密。兩個又談了一會兒，徐女士便告別去了。

梅女士惘然片刻以後，也就回復了常態。一個月前，章玉來辭行時，在梅女士心靈上所起的幻想，早已被滅；他那邊並沒有戰事，仍是平淡的書記生活。也曾通過三四回信，都不過是談談近狀，互相問好而已；他們的共通的前途，並無開展的朕兆。所以徐綺君說的「也須有將來的計畫」，在梅女士聽來，簡直是十分空疏迂遠。有什麼「將來的計畫」可說



呢？假使有了，就一定中用麼？梅女士始終覺得空想將來是沒有意思的。她還是主張她的「現在有路，現在先走。」

學校又開學了。這是梅女士的「現在」。她用全身心去領受這「現在」。正如徐綺君所說，學校裏平添出一番新氣象來了。開學那天，拖長辮髮的校長崔女士有幾句激昂的演說：「從前我們推倒滿清，男黨員和女黨員共同出力。男革命黨放手鎗擲炸彈，女革命黨便私運手鎗炸彈。現在要改造中華民國，也應該和推倒滿清一樣，男女一齊出力！現在有人喊『女子解放』，可是我要說：女子不要人家來解放，女子會自己打出一條路來！」這些話像一根燒紅的針，刺得梅女士的心十分痛快。幾位新來的教員也陸續講了些話，都是新鮮的，沒有聽過的，而且都像美酒似的叫人陶醉。

上課那天，梅女士懷了凜凜然的心情。國文教員是新來的，他發下的講義就是「新」字排行雜誌裏的白話文。歷史教員也是新的，他空手上講臺，大談其「社會的進化」和「人的發見」。這一切，梅女士都用了十二分的熱心去聽去讀。

在兩星期以內，學校翻了個身似的變過來了。學生會已經成立，常常開會。新劇團和油印的什麼週刊也在籌備了。看小說已不算犯校規。而且國文教員還講小說。一種異樣的緊張的空氣佈滿了全校了。

最後來了「剪髮運動」，那是一個多月以後的事。

剪髮的空氣早已在流動，那一天卻突然成爲事實。幾個在學生會裏最活動的人首先剪了。她們又搶着來剪別人的。梅女士的一對小圓髻也便是這樣剪掉了。徐綺君在笑聲中替梅女士把頭髮修齊，也從正中分開，披在兩邊。

正如什麼野蠻民族神話所說的頭髮是人們的幸福的代表，梅女士也從頭髮上惹起了意料不到的煩惱。

那晚上父親看見了，倒不過皺一下眉頭，說她「太胡鬧」；一經梅女士略略剖辯解釋以後，父親也就沒有氣了，還說「女兒變成兒子，原是好事；只可惜畢竟代不來兒子。」但是兩三天以後，這位老醫生的態度變了。他的談話往往一轉就轉到了梅女士的短頭髮；

什麼男不分，惹人家笑話，一類的話，便夾在他的嘵嘵不休的教訓中。梅女士只好低了頭笑。父親的嘴碎，她很了解。更使她煩惱的是街上的惡少。每天上學和回家，總有些輕薄少年跟住她。在先還不過遠遠地喊：「看剪髮的女學生喇！」後來卻竟連極猥褻的話也都擲過來了。城裏的確很少剪髮的女子。梅女士的剪髮同學又都是住宿生，不常在街上跑；因此好奇的眼光和輕薄的口舌便集中在每天要在街頭彳亍兩次的梅女士身上。像衛隊似的，梅女士前後左右總有四五個涎臉傷眼的惡少。全城都知道有一個剪髮的十分耀眼的「梅小姐」，每天吸引着若干男子在某某街角等候她。

這種風聲引起了柳遇春和梅老醫生的極度的不安。兩個人經過了協商以後，一天晚上，梅老醫生便對女兒突然提出了以下的話：

「今年冬天到底想把你的事先來辦了。日子不多，你不用再上去學了。」

梅女士愕然一驚。她看着父親的臉，遲疑地說：

「要到明年暑假纔畢業呢。爹不是允許過極早須等畢業後麼？」

「這是從前的話。究竟畢業不畢業還不是不一樣。你哥哥是美國大學畢業生，名目倒好聽，家裏得過他的半分好處麼？」

梅老醫生又恨恨地詛咒兒子了。很像是破產的人詛咒那些欠他陳債而硬不肯認賬的暴發戶。

「哥哥的行爲，自然不好；但父母替子女讀書，原只望他們成立，並不是放債。」

梅女士忍不住應用出最近聽來的新思想來了。

「哼！等你自己做了長輩的時候再說罷！現在——好，你進學校也有六七年了，明天就不用再到學校裏去！」

「希望爹記得從前允許我的話！」

「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了。你不要學你哥哥的樣，叫你爹生氣。」

「爹說過的話怎麼又不算數了？只要一年！況且爹也說過要等柳家的場面再好些然後辦我的事，怎麼爹又變卦了？上海和漢口抵制日貨更凶了，城裏也鬧得利害；爹怎麼

不仔細想想？」

梅老醫生的臉色顯得躊躇了。終於他表示了讓步似的說：

「嫁這件事，本來日子也沒定，我這裏沒有準備呢。那就攔下來以後再說。只是，學校裏再不准去了！外邊人的說話太難聽。」

「有什麼話呢？」

「你自己不知道？都是你那撮七分像尼姑的頭髮惹出來的事呵！」

梅女士忍不住笑了。根本的原因是這個麼？她抓到了攻擊的焦點了。她委宛地解釋「流言」之無聊，她又說只要在校寄宿，不是天天在街上跑，那些討厭的謔言自然會消滅。梅老醫生沉吟半晌之後，竟答應了女兒的要求。

梅女士忽而改爲寄宿生的原因，被徐綺君知道了時，就很在梅女士跟前煽動着她。對梅女士提出兩項忠告：一定的目標和將來的準備。她極力批評梅女士的「現在主義」近乎「得過且過」。梅女士的回答只是微笑。說到目標，半年前還是有的，近來卻愈覺得

不像了；她現在感覺得章玉那種「無抵抗主義」只是弱者自慰的麻醉藥。自然她還敬重他的誠實的品格，也可以說還在愛他，但是這所謂愛，已經只可說是最高度的同情心罷了。在章玉最近的來信裏，充滿着消極頹唐，很使梅女士不快。她認定自己的「初戀」不得不在含苞時期就僵死。同時她想起將來要嫁給柳遇春便心頭作惡，然而這也並非爲了「失戀」，這是那種被征服，做俘虜的感想，在她感情上築起了憎惡的高障。她自始就看出柳遇春不是能夠尊重她，能夠爲了她而愛她；這又使得她對於章玉有一種超於戀愛的知己之感。

在這樣的複雜心情之下，梅女士簡直說不出什麼是她的目標。因而也談不上什麼「將來的準備」。她只能謹慎地對付着「現在」。

學校裏的活潑氣象也使梅女士無暇空想，而且日子也過得很快。雙十節快到了。學校裏要演劇。脚本早已選定了娜拉，但是沒有人肯擔任中間的那個重要女角林敦夫人。直到前三天，新劇組裏的女學生們還在互相推諉。梅女士本沒加入新劇組，此時卻忍不

坐在旁邊說：

「老張，你向來頂熱心演劇，怎樣現在因爲不情願做林敦夫人，就寧可犧牲了上臺的權利？還不是演劇，有什麼要緊？」

「別的都幹，就不做林敦夫人！她是戀愛了人又反悔，做了寡婦又再嫁！」

張女士憤憤地說，把一張嘴撇得很高。

「那麼，你是反對林敦夫人的行爲了。我卻覺得全劇中就是林敦夫人最好！她是不受戀愛支配的女子。她第一次拋開了柯士達去和林敦結婚，就因爲林敦有錢，可以養活她的母親和妹妹；她是爲了母親和妹妹的緣故犧牲了自己。她第二次再嫁給柯士達，又是爲了要救娜拉。她就是這樣一個勇敢有決斷的人！」

「既然你贊成她，就請你去做！」

張女士很惡意地逼緊一句。旁觀者拍手叫好。梅女士坦然一笑，並沒否認。事情就此決定，梅女士擔任了林敦夫人，將雙十節的演劇敷衍過去。

借這機會，梅女士對於娜拉一劇有了深澈的研究。她本來是崇拜娜拉的，但現在卻覺得娜拉也很平常；發見了丈夫只將她當作「玩物」因而決心要捨去，這也算得是神奇麼？她又覺得娜拉所有的，還下過是幾千年來女子的心；當一切路都走不通的時候，娜拉曾經想靠自己的女性美去討點便宜，她裝出許多柔情蜜意的舉動，打算向監醫生祕借錢，但當她的逗情的遊戲將要變成嚴重的事件，她又退縮了，她全心靈地意識到自己是「女性」，雖然爲了救人，還是不能將「性」作爲交換條件。反之，林敦夫人卻截然不同；她兩次爲了別人將「性」作爲交換條件，毫不感到困難，她是忘記了自己是「女性」的女人！

這種意見，在梅女士心裏生了根，又漸漸地成長着，影響了她的處世的方針。她漸漸地把自己的「終身大事」看爲不甚重要，她準備獻身給更偉大的前程，雖然此所謂偉大的前程的輪廓，也還是模糊得很。

寒假快到的時候，章玉突然來了。他的團部忽又開回成都，駐紮在城外青羊宮。這位



青年竟已蒼老了許多，神色也更見憂悵。他囁囁地說起自己之不得不結婚，聲調裏充滿着惟恐梅女士要生氣的惶恐。

「雖然我不相信命運，但好像早已命定是不得不如此。」

聽了韋玉的陳述後，梅女士很曠達地說，又笑了一笑。

「那麼，妹妹，你的事呢？」

「我也打算等待命運的吩咐了。請你安心罷！」

只給了這樣簡單含糊的回答，梅女士的談話便轉換了方向。她問瀘州的風景，又講起自己學校裏的事。她的扮演出來的愉快，很使韋玉感得異樣；他惘然看着梅女士的笑靨，心裏想：這已不是從前的她了；這個新的她，漸漸成爲難以了解。

梅女士方面的感想卻正相反。她知道懦弱的韋玉心理上的矛盾，對於這種太善良的矛盾心理，她現在頗有勇氣訕笑他，可是不知怎地卻引起了無名的惆悵。韋玉走後，她就回到自己寢室裏悶悶地躺下了。她恍惚聽得同學們在窗外談笑，隱約是指着剛纔來

的男客；她又看見韋玉的可憐的瘦臉癡癡地悵望；她看見韋玉穿了新郎的衣服，她又看見自己被許多人拉扯着。

「呀，你躲在房裏幹什麼？」

徐綺君的聲音突然打破了寂寞。梅女士睜開眼來看一下，又閉上了；斷斷續續的幻象依舊在她那閉合的眼睛內移過，恍惚是從結婚的禮堂被引到新房裏，許多看熱鬧的攢動的人頭，相識者和不相識者，都帶着一付「可惜了」的面相，最後是柳遇春像一匹惡獸撲到她身上……她驀地發抖了，幻象立刻消散，卻清清楚楚感得自身被壓在一個暖烘烘的肉體下。猛睜開眼來，她看見胸前的人身原來是徐綺君女士，正嘻開了嘴暗笑。

「我想來，你是在白天做夢了！」

徐女士笑着說，眼光卻頗嚴肅；看見梅女士紅了臉，側過頭去，沒有回答，她又釘住問：「客人去了罷？事情怎樣，不先來報告你姊姊，卻躲在床裏出神，應該受罰！怎麼趕快

從頭招供罷！」

「事情很簡單。韋玉是回來結婚了。一切都照着向來的安排，很合理的，好好兒的，毫無有什麼意外。」

似乎是談着別人的事，梅女士的口吻意外地見得安詳。

「那麼，你打算怎樣？」

「自然也打算依着向來的安排，也沒有意外。」

「你這就是說，準備嫁姓柳的了？」

回答是淡淡地一笑。

徐綺君挺起身來，在床沿坐下，瞧着梅女士嘆一口氣。這歎聲是憤憤的，同時又是惋惜的。所以梅女士覺得不能不申說一兩句了：

「我覺得沒有理由不嫁——」

「但是你也沒有理由嫁他！況且你不是說過你不愛他麼？」

徐綺君怒聲切斷了梅女士的說話，站起來在房裏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看着梅女

士的臉，似乎等待最後的答覆。

「你以爲一個女子和不愛的人結婚便是不可恕的罪惡麼？結了婚不能再離異麼？你承認『從一而終』的舊貞操觀念麼？」

梅女士的神情還是很安詳；但當她看見徐女士極不以爲然地搖着頭，她稍稍興奮了，她急促地接着說：

「請你不要懷疑我是貪圖人家有錢！老實對你說罷，綺姊，我的父親的目的是錢，人家也是利用錢來誘脅他。我可以諒解父親的苦衷，但是不能寬恕那仗着金錢勢力的那個人！我要使他『人財兩失』，我要給他一個教訓！你以爲嫁了過去便是自入牢籠，我卻不怕！我要進牢籠裏去看一下，然後再打出來！」

「哦……那個，你倒想得好，只怕事實上不成功罷！況且，太犧牲了個人的自由意志。想不到你變做了古時候的孝女——賣身救父的孝女！」

「或許我還不能打破傳統的父女關係，但是我相信我的行動眞眞是根據着我的

自由意志」

梅女士很有把握地說，從床上跳了起來。

「無論如何，我不贊成因為什麼目的而犧牲了戀愛。」

「沒有戀愛被我犧牲！」

聽了這句意外的回答，徐女士驚異地睜大了眼睛。她看着梅女士的緊閉的小嘴唇和發光的美目，遲疑地說：

「剛纔——來的——那個人——我替他難過！」

梅女士驟然笑了。她走到徐綺君跟前，抓住了她的手，又笑着輕聲說：

「不是我已經說過的麼？他回來準備結婚。他是無抵抗主義者，他早就決定服從命運，也勸我服從命運。」

暫時的沉默。兩位女士對看了幾分鐘。然後徐女士很鄭重地說：

「梅，你得留心你自己的計畫也變成了無抵抗主義。你不要太看輕了那個牢籠。如

果姓韋的果真愛你，而你也愛他，那麼，你應該拔出他的無抵抗主義，你們共同找一條活路。你不應該坐視他沉淪到無抵抗的自殺的陷阱！」

這幾句話的懇切的調子很使梅女士感動；她沉吟着還沒作答，一個同學跑進來了，談話不能再繼續。

這個問題的第二次辯論到晚上睡後便又開始。比較親密的一對一對的女學生大都是同一個床睡覺，梅女士和徐女士也不是例外。在黑暗的掩蔽下，兩位女士的談話更加自由而膽大了。梅女士漸漸地把以往的曲折都說了出來，所以徐女士也不得不這樣承認：

「據你說，韋玉反把失戀當作愉快了。不，也不能算是失戀。奇怪得很。不過，假使他看見你當真嫁了姓柳的，心裏不難過麼？」

梅女士笑了一聲，沒有回答。

「這樣懦弱的執性人，叫人家看着氣悶！但也是這種人常常會演悲劇，譬如自殺，梅，

你得留心，不要無形中害了一條性命。」

徐女士很隨便地推論着，同時用手撫摸梅女士的面孔。她忽然格格地笑起來，將嘴巴湊在梅女士的耳朵邊，低聲問：

「如果此刻睡在你身邊的不是我，卻是那個姓柳的，你怎麼辦呢？你怎麼能夠不做俘虜？」

「怎麼辦？到那時再定。」

「到那時，可不容你做主，你已經失了自由！」

「到那時我一定要做主。我不相信我就對付不了一個俗物。」

「但是俗物有時很會強暴呢！」

「總有法子使他不敢強暴。況且，只要他肯就我的範圍，服從我的條件，就讓他達到了目的，有什麼要緊？舊貞操觀念我們是早已打破的了，可不是？」

徐女士噓一口氣，不作聲；她料不到她的女伴會有這樣的居心，她覺得這樣的見解

不能贊同，但又想不出適當的回駁。少停，她轉過話頭來含着譏諷的意義問道：

「你的範圍，你的條件，也是到那時再定罷？」

「也許。但原則是現在就可以定下的：要使他做我的俘虜！」

一面說着，梅女士抄出臂膊來擁抱了徐女士，很輕鬆地笑起來。

「倒不料你是個只問目的不拘手段的大野心家，女英雄。」

話剛出口，徐女士突然狂笑着喘不過氣來；她的最怕人觸着的腋下已經被梅女士攻進了半隻手。於是笑聲和扭拒代替了低低的耳語，散放在寂靜的四個榻位的小室裏。雖說是四個榻位，照例有兩個是空的；另一個床上的兩位同衾者，此時正在絮語，便也笑着高聲喊道：

「愛人們，靜些！免得舍監來干涉！」

徐女士掙扎着驅走了攻進來的半隻手，翻過身去，很警戒地縮緊了兩條臂膊，嘴裏說「不要再惹我」，就裝起鼾聲來；一會兒，果真睡着了。雜亂的思緒卻包圍了梅女士，久



久不能成眠。

章玉的將來怎樣？會不會演悲劇？這個由徐女士新提出的問題，漸漸地很固執地重壓在梅女士的心靈上了。獨自靜坐看書的時候，她常常看見章玉的瘦削蒼白的面頰，溫和的疑問似的眼睛，從字縫裏浮出來。她很驚訝着自己的忽然變為神經質，然而無法解除靈魂上的重壓。她仔細溫理從最初以至現在章玉對於她的態度，她又回憶到他們倆卯角時代同在家塾中讀書的瑣事，她承認，透骨的愛早已把他們倆膠結成一體，但現在，章玉好像是臨陣脫逃了！好像是一個不願戰的兵士用自殺來消極抵制了！自然章玉這種行為的動機是要顧全她的「幸福」，卻也因此而更使梅女士感到了良心上的責任。在苦悶的包圍中，她恨着章玉了；她終於寫了封信去，像嚴父申斥沒出息的兒子一般憤憤地批評了章玉的意見的不當。

回答是一次傷心的會晤。章玉顫着聲浪替自己辯護，替梅女士的將來祈福；他反覆說，只要梅女士心裏有他，便是他最滿意的了。「自殺」的話，他極端否認；但是也接連好

幾次提起了他的肺病。

那天散課後，梅女士喟然對徐綺君說：

「如果我所經驗的就是『戀愛的苦惱』，那麼，苦惱的原因還不是有人阻止我們的愛，而是我們沒有方法實現我們的愛？」王玉這個人，我不知道怎樣批評他纔好；有時我恨他，卻又可憐他，愛他，敬重他。最能使女子痛苦的，也許就是他那樣的人罷！他說有肺病，我想他還是早些死了倒好！」

她又嘆了口氣，低下頭去，忽然掉落兩滴眼淚。爲了這件事掉眼淚，在她是第一次，所以徐綺君女士也覺得意外。但梅女士仰起頭來時，卻又笑了。她挽着徐女士的臂膊一直跑到操場上看打球。

接着又是考試來了。延長到兩個星期。國文考試後，梅女士抽空回家去，方纔知道章玉在結婚那天忽然吐起血來，已經躺了三天了。據小丫頭春兒說，昏迷中的章玉曾經喚過梅女士的名兒。

梅女士心裏一跳，想起了徐綺君的預言。她打算去探視一下，但再三考慮以後，仍舊回學校去，勉強挨過了考試。她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徐女士，商量着辦法，可是得不到結論。

短促的寒假在極沉悶的空氣中過去了。徐綺君的不回家，使得梅女士稍感寂寥，然而章玉方面的消息總叫她悒悒不樂。結婚後的章玉把性情都變了：每天除機械似的辦公而外，便瞪直了眼睛坐着或是躺下在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和他說話，一定得不到回答，有時還要惹起他的暴躁。他的飲食一天一天減少，他的臉上透着青灰色；眼睛裏失去了溫和的笑意，變成死一般的滯鈍和憂悒。他時常在寒風裏，在雪意的凍雨裏，出神地站着；冷了不加衣服，熱了他亦不脫。他是在慢性地自殺。

他常常閉了門寫一些什麼，但寫完後苦笑了幾聲，便都撕碎燒了。

這些情形，由第三者以「談助」的形式陸續傳到了梅女士的耳朵時，她便有半天的惘然若失，什麼書都看不下。她也曾找機會和章玉晤見，將這些情形問他，可是章玉都否認了，說是好事者過甚其詞的造謠。

春季開學後，「新思潮」更猛烈地在各學校中決盪着，並且反映到社會上的實生活裏來了。胡博士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應時而起地成爲流行語。梅女士覺得章玉也是中了「主義」的毒，無抵抗主義的毒。然而當她想把自身這件事當作問題來研究時，她又迷失在矛盾的巨浸裏了。她不知道轉向那一方面好。她歸咎於自己的知識不足。她更加熱烈地想吞進所有的新思想，她決定不再讓那個實際問題來擾亂她的心坎。

新的書報現在是到處皆是了。個人主義，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各色各樣互相衝突的思想，往往同見於一本雜誌裏，同樣地被熱心鼓吹。梅女士也是毫無歧視地一體接受。抨擊傳統思想的文字，給她以快感，主張個人權利的文字也使她興奮，而描寫未來社會幸福的預約券又使她十分陶醉。在這些白熱的新思想的洪流下，她漸漸地減輕了對於章玉的憂慮，也忘記了自身的未了的問題。

這樣在架空的理想中經過了幾個月，終於凶惡的現實又來叩打梅女士的生活的

門了。父親告訴她，嫁期已定在九月間。

到底來了呵！梅女士毫不喫驚。應付的方法，她是早已想好了的；她很願意讓父親借此機會卸清了積年的債務，她並且自信有法子降伏那個市僧。可是，可是，另一方面的新的顧慮會有一時稍稍動搖了她的主張。在這一點上，徐綺君女士的活潑的推論很是聳聽。

「我始終不贊成你的辦法。從你自身方面說，你這個近乎開自己頑笑的冒險，實在是不必要；從你有關係的方面說，你也許會鬧出事來呢！你忘記了那個無抵抗主義者麼？他不是很頹喪，類乎慢性的自殺麼？這就證明了他實在不能忘情於你。所以你的出嫁恐怕就是他的死刑了！你承認是愛他，然請實在就是你害死了他！」

倚在操場角的一株柳樹旁，徐女士冷冷地說，眼光射在梅女士的臉上。

「但是他早已在慢性的自殺了。他執意要這麼幹呵。」

梅女士勉強申辯着，同時也嘆了一口氣。她惘然凝視空中，恨恨地又加一句：

「我滿心要做一些有益於人的事，然而結果相反；難道我就是那樣一個有害無益的怪物麼！」

人生的責任的自覺，像閃電似地震撼着梅女士的全心靈。她突然抱住了徐女士；把頭倚在她肩上，很傷心地哭了。但是她的剛果的本性隨即在悲哀中反射出來，她截斷了徐女士的低聲的勸慰，擡起頭來說：

「那一方面，看來是無法補救了，我決定先替父親還了債！」

「這，你就是說，還是打算進牢籠去冒一下險？」

徐女士不大相信似地問。

「是的。這是最後的決定了。牢籠有好幾等，柳條的牢籠，我就不怕！這些討厭的事，不要再談了。綺姊，你講講你畢業後的計畫罷！」

梅女士回復了輕快的常態，把談話轉了方向。他們倆的畢業就在目前，徐女士自然還要讀書的，她現在躊躇不決的，就是畢業後進什麼學校。

「我麼？也沒有多大的計畫。大哥要我到北京去，說是北京大學就要開放女禁了。母親的意思是嫌北京太遠，雖然大哥在那邊，可是明年他也畢業了。或者要到南京去。南京有幾個親戚。但是南京沒有好學校。你說究竟什麼地方好？」

徐女士慢慢地說，伸手攀一根柳條來折斷了，露出極爲難的神氣。

「什麼地方都好，只要不是四川。」

梅女士直捷地回答。一種新的感觸卻在她心頭掠過；她覺得像徐綺君那樣環境順利的人，也還有許多的徘徊瞻望；在她面前放着好幾條光明的路，她還要挑選一條最好的，一心只想把生活安排得最近於理想，這和只有一條棘荆滿佈的路可走的人們比較起來，相差真是太遠了。梅女士這樣想着，鼻子裏便發酸，剛纔的堅決氣概，不知不覺萎落了許多。她苦笑着又加一句：

「只是我們再要像現在一樣早晚聚首恐怕再不能了！」

「暑假時我一定回四川來看你。」

徐女士很誠意地安慰着；似乎她已經在北京或是南京的什麼學校裏了。

梅女士看了她的女伴一眼，抿着嘴笑。

那天晚上，梅女士想了好久。她懸想到九月間的不可避免的把戲是怎樣地扮演過去，想到以後怎樣脫身，借什麼藉口脫身，並且脫身了以後又怎樣生活；她愈想愈覺得渺茫，沒有把握。可以供她推測的材料太少了，她沒有法子造成結論。最後是「將來再說」這法寶，把所有的空想推翻，她的嘴角上浮出個自信的什麼都不怕的冷笑，就睡着了。



#### 四

最近這三天，梅女士簡直像是在做夢。直到婚禮的前夕，她是很勇敢，很鎮定；她想好了許多臨時對付的法門。但當最後一幕揭開來時，她像一個初次上臺的戲子似的慌了手脚，她的預定計畫——她的理想，竟陷於全部的失敗。

結婚禮堂上的空氣已經使她窒息，使她感得自己的孤獨無助。可是新房中的空氣更使她失掉了自身的存在，她變為一件東西。她的聰明機警，她的操縱手段——一切她想來頭頭是道的，到那時全都失了作用。

在先她的主張是：只要對方能就範，便依他如何如何也都不緊。因此她很準備

了些「條件」。但後來讀了新青年上一篇與謝

的自尊心，很頑強地佔領了她，使她覺

的可憐的境况又促成了她

話都沒有，只抄着兩句

白她這轉變，究竟是

太佔了便宜這一個

快

後

三張又變了。處女

首句

無理

快。雖然，

理想只是不更事的

「總算是徐綺君的預

來，竟不能補救。」那時的

救，還不是空的，只有她的膽，

慰的豪氣也消沉了，只有驚怯，沮喪，鬱鬱，

不願回憶而又時時在回憶的那一段事又臨

例的「鬧房」人

散以後，她懷着凜凜然不可侵犯的心情，鑽進了被窩，就向裏側臥；她的預定的策略是無論如何不理睬；可是，可是當一個熱烘烘的強壯的身體從背後來擁抱她時，她忍不住心跳了，隨後是使她的頸頸子感得麻痒的一陣密吻，同時有一隻手撫摸到她胸前，她覺得自己的乳峯被抓住了，她開始想掙扎，但是對方的旋風一樣敏捷的動作使她完全成了無抵抗，在熱鬧的迷眩中她被壓着揉着，並且昏暈了。大概她也會銳聲叫罷。可是中什麼用？只成爲第二天人們談笑的資料。

在先她以爲總有許多話，許多冤求，她料不到竟是這樣的襲擊。這很傷害她的自尊心，但也逼她承認了自己的空想無經驗，所以失敗是當然。自從這一次後，她便抱着「由他怎樣罷」的態度，她打算再作無效果的掙扎。實在她也不能了。每次她的乳房被抓着，她便像感了電流似的全身麻木。

梅女士懶洋洋地又爬起來，走到靠窗的桌子邊，下意識地抽開了一隻抽屜。這里滿滿的都是柳遇春的什物。梅女士隨手翻着，卻在幾本賬簿下面發見了一個紙包。她拏起

來揣捏了一下，正想撩開。忽在大衣鏡中看見房門口的軟簾一動，露出柳遇春的含笑的面孔。

瞥見梅女士手裏的紙包，柳遇春的臉色便沉下來了。他搶上一步，站在梅女士的對面，伸手想攔過那紙包來；但又縮住了手，只冷冷地說：

「不要亂翻我的東西，這里都是重要賬單哪！」

一團熱力從梅女士心裏沖上來，立刻燻紅了她的雙頰。她的眼光盯在柳遇春臉上，給了個鋒利的回答：

「並沒『亂』翻『你』的東西！你這嘴臉給誰看！」

接着她又冷笑了一聲，將手裏的紙包用力擲在桌子上；可是條地又拏了起來，一面撕碎那包皮紙，一面更倔強地說：

「既然說是『亂翻』了你的東西我就翻一下」

柳遇春忍不住不再搶奪了。梅女士卻很伶俐地躲到了房間中央的小方桌的那一

面去。紙包打開了，原來是兩張時髦女子的照相。梅女士繞着方桌子走，躲避柳遇春的追襲，高擎了這兩張照片，似嗔非嗔地格格地笑着。

「不許撕破！」

柳遇春喘息地說。估量到未必能夠奪回來，現在他站住了；他隔着方桌子很注意地伺察梅女士的動作，濃眉毛上泛出了威嚴的棱角。

沒有回響。梅女士把兩張照片並排着又看了一眼，便在竊笑中驀地擲在柳遇春臉上。卻又冷冷地加了一句：

「希罕！請我攬，我也不高興呢！」

柳遇春的緊張的臉上回來了一個勝利的微笑。他鄭重地拾起那兩張照片，眯細了眼睛瞧着。梅女士昂然走到梳粧臺前的椅子裏坐了，對鏡子掠頭髮；不屑的微笑依然在她的嘴角邊盪漾，但是有一種嗅到了腐爛的物品似的窒息的惡味卻從她心頭漸漸地脹起來了。

「你說，兩個中間，那一個好看些？」

把頭轉向梅女士這方，柳遇春涎着臉說。

梅女士慢慢梳理她的頭髮，好像沒有聽見這句閒話。柳遇春訕訕地乾笑了一聲，便跑到梅女士背後，看定了鏡子裏的梅女士的面孔，固執地而且頑皮地問：

「那一個好看些？你說！」

梅女士猛然站起來，丟下木梳，轉身對柳遇春狠狠地瞪了一眼；她的臉色變白了，但眼球內卻充滿了血。柳遇春笑嘻嘻地上前一步，張開臂膊，作出擁抱的姿勢來；梅女士本能地將上身往後一仰，突又彈過來似的向前衝擊；拍柳遇春受着了很結實的一下，他的油光的胖臉兒上立刻起了些紅痕。

「鬼怪物！」

梅女士從齒縫中怒罵着，同時像風一般從柳遇春旁邊掠過，跑到房門前站住，凜然挺直了身體，輕輕地喘息着。脹塞在她胸間的那一股窒息的惡味，現在變成了熊熊的熾

炭，使她的胸脯不由自主地發顫，使她看出來眼前的一切物件都有一個暈圈。

「好意問你，你到生起氣來？」

柳遇春轉過身來，圓睜了眼睛說，他的濃眉毛中隱隱露出兇悍的氣色；但這並不能  
懾伏梅女士，反而更引起她的怒焰。她銳聲地回答：

「哼！問你的狗肉朋友去罷！竟來和我嚕嚕麼？認認清楚狗，怪物！」

柳遇春卻意外地冷笑了。很輕蔑地將頭一掄，他掖着嘴唇說：

「早就認清楚了。估量我是不知道麼？我是捏着鼻子……」

「知道了什麼？」

梅女士切斷了柳遇春的話；他的長眉毛倏地一跳，她的聲音不知不覺間也帶了幾分顫抖。

「你自己明白！」

「我不明白。你非得解釋個清楚不行！」



柳遇春狡獪地笑了，一聲，眼光在梅女士臉上打了個回旋。慢慢地站起來，卻又坐下，手指彈着那兩張照片，閃爍的說：

「你，爲什麼剪了百寶的名字，爲什麼會在別人嘴裏叫爲什麼，他，生病的時候，口聲聲叫喚你？嘿，什麼事情曉得了！我不過，大家是老親，你的老子近來又落薄，我只好不計較。我以爲你是聰明人，讓你自己醒悟，不料你驕養慣了，鼻子朝天，那樣的驕傲無端的就要喫醋！照片，是兩個土娼，賭，是我的消遣，娘老子也管不了你，你打算怎樣！」

梅女士的臉色全變了，她的耳管裏轟轟地響起來，又有些黑星在她眼前跳。柳遇春の後半段話語，使像是隔了牆壁傳過來的，梅女士只聽了個大概。在薄綢衫子下的她的胸部很劇烈地起伏着。她閉了眼睛，用力咬自己的嘴唇。這像是脊神經上刺了一針，她驀地清醒過來。她睜大了眼睛，堅決地看着柳遇春說：

「好！既然你提起這個話，我們就談談。我素來討厭你，我簡直恨你！你的鬼八卦迷住了我的父親，你居然達到了目的，你以爲我永遠是你的東西麼？不，不！你又拉扯到韋玉。」

不錯，我們感情很好，但是我們的行爲是光明的！人家不像你——無恥卑劣！」

梅女士的眼光突然一沉，頓住了話頭；她感觸到一個意思，但倉卒中找不到適當的字句來表白。房裏突然意外地靜寂，似乎可以聽得各人心的跳聲。柳遇春愕然瞪視着，額上透出大粒的汗珠來。梅女士的膽大宣言，他是不料的：他躊躇着怎樣應付。……

一步，又擲過了鉛塊似的幾句話來：

「你能夠證明我有什麼曖昧的行爲，你儘管提出離婚來；不認我的自由權，我的人格獨立！」

暫時沒有回答。四隻敵意的眼睛對看着。因爲是  
的紅光，而況她的胸部的曲線又是顫動得那樣美  
個主意，滿臉堆出笑來。柔聲說：

「我並沒說你有過不規矩的事，何必  
的事，是瞞我不了的你，第一夜，是那麼

梅女士打了個寒噤。同時她的臉

「我是一點疑心也沒有，你也不要多

有事等着我去辦呢。」

又乾笑了一聲，並沒等待回答，柳遇春就匆匆

慢慢地走到窗前坐下，捧着頭沉思。斷續雜亂的過去

子裏翻騰。她的思想不能集中。對於剛纔的爭鬧，她是毫無後悔

免於爭鬧，本在她的意料中。然而有一點卻是她所不料的：柳遇春

沉。她從前很看輕這「柳條的牢籠」，現在卻覺得這「柳條」是

去對付。她雜亂地想着，臉上布滿了陰雲。專伺候她的胖子女僕輕輕地踱進

女士擡眼看了一下，覺得那女僕的臉上帶着不愜不慍的笑容。呵！這肥豬！她來幹什麼？

探動靜？焦燥突又爬滿了梅女士全身。方桌子上還躺着那兩張女士娼的照片，胖女僕慢慢

地走過去，似乎想收拾起來，驀地梅女士的威嚴的聲音喝住：

「！」

「李嫂！少爺到鋪子裏去了麼？」

胖女僕似乎一怔，縮回手，看着梅女士的臉回答：

「剛纔看見他出門去，也許是到鋪子裏罷。」

「你去找他來！我忘記了幾句要緊話。馬上就去！」

胖女僕用半個臉微微地笑，就轉身走了。梅女士站起來躡了幾步，拏取那兩張照片藏在身邊，又沉吟了一會兒，便悄悄地離開了三天來視爲牢籠的這個房子。

梅女士特地繞遠路到了自己的老家裏。時間將近午，梅老醫生正在那裏看報紙。女兒的突然回來，頗使他驚愕。梅女士卻很安詳地說明了吵鬧的經過，又取出那兩張照片擱在父親膝頭，鄭重地接着說：

「韋玉是表哥。從小在我們家讀書，我和他親熱些，算什麼希奇。他就那樣的胡說八道！他自已嫖土娼，我看見了照片，並沒說半個字，他倒反咬一口。他還說是爲了老親的關係，又可憐着爹近來落薄，所以只好不計較呢！」

梅醫生皺了眉，沒有話，他看那兩張照片，又望了女兒一眼，忿然將手裏的報紙摔在地下，出奇地說：

「真是昏天黑地的世界！什麼龜兒子的潮還在放野火哪！」

梅女士看地下的報紙，原來是自己訂閱的一份週刊學生潮，她明白父親那兩可沒頭沒腦的話語的意味了。她偷偷地睨了父親一眼，忍不住抿着嘴笑。

「可是你跑回來幹什麼呢？」

像是醒過來似的，梅老醫生又加一句。

「我不願意回柳家去，我不願意和他同住。我伺候你老人家。」

這幾句話是說得那樣堅決而又輕鬆，梅老醫生驚異地挺了一下眉毛，乾笑起來；他

說：

「又是笑話！遇春即使荒唐，你可以在娘老子家裏過一世麼？」

「現在是伺候你。將來我可以去教書，我可以去做尼姑。」

梅老醫生閉了眼，很不相信似地搖頭。女兒是他寵慣了的，並且女兒所說柳遇春公然自稱是可憐他落薄這句話，也使他十分不快，而況又有兩張真憑實據的照片，他覺得不能不公平地辦一下了。他微微嘆了口氣說：

「我真想倒活轉去再做小孩子了。你們青年人真快活，只知道任性使氣。你既然來了，過幾天再回去也好。」

梅女士回到了睽達三天的自己的房裏，覺得一切都是異樣地親熱。好像是久別重逢，她靠在窗前的梨木小方桌上，把那個小洋囿，那黑洋人大肚皮時辰鐘，那兩枝孔雀羽，一一拏過來仔細看過，然後端端正正放在原地方。她又去檢查她的雜誌有沒有被老鼠咬。末了，她很滿意地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下午，柳遇春果然來了。梅女士自己關在房裏，不肯出來見他。可是側着耳朵靜聽他和梅老醫生的談話。她只聽得斷斷續續的一些字；她猜想，她有些惶惑了。後來，忽然有人叩房門，卻是父親。

「遇春太沒規矩，竟當面譏諷起我來了！好，你住在這裏，看他有什麼辦法！」

梅老醫生怒氣沖沖說。他是完全站在女兒這邊了。梅女士想來很好玩，愈加覺得她的小房間比什麼地方都舒服些。

然而晚上，那煤油燈的昏黃的光圈，卻頗使她感得淒清。窗外小院子裏的秋蟲唧唧地悲鳴。半個月亮的寒光落在窗紗上，印出些鬼蜮一樣的樹影。梅女士披開一張學生潮儘管出神。忽然她的思想轉到了那兩張土娼的照片。她想：柳遇春此刻大概在那兩個土娼那里作樂罷？說不定他還要對土娼們講起「新婚的夫人」！於是梅女士心頭又感得腐朽的窒息的惡味，她恍惚覺得自己被剝得赤裸裸地站在土娼們跟前，受她們嘲諷。她擲開了手裏的讀物，忿忿地對自己說：

「他倒是照舊快活，爲什麼我，我該得挨寂寞呢！」

火一樣的叛逆思想，緊煎熬着她的心。她又想起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又想起了莫泊三的一篇小說裏的女主人公的浪漫行動。她在心的深處對自己說：如果此時有什麼

男子走進來，那——她一定是無條件地接受；不爲愛，只爲對姓柳的復仇！她覺得渾身躁熱了，解開胸前的鈕釦，承受月光的撫摩，忽地發見她的乳峯似乎比從前大了一些，很飽滿地漲緊在洋布的襯衣裏。她猛憶起昨日之昨日，一種半麻醉而又半悲傷的滋味，便灌滿了她的心頭。

一陣笑聲從隣家送來，是那樣的切近，彷彿就在她窗下。一個少年的聲浪高吟道：人生行樂須及時，勿使金樽空對月！接着又是男女混和的話語與笑聲。胡琴的聲音也響亮起來了。那悲哀的聲浪一個一個打得梅女士的心砰砰地跳。隔壁那家是搬來不久的湖北人。男子大概是在什麼學校裏當教員的罷，女子有一位娟妙的少婦和十七八歲的活潑的姑娘。梅女士往常都見過，也交換過一兩句的客套。他們也不是怎樣出奇的人兒。但此時梅女士卻對於他們有敵意，覺得他們和自己是差不多同樣的人，他們有什麼特權這樣快樂呢。那當教員的男子大概也就是高談着新思想，人生觀，男女問題，將煩悶的一杯酒送給青年，換回了麵包來悠然唱「人生行樂須及時」，卻並不管青年們怎樣解決



他們的煩悶的問題。梅女士的忿忿的心忽然覺得那些「新文化者」也是或多或少地犧牲了別人來肥益自己的。人就是這樣互相吞噬，用各種方法，用齷齪，用笑容，甚至於用眼淚。而她，她爲什麼該被吞噬呢！

梅女士忍不住滴下了幾點眼淚。

胡琴聲止了，嘈嘈的談話延長了若干時間，忽然一片嬌柔的聲浪嗚嗚地凝成了哭訴的調子。是妻子哀哭丈夫的唱戲似的調子！這在秋夜的爽氣中擴散開來，直刺入梅女士的耳朵。梅女士心裏一跳，正在惶惑，卻又聽得妻子的尖音帶笑地喊道：

「七妹！不怕羞，人家要笑你！」

這是那少婦的口吻，梅女士認得準。接着便是撲嗤地一笑，哭聲沒有了，女子的尖脆的笑音和男子的胡胡地扁笑雜在一處，持續了許久。梅女士這纔明白那哭聲也是假裝着來取樂的。在他們快樂者，便是悲哀的材料也成爲作樂的方法呢！這些快樂者就是這麼着將別人的苦痛作爲他們自己的行樂及時呀！梅女士憂鬱憤地想可是男子的雄壯

的聲浪突又驚破了她的思緒：

「打破虛偽的舊禮教呀！自由平等萬歲！」

梅女士再也不能忍了。打破！只高叫着打破，卻不替人想法怎樣打破！這里就有一個她受舊禮教的磨折，然而只能靜聽隔壁人家尋樂方法的高叫打破。梅女士猛跳起來，疾撲到床上，把棉被緊緊地裹住了頭，像受了火燙的蚯蚓似地在床上翻滾。

她咒罵，她悲泣，她咬緊她的牙關，直到太陽穴發疼。於是第二天她就病了。梅老醫生切過了脈，又看她的舌頭，側着頭想了半天，悄悄地問道：

「前兩夜你沒有好好兒睡罷？」

梅女士先是不很明白似的對父親瞧着，隨後忽然紅了臉翻過身去輕輕地搖着頭。  
「哦，到底怎樣對爹爹說怕什麼呢？」

「他——整夜的纏住人家，簡直沒有什麼睡。昨天早上就只是頭暈，走着坐着都好  
像在雲霧裏。」

這樣吞吞吐吐地回答了，梅女士就將棉被蒙住了頭。

病不肯馬上就去。梅女士耐心地躺着，常聽春兒談談鄰家的瑣事。學生潮是一期一期地寄來，梅女士卻不願意看。她覺得這些說得怪痛快怪好聽的話語，只配清閑無事的人們拏來解悶，彷彿是夏天喝一瓶冷汽水，至於心裏有着問題的人們，是只會愈看愈煩惱的。柳遇春說是探病，來過幾次；他帶來了許多東西，絮絮地問這問那，但梅女士只把被窩蓋住了臉，給一個不理。章玉也來過，並沒進房來，只叫春兒進來代候。梅女士閉了眼睛，一下頭，心裏卻憤憤地想：

「可憐的懦弱的人兒！你更加避嫌疑了。你雖然不想吞嚥人，你卻只顧着自己！」

在寂寞的病中，梅女士竟成熟了她的冷酷憎恨的人生觀。這好像是一架雲梯，將她高高地架在空中，鄙視一切，唾棄一切，憎恨一切。她漸漸地又看新出的雜誌。她是用了鄙視冷笑的心緒去看的。然而有一天在一本薄薄的雜誌裏看到了查拉圖斯忒拉這樣說的幾段譯文，她卻十分的中意。她反覆吟味着中間的幾句警語，似乎得了快感，得了安慰。

十月向盡的時候，梅女士已經回復健康。柳遇春要求她回去的運動，更加猛烈了；從梅老醫生方面進行着，也會當面對她懇求。有一次，他竟落下眼淚來了，他說：

「我從小時父母雙亡，全靠你的父親撫養，你的家就是我的家。十幾歲時，我的心就在你身上。不過我是個粗人，我沒有讀過多少書，我不會說話。後來在商界裏混，又弄成滿身俗氣。我自己知道配不上你。現在，木已成舟，我只盼望我們大家都快快樂樂過去，就算是我的報答。我想來我還不笨，我願意跟你學，總可以叫你滿意。」

梅女士沉默了半晌，只懶懶地回答了一句：

「這些話都是白說的！」

「我不是空口說白話，我是誠心誠意要學好；你要我怎樣改，我就怎樣！」

柳遇春急口分辯了，那態度確是十二分的懇切。梅女士條地擡起眼來，很銳利地對柳遇春瞧着；經過了幾分鐘，她嚴肅地坦白地說：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不是那些問題。你已經傷了我的心，你我中間已經隔着一

條溝，海樣深的一條溝，無論如何填不平了；我算是犧牲了！我算是死了！你如果從此決心要做一個正派人，我很替已故的姑父姑母高興，可是和我不相干，也還是一樣。」

柳遇春睜大了眼睛，似乎不很理解那些話，但是他的機警的頭腦也懂得一個大概的意思，並且也很明白絕不是一時的憤語；他的商人的銳眼近來也認識梅女士不是平常的女子，他知道梅女士的每一句話都有怎樣真實的重量。他下意識地站起來蹣了幾步，突然轉身和梅女士面對面立定了，他臉上的肌肉都縮緊了，他的眼睛裏閃着忿激的紅光；他很快地高聲說：

「你有你的道理，我不說你錯！可是你看，難道錯在我身上麼？我，十三歲就進宏源當學徒，穿也不暖，喫也不飽，掃地，打水，倒便壺，挨打，挨罵，我是什麼苦都喫過來了！我熬油鍋似的忍耐着，指望些什麼？我想，我也是一個人，也有鼻子，眼睛，耳朵，手，腳，我也該和別人一樣享些快樂，我靠我的一雙手，喫得下苦，我靠我的一雙眼睛，看得到，我想，我難道就當了一世的學徒，我就窮了一世麼？我那些時候，白天挨打挨罵，夜裏做夢總是自己開鋪子，討

一個好女人，和別人家一樣享福。我赤手空拳掙出個場面來了，我現在開的鋪子比宏源還大，這都是我的一滴汗，一滴血，我只差一個好女人；我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姊妹，我雖然有錢，我是一個孤伶鬼，我盼望有一個好女人來和我一同享些快樂。看到了你，我十分中意，我半世的苦不是白喫了。可是現在，好像做了一場夢！我的心也是肉做的，我不痛麼？人家要什麼有什麼，我也是一樣的人，我又不貪喫懶做，我要的過分麼？我嫖過，我賭過，可是誰沒嫖沒賭？偏是我犯着就該得那樣大的責罰麼？犯下瀾天大罪，也還許他悔悟，偏是我連悔悟都不許麼？你說你是活糟蹋了，那麼我呢？我是快活麼？你是明白人，你看，難道錯都在我身上麼？」

最後的一句，就像裂帛似的在房裏響，梅女士忍不住心裏一跳。柳遇春退後一步，沉重地落在近旁的一個椅子裏，閃閃的眼光還在梅女士臉上週旋。梅女士很嚴肅地回看了一眼，就給了個直捷的然而帶幾分溫和的回答：

「你有權利主張你的人生幸福，正和別人，正和我一樣，你一個夢醒了，你可以再做

第二個；你應該知道「重溫舊夢」是辦不到的事，即使勉強辦到，也沒有快樂。」

她低低嘆了一聲，順手拿起一張學生潮擋在臉前，再也沒有話。

柳遇春惘然點着頭，似乎明白了梅女士的意思，又似乎不大明白；然後，他的臉上浮現一個苦笑，從齒縫中吐出一句「不是冤家不聚頭」，便踉蹌地跑了出去。在房門邊他又回過頭來對梅女士望了一眼，他的面色像紙一樣的蒼白。

——不是冤家不聚頭！

回音似地在梅女士耳管中響了一下，也就消失了。她依舊看着報紙上的一篇文章，可是那些字都作怪地跳動起來；她又覺得眼眶裏有什麼東西梗着，她本能地舉起手指去揉摩，忽然有兩顆水珠從指端掉下，着在紙面，也就化散了。梅女士出驚地皺了眉頭，接着便是爽然一笑，擱開手裏的報紙，拿過一張信箋來寫道：

綺姊：信是這樣慢，真叫人急煞！你說憎恨一切人便等於甚麼人都不憎恨，是

一種病態的心理，我也承認了。可是這里的一切，委實不能叫人愉快。我是即刻想

離開。托你找的事，怎樣了？十四元一月的小學教員，我也幹！你說我應該立刻提出離婚，我想來想去不能這麼辦。因為這話一出口，我便走不脫身了。我天天盼望你的信，我只有你一個人可靠！恨煞了這樣不便的交通！

把信藏好，梅女士躺在牀上，暫時讓龐雜的冥想包圍了自己。然後是一件事集中了她的思緒：錢的問題。徐綺君會說，從成都到南京的路費，至少要預備一百元。這不是輕微的數目呢！梅女士只有這半數。這還是出嫁時父親給的，說是預備作新房中犒賞等等零用。而五十元大概只能到了重慶。梅女士猛然跳起來疾跑到方桌邊在寫好的信尾又加了幾句：

我的路費還是不夠，請你附一個信給你家裏，我到重慶時想在府上通融五十元，我自己拿你的信去取。

丟下筆鬆了一口氣，梅女士看着自己，忍不住心裏發酸。將來怎樣，並不在她心上，現實的冷酷卻使她難堪。她喃喃地自語着：



「五十元！我的命運就懸在兩個五十元，難道就懸在兩個五十元？」

兩三天過去了，梅女士覺得時間走的特別慢。每天黃昏時，她總是焦灼地想：怎麼又沒有信呀？怎麼還沒有信來！爲的要消磨那些沉重的時間，她和隣家的湖北人有了交際。男子姓黃，在高師裏當教員，是「撥火棒」似的人物；他時常搖着頭嘆氣說：

「唉！錦繡之邦，天府之國，然而暗無天日！誰在這裡住滿一年，準是脹破了肚子！這樣奇偉的山水，竟產生不出卓特的青年，沒有衝鋒陷陣的驍將，只有搖旗吶喊的小卒！」

他也是徐綺君的哥哥的同學，據說火燒趙家樓的當時，他是親身在場的。他的夫人不多說話，可是舉動卻還活潑，最引起梅女士注意的，是他們家的妹妹。雖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她那雙陰沉沉的眼睛卻飽含了中下人的經驗；她那種搶先說話的脾氣，頑皮的舉動，處處都流露出天真爛漫，但是她的語音，是怎樣地尖辣！她是個早熟的，見得很多，聽得很多，經驗得很多的女孩子。她和黃教授不是親兄妹，她的父親在北京做小官，母親卻是早已死了的。

漸漸和他們熟習以後，梅女士心裏很艷羨他們的幸福的小家庭生活。他們似乎也  
有些知道梅女士的身世和現在的環境，那位奇怪的小妹妹常用尖針一樣的短句子向  
梅女士挑逗。梅女士總是用話岔開。有一次，黃教員又在慨嘆着這個「天府之國」的黑  
暗鄙陋，梅女士忽然對那位小妹妹說：

「因明，你的老人家在北京，那邊是新文化中心，你在北京讀書豈不更好。爲什麼反  
跑到這裡的女師來呢？」

黃因明的小眼睛向上一翻，微微撇起了嘴唇，用一句問話回答：

「爲什麼你不到北京去讀書，卻就做了少奶奶呢？」

梅女士默然，很感得幾分不快。可是黃因明又接着說：

「新時代的女子是不應該依靠父親的。北京的學校也不一定好。做學問全在自己，  
學校算得什麼！況且我有哥哥教呢！」

梅女士不願多辯似地笑了一笑，猛回過頭去，卻看見黃夫人的憂悒的目光正遙射

在黃因明的臉上，似乎有不少的隱恨。一段疑雲驀地在梅女士心上閃過。她想起了春兒往常說過的黃家的瑣事來了。她微感得惘然。可是黃教授的高聲的說話忽又破空而來：

「這樣奇偉的山水，竟產生不出絕世蔑俗的反抗性的青年！不錯，成都卻是一片平原，成都人是庸劣苟安的！」

梅女士忍不住耳根邊發熱。她覺得黃家兄妹的話都是針對着自己的。於是她的冤屈的心又喚回了那天月下聽他們歡笑時的感念。

徐綺君的一封信終於在盼望中來了。卻不是最近的答覆，信封上還是十月三十日的郵戳，當然沒有一個字提到梅女士所切盼的職業。梅女士計算日期，知道自己的事在最近一月內不會有結論，反倒心定些了。她時或想想將來如何脫身，如何趕路，但隨即自笑着在心裏說：「儘自空想那些未必然的將來，當真我是退步了麼？」

柳遇春仍是間天來一趟，有時只和梅老醫生談了幾句就走，有時也見着梅女士。可是要她回去的話，現在是一字不提了。梅老醫生卻對女兒說起過幾次。梅女士總沒表示

過正面的意見，只用別的話來岔開就算了。她知道父親對於柳遇春還有幾分不滿，故意取了放任的態度；她猜想來，老頭子大概是用了這樣的話來作難那位柳大少的。「我已經將她嫁出了，你又鬧翻，叫我也沒有辦法！」但是有一天，梅女士正要到鄰家去和黃夫人閒談，忽然梅老醫生喚住了她說：

「遇春說，你的身體看來好全了，要接你回去過冬至，怎樣？」

「我不去。」

梅老醫生皺着眉頭，然後又放低了聲音說：

「算了罷。你的上風已經掙得十足。終究是要回去的，極遲到年關是再不能延挨了。先前是生病，現在病好了，你又常出外，人家看着豈不詫異。」

「那麼，到年關再去；不然，我仍舊躺在牀上生病，好不好？」

梅女士喫喫地笑着說。她看準了父親的脾氣，知道只有撒嬌的方法最好。

「咳，笑話！」

梅老醫生的口吻略硬些，把眉頭皺得更緊了。他看着站在面前笑嘻嘻地而又隱含幽怨的女兒，忽然感得內愧起來；他搖了搖頭，啣然說：

「一向把你寵慣了，現在該我來爲難也罷。遇春說過要搬到這里來住，我沒答應；看來還是讓他來罷。可是你也不許再使性。」

「做過書房的東廂房本來空着，可不是麼？」

略一躊躇以後，梅女士微笑地說了這麼一句，就翩然走了。這個新的轉變，突然的，而又本在意料中，最初給了她幾分不安寧。「怎樣對付呢？如果他又來糾纏？」這樣的問句壓在梅女士的心上，很難把牠們揮走。同時女性的本能的蠢動，也從最幽秘的處所擴展開來，浮現到她的意識內。但是柳遇春來了，居然很本分，住在書房裏像一個客人。他並且坦白地對梅女士說：

「請你不要多心，我是一點壞念頭也沒有。自從你走後，我又嫖過，可是嫖也不能解悶，做事情也沒有心思，只有看見你的時候，我好像心裏快活些。我搬到這里來，不過想常

常看見你。」

每天黃昏的時候他回來，總帶一大包水菓點心之類，送在梅老醫生房裏；另外一小包，他親自拿到梅女士那兒，悄悄地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出去；有時也坐下略說幾句，那也無非是些不相干的事情。他又常常買些書籍給梅女士。凡是帶着一個「新」字的書籍雜誌，他都買了來；因此，「衛生新論」，「棒球新法」，甚至「男女交合新論」之類，也都夾雜在新青年，新潮的堆裏。往往使梅女士抿着嘴笑個不住。大概是看見梅女士訂閱有一份學生潮罷，他忽然搜集了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所有帶着個「潮」字的書籍，裝一個大蒲包，滿頭大汗地捧來放在梅女士面前說：

「你看；這麼多，總有幾本是你心愛的罷！」

對於柳遇春這種慇懃，梅女士卻感得害怕，比怒色厲聲的高壓手段更害怕些；尤其是當她看出柳遇春似乎有幾分真心，不是哄騙，她的思想便陷入了惶惑徘徊。她覺得這些無形的韌料，漸漸地要將她的破壁飛去的心纏住。可是她又無法解脫這些韌絲的

包圍。她是個女子。她有數千年來傳統的女性的缺點：易爲感情所動。她很明白地認識這缺點，但是擺脫不開，尅制不下，她有什麼辦法呢！她很想把自己的計畫老實告訴他，卻又覺得不妥；如果洩露了計畫，就無異宣告自己的死刑，父親一定不肯讓她走的。

她更焦灼地期待徐綺君女士的來信，然而沒有。

這麼着，新的煩悶引梅女士和鄰家的黃夫人成了更親密的朋友。不是她來，就是梅女士去，兩人間每天總有一次的晤談。黃夫人從前在本省的女師裏讀過書，漢口的情形非常熟悉，梅女士的注意點恰就在此；她很仔細地詢問重慶到漢口的交通，漢口有什麼學校，黃夫人在漢口有什麼熟人。黃夫人卻喜歡問成都的情形。她問的很古怪，常常軼出了梅女士知識的範圍。她的問題是：成都有沒有外國人辦的婦孺救濟所，有沒有教會的女修道院，有沒有清靜的尼菴。兩個人同樣地絕不談自己的事。梅有什麼東西格住着，使她們不好出口。然而當那些泛泛的風土人情既已談完，關於各人本身的話語終於轉上來了。

「柳先生雖然自己是商界，卻肯留心替你買書呢！」

看着一包新送到的書，黃夫人十分艷羨似的說。

梅女士笑了一笑，沒有回答黃夫人的目光惘然落在那包書上，有好半晌，似乎受了什麼感觸。然後，微喟一聲，她忽然出奇地問：

「梅妹，是不是你也這麼覺得：凡事遠遠地看時，總還不錯，或者竟是很好的，可是到了你跟前，牠就變了，變得意外的壞；是什麼道理呀？還是先前我們自己看錯了？還是那東西後來自己變壞？」

「恐怕是兩面都有一點。」

梅女士這句隨口的回答，卻使黃夫人喫了一驚；她的臉色斗然慘白了，她低下頭，胸微微有些顫動，驀地又擡起頭來看定了梅女士的面孔，帶着幾分淒慘的音調很興奮地說：

「你也是這個意見呀？我問過多少人，他們都是這麼說！變壞沒有一件東西不是時



時刻的，叫你想不到地，在變壞！這都不是我們能夠防備的罷人，活在這世上，到處是災害，到底有什麼趣味呀！我想，如果這些災害是我自己不好，是我先前看錯了人，那倒也是一個經驗；我還有勇氣再找第二個，我還可以希望第二次不看錯。可是你們都說是變壞，就像黃梅天的菜蔬一定得變壞，這還有什麼辦法！

像喝了酒似的，黃夫人突然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態，差不多將梅女士怔住了。她聽出了黃夫人話語的背景，她立刻想像出一幅不幸的夫婦生活的圖畫來，她明白了黃夫人所謂「變」是什麼。她不能贊成這樣客觀的變的哲學，她是深信主觀的力量可以轉換環境的，但是黃夫人的悲哀的語句就像許多鉛塊壓在她心頭，化成了她的暴躁和不耐。她在心裏對自己說：「看這是第二個章玉了。可憐，亦復可恨！」她夷然搖着頭，還是沒有回答。

「現在我只想過獨身生活。有什麼尼姑巷，教會，清苦些，我也甘願！」

黃夫人嘆口氣結束着說，眼眶也紅了。

「咄！什麼話！」

梅女士忘其所以地怒喊起來。一團辛辣的怒氣從她胸間爆發，震撼着她的全身了。她的眼光直射在黃夫人臉上，像兩股利劍。

「如果你處在我的地位，你也是要這麼想的！」

黃夫人仰起了憂悒的面孔，軟軟地抗議着。

「一定不爲什麼要躲到尼姑菴裏去？難道不好到社會上找個獨立的生活？難道不好也找個愛人和他對抗麼？」

黃夫人默然。經過了幾秒鐘，她垂下頭去低聲說：

「他不讓我走。他說我是空疑心，瞎妒忌。咳，你不知道我們中間難言的糾葛，你做夢也想不到有這樣的醜事，你的判斷是不公平的。」

「我不要知道。總之，你不中用，你太懦弱，你活該！」

梅女士簡直是怒罵了；她的脹熱的頭腦已經把自己近來的煩悶和黃夫人的問題

混雜在一處，成爲整體，她自己也不很明白這樣的忿激是爲了黃夫人呢還是爲了自己；她好像是一個失敗的革命者爲要撐拄着自己不陷入於悲觀和消沉，便不得不盛氣斥罵那些愁眉淚眼的同難者，然而她的心卻也在暗中流血了。黃夫人並不生氣，只是憂悵地看着梅女士，慢慢地回答：

「誰都會這麼說。事情卻不是這麼簡單。你沒看見他們那種親熱的樣子！他們就在你面前做，因明還故意問：『嫂子，你不喫醋麼？我和哥哥戀愛哪！』有過多少人說我是空疑心，我是在不明不白的冤屈裏頭過活。可是當真是我多疑麼？我親眼看見過來，我不冤枉人家。我走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我的話，沒有一個人會對我同情，一定是反說我缺德，反說我薄情心活。你做了我，一定也要說：除了尼姑菴，便只有棺材！」

「一定！」

還是這三個字從梅女士齒縫裏迸出來，但是帶着幾分淒涼了。她呆呆地看着黃夫人，覺得無邊的黑暗和陰冷正從四面包圍過來，埋藏了她們倆。

暫時的靜默。忽地一陣笑聲從隔牆傳來，接着便是黃因明的活潑的話響。黃夫人渾身一跳，軟癱似地伏在桌子上，忍不住哭出聲來。

那天晚上梅女士打算寫一封信給徐綺君。可是不能下筆。黃夫人的面容和聲音像一片愁霧封鎖了她的腦海。從前她覺得黃夫人很幸福，現在方知道不然；幸福，尤其是夫婦間的幸福，當真不能真有的罷？人就是這樣命定了不得不從污穢痛苦中滾過去，一直到墳墓，便是奮鬥也成了徒然麼？人只合盲目地得一些感官的快樂，只該吞嚥同類，或者被吞嚥，畢竟不配有什麼高遠的目標，理想的生活麼？梅女士忽然高聲痛哭。她站起來，扭着腰，輕輕地搖擺她的下半身，很興奮地想：

「天生我這副好皮囊，單爲的供人們享樂麼？如果是這般，我就要爲自己的享樂而生活，我不做被動者！」

這個觀念，像毒蛇似的纏住了她。一種突發的膩澀的情熱更推她向前。她忽然開了房門，向外面的黑暗凝視。寒風從院子裏吹來，穿過了角門，廓落地作聲。她悄悄地走出

來。到了東廂房的門前，她驀地站住，側着耳靜聽，然後，把臉兒輕輕貼在門上，從板縫中向內窺探。圓暈的煤油燈光照出柳遇春坐在桌子旁，賬簿攤在面前。似乎在想什麼，他頻頻用手搔頭，臉對着窗那邊。俄而他站起來踱着方步了，卻在將到門邊時立定，好像要開門出來。

梅女士猛喫一驚，身體失了平衡，肩膀便撞在門板上了。「我在這里幹什麼哪？」這樣的感想斗然在她意識上掠過。於是像從夢中剛醒過來，她倉皇四顧，正想跑走，廂房門卻也開了。柳遇春直挺挺地當門站着，驚愕到說不出話來。

兩個人對看了幾秒鐘，梅女士疾轉過身去飛跑回自己的臥室。她心裏納罕：是什麼時候出來的？怎麼會站在柳遇春的房外？她頽然落在一張椅子裏，兩手捧住了臉。

當她再擡頭時，赫然映入眼簾的，正是柳遇春。異樣地，然而並非難受的心跳，使她說不出一句話。只有一個意念在她腦子裏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罷？」她覺得自己的手被抓住了，她又聽得柳遇春的聲音說：

「我們的災星應該已經退了罷？算命的對我說，冬至一陽生，喜氣降家門；後天不就是冬至了麼？」

梅女士忍不住撲嗤地笑了，她忽然覺得柳遇春可憐，這樣的心情下，她又接受了柳遇春的擁抱。

很快地就過去了五六天。

現在梅女士和柳遇春中間的關係可說是已經很好了。柳遇春果然溫和了許多，梅女士也抱着半消極的自己放任的心情。她有時還覺得柳遇春究竟沒有多大的罪惡，和隔鄰的黃教授相比，柳遇春還是很坦白的。誰不想快樂地滿意地過活？只要在不損害別人的範圍內，誰都有權利去要求自己的最大幸福。梅女士甚至於還這麼想：如果柳遇春能夠贊成她的高飛遠走，不阻撓她去追求生活的憧憬，那麼，他所需要的目前的快樂，她亦決不吝惜，並且也心願。

她仍舊天天在盼望徐綺君的來信，仍舊是暗中準備着；對於柳遇春，她並不十分峻

拒了，可是也沒允許回柳家去。

期待和苟安的心理，像兩個大輪子，推着梅女士通過了那平板的時日。黃夫人常常來閒談，每次要從她的嘴巴裏——像一個變戲法的人，扯出許多奇怪的東西來：兄妹間的祕密戀愛，尼姑菴，棺材。這些東西，每次要激起梅女士的焦燥，憎恨，憐憫，鄙視，驚訝，沮喪，一些腐爛的氣味，一些溼漉漉粘膩的冷汗。每次黃夫人來過後，梅女士的心頭便像是塞進了一團榛棘；她恨極了這個可憐相的黃夫人，然而一天不見她，便又感到無聊。那個野貓似的黃因明，自始就沒給梅女士什麼好的印象，現在卻引起梅女士的興味來了。在梅女士看來，黃因明的思想和人格是不可解的。說她是爲了求自己的快樂麼？她何嘗因此得到了什麼快樂。說她是少不更事，全憑感情衝動麼？她又那樣的老練諳達，似乎很有城府，很多經驗。說她是糊塗蟲，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將有怎樣的影響麼？她是滿肚子的新思想，知道什麼是戀愛。這些不可解，無形中引梅女士和黃因明接近些。然而因此卻發見了更多的不可解。黃因明說起她的哥哥時常是很鄙棄似的。

這種種，在梅女士心裏形成一大疑團。她把這些疑問抽象地寫成一篇短文，寄給那時候正在大談戀愛問題的學生潮。文章是登出來了，編者卻加了一按語，很勇敢地高唱「打破舊禮教」，說是像該文中所敘述的戀愛痛苦，也是舊禮教造成的。梅女士很不滿意這個牛頭不對馬嘴的按語。她想：一切罪惡可以推在舊禮教身上，同時一切罪惡又在打破舊禮教的旗幟下照舊進行，這便是光榮時髦的新文化運動！

文章發表後第三天，黃因明女士忽然到梅女士家裏來了。這位「野貓」樣的女士，臉色不大好看，一對陰沉沉的眼睛簡直帶幾分淒厲可怕。

「我的嫂子常常來對你訴苦罷？」

黃因明直捷爽快地提出這樣的問句來。

「沒有說起什麼特別的事。」

梅女士給了個堅決的否認；心裏卻這樣想：看她怎樣好意思說出來！

「哦，梅你不用賴。你的文章便是證據。我不是來和你吵架。我想和你做好朋友。你不



是一個無聊的少奶奶，也不是濫出風頭的新青年，所以我要和你做好朋友。我不願我所敬愛的人對於我有誤解。」

黃因明微笑地說，很親熱地抓住了梅女士的手。這一番話，句句打中梅女士的心坎，她覺得剛纔的否認太坦白，忍不住臉上熱烘烘了。黃因明已經接下去說：

「你說我這人不可解，你是看錯了。我不是妖怪，我是個平常的人，能夠想，能夠感覺，會發脾氣，懂得要快樂，和一般人一樣。和一般人不同的，就是我不願意裝假，我並且還要故意揭破別人的假面具。就因為這一點原因，我沒法住在父親那里，只好到堂兄這里來了。誰料到這又引起嫂子的嫉妒！我是人，我會發脾氣，很大的脾氣，我對自己說：『既然她這樣無理由的發醋勁，我就老實和她的丈夫發生關係，看她怎樣？』我就做了。我卻並依據她的丈夫；丈夫還是她的，和原來一樣，並沒少了一條腿，一隻手，或一些什麼。梅，你可以說，在我自己這面，很不必這麼辦；但是在我的嫂子那面，我並沒損害了她的一絲一毫。我也知道，如果我最初就會裝假，如果我最初就不對堂兄那樣親熱，那便一天的風雲

都不會發生，我的嫂子自然不喫醋了，可是我爲什麼要裝假？我是一百二十分的不願意裝假！

睜大了眼睛看着梅女士，黃因明似乎在問：這你就明白了罷？

「可是你那時大概不會想到會發生悲慘的結局罷？」

梅女士在半晌惘然以後，輕聲地用這個問句回答。

似乎不很了解，黃因明的陰沉沉的眼波在梅女士臉上很快地一掠，便大笑起來；她帶着不大相信的意義反轉來問：

「什麼悲慘的結局？」

「你的嫂子說，不是尼姑庵便是棺材！」

「不是尼姑庵便是棺材嚇，嚇，嚇！」

黃因明又縮笑了。梅女士不禁打了個寒噤，覺得這笑聲太可怕；剛纔對於黃因明的一些好感，便頓時消滅。

「既然她那樣的看輕自己的生活的權利，爲什麼當初要喫醋？而且是毫無理由的喫醋呀？」

黃因明忽然收了笑容，很嚴肅地說。

「這個，也因為她是一個人，有感覺，有脾氣；並且因為她是一個女子，有數千年來遺傳的女性的弱點。」

梅女士委婉地給了一個針鋒相對的駁難。

「她應該剷除這種弱點！」

黃因明猛然忿叫了。似乎她是個第三者，對於目前議論的事件是全然沒有關係的。梅女士抿着嘴笑，卻又不經意似的問：

「那麼你是單純的惡作劇了，沒有愛？可是後來你弄假成真了，你不覺得後悔麼？」這卻使得野貓似的黃因明垂下頭去了。她嘆一口氣，放低了聲音回答：

「因為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受生理的支配，我也有本能的性慾衝動；我是跌進

去了。失悔，沒有的。我並沒把這件事看得怎樣重要。我只恨自己太脆弱，不能拿意志來支配感情，卻讓一時的熱情來淹沒了意志！現在，我想，是該我擺脫的時候了；並不是受良心責備，卻是我不高興捲入這種灰黑的旋渦裏。不過，梅，你記着我的話，我的嫂子還是不能快樂。她那樣的性格，和她那樣的丈夫，不會相安無事的。也許你不久就可以看見。」

和來時一樣的突兀，黃因明飄然去了。

梅女士迷惘地靠在桌子上，疑惑只是一個夢。她的耳朵裏還在托托地響着那兩句話：「我只恨自己太脆弱，不能拿意志來支配感情，卻讓一時的熱情來淹沒了意志。」半晌以後，梅女士方纔懶懶地站起來，把那張登着自己那篇文章的學生潮擊過來撕得粉碎，嘴唇上露出一個冷酷的苦笑。

一些搖惑，一些焦躁，更有些頹唐，在梅女士心上漸漸地積厚起來了。她的自信，她的樂觀，早已大大地褪色。她蔑視一切人，也蔑視自己；她覺得人是到底不能做自己的主宰，人是常常不由自主地要做許多自己不願意或竟鄙棄的事。這就是所謂命運罷？梅女士

不相僂命運。可是她亦不得不承認確有一股力，一根無形的線，在那里牽掣着人的行動，使事與願違。人是兩重性的，矛盾的兩重性。自爲婦人身以來，梅女士幾次自覺到這種本性上的矛盾，然而直到聽了黃因明的一番話，方纔認識明白這矛盾的本身。「一時的熱情淹沒了意志」就是這麼一回事。她已經有兩次陷在熱情的泥淖裏，現在還是愈陷愈深。並且不知道怎地又失卻了振拔的勇氣。她覺得世上的人大概只可分爲兩類：一種是獸性的，那就猶惡；另一種是人性的，但是脆弱。她自己屬於後者。「脆弱的人到底不能征服環境，即使只是『柳條』的環境。」在煩悶的頂點，她起了這樣的感想。

她這個假想，在接到徐綺君的報告代謀職業無望的一封信時，便突然凝結成爲固體，重壓着她的靈魂。信裏的緊要句子是這樣的：

你托我找的事，毫無希望。十四元一月的小學教員也是人浮於事在益州的時候，我們想像社會是多麼廣大，現在爲你的事情我跑了幾天，纔知道社會是窄狹到不堪，你想鑽進一個頭去，真不容易。梅，還是暫且實行你的「現在主義」罷！明

年暑假時我一定回川，那時我們再從長計議。

梅女士反覆念着這幾句話，心裏像澆上一瓢冷水。可是在這冷冰冰的失望中，卻也更清醒。她第一次認識了社會的真形，同時也更明白地認識了自己不但脆弱，且又事事太易，把自己的力量估量得太高，把環境的阻礙估量得太低。

三個月以來的所見所聞所身受，澈底翻起來湧到梅女士的心頭；她比較着別人和自己。在她的意識的眼前，並排地列着黃夫人，黃因明，柳遇春，和她自己。她似乎聽得柳遇春忿忿地訴說他怎樣在生活的旋渦中奮鬥；她又聽得黃夫人的話：變壞！沒有一件東西不是時時刻刻地在變壞……我沒有勇氣再找第二回……不是尼姑庵便是棺材。咳！人都是爲了追求什麼而生活的，然而好像沒有一個人得到他所想願的一份兒！她看見自己孤懸在虛空中。然後是黃因明的猶笑和怒喊壓倒了一切嘈音；她應該剷除了這些弱點！

梅女士猛擡起頭來，看着窗外的落日，在心裏對自己說：

「黃因明知道自己的弱點，柳遇春會耐心地奮鬥，爲什麼我不能夠？事情誠然要意外地變壞，那又怕什麼呢！我應該有勇氣再找第二回，第三回，以至無數回！」

但是她不能不照徐綺君的說法，暫且實行「現在主義」。柳遇春對於她的態度，也還不壞；他們倆中間尚能平滑地過去。這些就是梅女士的「現在」。

冬的嚴粧，現在也開始。許多樹木已經脫葉，許多鳥兒也躲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大地進了休息的「冬眠」時期。梅女士的心情亦復相似。恬靜地一天一天過去，她幾乎感覺得大可不必皇皇然他求。雖則當第一次雪花微飄時，柳遇春又提起了要一同回去的話，使她略感着幾分不自在，但亦到底同意了。舊曆年關前兩星期她回到了柳家，再進那會過三宿的新房。這裏的一切，和她離開時沒有什麼差異，只不過那怪眉眼的胖子老已經不在，另換了個樸實年青的鄉下女子。柳遇春忙着年關的店務，晚上也不常回來，因而梅女士也就覺得這裏並不比父親家裏壞了多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梅女士有了這樣的印象：偶而相聚，柳遇春也還可喜，天天在一處，那就可惜。她盼望這年關延長到無

盤期。

微感不快的是黃夫人和黃因明不能常見面了。梅女士並不喜歡這兩個，但現在隔遠了，卻覺得缺短了什麼似的。她很望念這一對姑嫂的行動。她差不多問天要到父親處去一回，就爲的帶便好看望這兩位女士。

舊新年也來了。按着當地的風俗，還是新嫁娘的梅女士，很忙了幾天。恰就在這個時候，梅女士知道黃因明立即要回漢口去。在一次匆匆的晤見時，黃因明說：

「前天險些兒鬧出事來。嫂子要自殺呢！」

梅女士變了臉色，眼前就浮現出黃夫人的慘白的面孔。

「所以我明後天就要回漢口，和嫂子一同去。哥哥還是不肯呢！」

只加了這一句，黃因明就走了，並沒讓梅女士多得些詳細的情形。第二天梅女士抽空兒去找她們，沒有遇到，後來就聽說已經動身。

這一件事壓在梅女士心頭，幫助她消磨了許多無聊的時間。她推想這個意外是怎



樣地發生？她又猜度那黃教授爲什麼不肯讓夫人回去？她又斷定黃夫人在路上大概還有變故發生。她只是這樣惘然亂想，並沒憤慨，也沒有憐憫。似乎她的感情已經麻木。但當這些冥想也循環至無數次而感到膩煩的時候，她的生活便成爲更難堪的平淡和寂寞。

徐綺君的來信算是惟一的慰安。然而信是那樣的少，那樣的慢，又是那樣的知石書麼也不能解悶。太學理的文章沒有興味，煽動的文字又往往使她想起那位高叫「打倒舊禮教」的黃先生。她甚至於企圖從柳遇春身上找出一些興趣。她很想再聽聽上次失和後他訴說自己並沒錯誤的那種憤語。然而沒有。柳遇春近來的態度，是恭順而謹慎；是一種惟恐又因口舌上的誤會而鬧出亂子來的那樣謹慎。他很出力地替梅女士買東西，買書，彷彿認爲非此不足以報答梅女士給他的肉感的歡娛。每在狂歡的第二天，梅女士看見柳遇春買了更多的東西給她，便從心深處漾起一絲拂逆的羞惡的滋味。她看出柳遇春多少有些改變了，像他自己所說的「改好」了，但這個改變同樣是叫人起反感的。從前他認爲梅女士是完全屬於他的一件東西，現在他則認爲仍須用金錢來換取她的

歡心，從前他是封建地主的思想，現在只改變爲資本主義下的商人。所以即使柳遇春怎樣地慇懃，可是梅女士心裏的寂寞荒涼卻只有一天一天地加深加厚。

爲的要有個人談談，梅女士和韋玉中間又通起信來。新年中曾經見過一面，這幾年，他還是那種溫和憂悒的神氣，他說現在他是在看佛經了。他就很高興地背誦一段百喻經的文字給梅女士聽。什麼佛經之類，梅女士是全無興味的，但韋玉的眼光卻流露了異常的怡悅自得。

那時候，梅女士心上掠過了這樣的感想：

「嚇，你這個脆弱者，真會自己麻醉，真會自尋快樂！」

現在梅女士寫信給韋玉的用意，大概就是要學習怎樣自己麻醉，自己消遣。這個心情雖然並未明顯地浮現到梅女士的意識上，但在她接到了韋玉的覆信時，卻很感得失望了；韋玉的信裏充滿着哀怨感傷，徒然加重了梅女士的沉悶。她很生氣地將信紙撕碎，心裏想：

「看來我一定要寂寞死了呀！章玉也是這樣不了解我的心情！」

究竟要的是什麼，她沒有明瞭的觀念。她好像一個被人驚醒了的沒有睡夠的孩子，覺得一切都是不洽意，一切都會惹起她的憎厭。

漸漸地春又到了人間。青春的热力在血管裏發酵了！梅女士卻彷彿是個不得志的投閒置散的英雄，終日侘傺無聊。春的精神，自然也感動了她：她需要一點活動，她需要一些發洩，可是沒有對象。柳遇春因為店中清閒，便常常在家中。他大概也看出了梅女士的悶悶，很想了些法子來逗引她快活。什麼效果也沒有。梅女士反覺得討厭，至少也是擾亂了她的悶的靜寂。尤其是現在柳遇春每夜住在家裏，他的強烈的愛撫，無壓的要求，使得梅女士十分害怕。只是被動，只是被人洩慾的感念，又每次加強地在梅女士心裏發作起來。這個觀念掃去了擁抱時的一切官能的愉快；即使從前她的乳房被撫摸時有感到了電流似的麻木的快感，現在卻只使她皮膚上起粟。繼續忍受到十天左右，梅女士不得不嚴厲地拒絕了：

「不行！我受不住。你也應該讓我有些休息！」

於是間隔了一天。但第三天的要求更加猛烈了，梅女士也懷着姑且一試的心情；結果是同樣的壞。梅女士只好暫且把父親家裏作爲遁逃藪。柳遇春跟着就找了來。他賠罪，他發誓以後不勉強，最後是要求梅女士回去。

以後柳遇春就常在店裏宿。梅女士覺得清靜些，但是零零碎碎的怪討厭的話語又陸續吹到了她的耳朵裏。梅老醫生也隱約提起過一兩次，似乎怪女兒不該放任丈夫又去荒唐。梅女士只是咬着嘴唇笑。她想來這樣也好，各行其是，將來她走的時候，更可以毫無牽掛了。她計算日子。到暑假還有一個半月，如果沒有意外，則兩個月後，徐綺君該可以來了罷。然而兩個月的時光，想去是多麼遙遙！

隔着兩天或三天，柳遇春一定回家來過夜。那時，他們倆中間便有了活劇。懇求，哄誘，詛咒，又是懇求；柳遇春簡直像發了狂，梅女士始終是冷冷地不作聲。末了還是她讓步。她是像孩子們用絨繩逗引着小貓玩，非等她看夠了對方的跳擲抓撲，不肯輕易地就給他。

這樣地她微感到幾分主動地位的愉快。但是當她的溫柔的身體被擁在強壯的臂彎內時，猛想起大概不免有一些別人身上的骯髒移植在她的肉體內罷，她又不禁毛骨聳然，起了無窮的嫌惡。

這一種經驗，有規則地反覆着，漸成爲新的鬱悶，使她窒息。在寫給徐綺君的一封信裏，有這樣的話：「提起我這半年內的生活，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牠，我的心情，起過無數次的變化。我只好承認，我的『現在主義』也破產了。現在這條路，也不通了！綺姊，快快回來呀！」雖則如此，每天表面上她還是悠然自若。即使是寫給韋玉的信，她亦從沒流露自己的苦悶。她以爲向這位脆弱者訴苦，倒不如不說更好。但是韋玉似乎什麼都知道。端陽那天，他到梅老醫生處拜節，甌空兒對梅女士說：

「我後悔從前不聽你的話。想不到你不能快樂——」

梅女士看了他一眼，微微地笑。

「我到現在還不死，也是想不到。」

章玉又補足一句，聲音裏帶着些梗咽了。

「想不到的事太多，所以從前我勸你不要想的太遠。不過現在，我很好。就只是得了會忘記的毛病。今天忘記了昨天的事，到明天又該忘記今天的事了，去年前年的，自然更不用說。所以，我說現在我很好。看來『會忘記』這毛病，也不是頂壞的。哈哈！」

梅女士乾笑着轉過身去，卻又偷偷地睨了章玉一眼。章玉惘然點頭，似乎在咀嚼這幾句話。然後，驀地搶前一步，他拉住了梅女士的衣袖，顫着聲音，掙扎着說：

「你是騙我的。你用這樣的話來騙我——安慰我，叫我更加心痛！你是忘不了的。我也是忘不了的。如果你有幸福，我相信我會忘記了一切。現在，事實擺在這里，恰恰相反，我到死也不能瞑目，到死也不能忘記，到死要悔恨我自己從前不該不聽你的話語。」

梅女士轉過臉來，準對了章玉。瞧着。經過了幾秒鐘，她方纔低喟一聲，輕輕地說：

「現在你還可以聽我的話。趕快忘記了一切！」

章玉的蒼白的臉頰上透出興奮的紅光來，他堅決地回答：

「不能夠！因為你還在那里受難。」

梅女士意外地笑了起來。像喫辣子似的痛快的感覺，直通過她的全身。幾個月來浸在霉腐的空氣中，現在是第一次感到了新鮮的活氣了。她所要的，正是這個：忿激的不顧一切的呼喊！她很高興地似乎暗示着什麼似的說

「不行！你還是要聽我的話。你不會？我可以教會你，教你怎樣忘記了一切。怎麼你不常常來看我呢？」

「那麼，我一定不到重慶去了。」

在沉吟中，韋玉漏出了這麼一句話，似乎是對自己說。但當他看見梅女士頗有驚訝的神氣，接着便加了說明：

「本來還沒定呢。聽說團部有開到重慶去的消息。現在，即使當真要開到重慶，我是一定不去了。我辭職。」

重慶！就是那重慶麼？一個新的主意突然浮上梅女士心頭了。她看着韋玉很嚴肅地

說，差不多就等於命令：

「去！你一定要去！」

現在是章玉驚訝地張大了嘴，不知道怎樣回答。

「你一定要到重慶去呀！聽我的話，你一定要去的！剛纔你不是說，你很後悔從前不聽我的話麼？現在聽我的話罷！在重慶，我們又可以見面。」

最後的一句說得很低，然而很有力；章玉不禁心跳了。梅女士抿着嘴笑，擲過一個美妙的睨視，就離開了章玉。

從這天起，興奮和緊張的震度，漸在梅女士心裏升高了。她並沒有看見什麼希望的綠光，也不會想起過什麼具體的將來計畫，即使她對章玉說「我們又可以在重慶相見」，也不過像詩人的靈感那樣一瞥，並不是深思熟籌的結果；她僅僅感到有什麼變化應該是要來了。不論是好是歹，總之，這沉悶的局面是要爆破了。只這一點模糊的心理上的直覺，便成就了她的心情的亢昂。像半醉的人，她的眼前掛着一片紅霞。現實的坎坷，這樣地



就熨平了。

似乎期待着什麼必然要來的開展，她只望日子過得快些。

她曾經叮囑韋玉到重慶後便寫信來，要詳細地記述成都到重慶的路程。這封信終於在盼望中送到。但是三天後又來一封，十分不巧，恰被柳遇春看見了。信是短短的半張紙，只說路上辛苦，忽然病倒，十分寂寞。柳遇春沉吟了一會，看着梅女士的面孔說：

「韋表弟的身體太不中用了。我正要派人到重慶去辦貨，就叫他到團部走一趟，替我們問好。不買些東西送給韋表弟麼？」

梅女士懂得這些乾澀的話語裏藏着什麼用意，她忽然焦躁起來了。她並沒回答，卻匆匆地寫了幾行，就交給柳遇春：

「回信也帶了去。買東西，隨你的意思罷。」

那天下午，梅女士去看望父親，後來在自己的小房間內惘然站了幾分鐘，冷笑一下，便回到柳家。

天氣斗然燠熱了，梅女士常常是毛骨聳然打冷噤；她覺得自己的前後左右有許多偵伺的眼睛。柳遇春回家的更頻繁，似乎也證實了梅女士的疑慮不是無根。六月已到盡頭，梅女士所期待的什麼變化或爆發，還是連影蹤也沒有。章玉卻又來了一信。他仍在病中，但給他痛苦的，似乎不是病而是變態的心情；他那信裏充滿了怨艾的話語，從未有過的對於梅女士的怨恨。結尾的幾句是：「從前想死，現在要活了！要活！天天只有一句話在我心頭盤旋：在重慶，我們又可以相見！天天卻不見你來！你騙了我！只要再見你一面，我也甘心；你是不來了罷？我回成都來看你！」梅女士將信紙撕得粉碎，狂怒地咬自己的嘴唇。

她撲在床上，心裏反覆自問：我騙了他麼？我騙了他麼？

過去的一切又從頭勾起。她回顧自己的生活，好像是一幅印壞的套板畫，什麼都配錯了位置。爲什麼從前章玉要那樣畏葸，那樣否定了自己生活的權利？而現在忽又這樣的積極？「因爲這都是愛，」梅女士只能作如是想。

於是她恍惚記得自己似乎確是曾和韋玉約過在重慶相見，可是不知怎地又騙了他；現在他病中要趕回來，怕不會送了命麼！一句久埋在塵封的記憶中的話驀地跳到梅女士的意識上：「我滿心要做一些有益於人的事，然而結果總是相反；我就是這樣的於人有害於己無益的怪物麼？」這個觀念，這個人生責任的自覺，以不可抗的巨力壓迫她，使她陷入了從未有過的無助的悲泣。

晚上柳遇春回來了時，看見梅女士的眼泡有些紅腫，臉色又很灰白。他疑問似地儘對着梅女士瞧，心裏盤算怎樣用話來探索。梅女士左手托着下巴，懶懶地靠在椅背上，彷彿是倦極了。但當柳遇春挨近些正要說什麼的時候，梅女士忽然驚醒似的挺直了身體，吐出一句兀突的話來：

「明天我要到重慶去，探訪一個舊同學。」

柳遇春愕然，可是又像早已猜透了一切，早已準備着有此一舉，他看了梅女士一眼，含糊地用一句問話來回答。

「再遲幾天不行麼？」

「不行！」

是堅決的絕無商量餘地的宣言。柳遇春爽然點着頭很機警地笑起來說：

「那麼，我送你去罷？」

「你也去，再好沒有了。」

梅女士趕快接上來答應，又抿着嘴笑。同時在她心裏卻掠過了這樣一個觀念：你真是又聰明又狡猾，我們來鬪一下手段看罷。

似乎並沒懷疑什麼，柳遇春絕不追問梅女士的舊同學是誰，卻很高興地講他自己從前走這條「東大路」時所碰到的危險。他的眼光閃閃地射在梅女士臉上，似乎已從前走這條「東大路」時所碰到的危險。他的眼光閃閃地射在梅女士臉上，似乎已說：「所以一個人去，我是不放心的。」這許多話，這很有意義的眼波，梅女士卻只理會到一半；她正在忙着別的一些感念。她的常能被慷慨的給與所感動的心，突又矛盾地醞釀起對於柳遇春的好感來了。她覺得這個從微賤中奮鬥出來的人，多少也有幾分可取，

因而他現在的境遇，也就有幾分可憐；如果不是已往兩年間的種種說不明白的事，故像罡風似的把人們的思想都吹轉了方向，那麼他們倆或者也可以相愛罷。呵！一切點子都配錯了，像拙劣的賭客手裏的牌！

這樣的心情，在路上的幾天中，蓄積得更濃厚，梅女士也不知其所以然。柳遇春的幹才把一切都招呼得很好，並且因為是沒有帶用人，更顯出柳遇春的善於體貼。到永川的旅館過宿那一夜，梅女士在柳遇春的熱烈的擁抱中，幾乎流下眼淚來；她詛咒自己，她輕蔑自己，她很想把什麼都說出來，她很想說：「我不應該這樣磨折你，現在我只要到重慶伺候幾天章玉，他是快要死了，以後我們真心的好好的過活罷！」她終於沒有說。一種奇怪的力壓住了她的舌頭。她僅能用「到重慶後再對他開誠布公罷」的預約來安慰自己。她第一次自動地滿足了柳遇春所需要的一切快感。

第二天午後，他們到了胡圖關。略帶西斜的七月太陽很殘酷地停留在半空，灑下炙膚的熱力；每一塊石頭，每一片沙土，似乎都在喘息。轎夫們在一個茶棚前歇下肩來，用手

在額上抓落一把一把的汗水。梅女士喝過茶，往後靠在轎背上，閉了眼。她知道此地離重慶只有十五里，一小時後便可以到了，便可以看見韋玉，以後呢——昨晚上的感想又攔住了她的心，她十分搖惑。

再睜開眼時，她看見一頂轎子正在她的左邊停下來。轎夫的茶赭色的鬚背閃開了，露出轎中的男子的面孔，那樣憔悴，那樣溫和，富有女性，那不是韋玉麼？梅女士心頭一跳，僵出身體來細看。男子也覺到了，他睜大着虛弱的眼睛，呆呆地向前瞧。嘴邊輕輕地抖動，似乎想叫出來。「不是他，還有誰喲！」梅女士確定地想：然而柳遇春高喝「走罷」的聲音已經破空而來，一個人影在梅女士眼前掙過，接着是她的身體往上一浮，便看見茶棚和樹木飛快地往後退走，熱風從對面撲來。

梅女士迷惘了半晌，這纔後悔到應該先喝住了轎子，再認認明白。可是現在已經太遲了。

旁晚到重慶，住定旅館後，柳遇春就遇到幾個朋友，被他們拉着走了。梅女士覺得很

倦，枯坐在房裏猜想剛纔的疑團。她的昏暈的頭腦得不到結論，只是那憔悴溫和的面孔，那一對睜得怪大的眼睛，時時在空中飄浮着。忽然一陣尖厲的鈴聲驚醒了她的沉思。她本能地推開房門向外望，看見對面的牆角就有一架電話機。於是輕微的微笑浮上了她的嘴角。

好容易接通了團部的電話，梅女士就找韋玉。第一次的回答是「沒有這個人」，後來又說「不在」。梅女士還要問，耳邊只有忒忒的鬧響，對方已經搖斷。

很失望地回到房裏，梅女士便躺在床上。納悶和疲勞，將她送入睡鄉。無數的亂夢又幫助她度過了短促的夏夜。昏迷中她時時覺得有什麼東西壓在她胸前，透不過氣來。她並不知道柳遇春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卻在醒來時看見他已經穿得整齊地站在床前。

「十來天的早路到底很辛苦罷？昨天晚上你睡的像死了一般，抱起你來，你還是打鼾。怎樣都弄不醒你。哈！」

柳遇春微笑着說。

沒有回答。梅女士翻過身去，眼睛又閉上了。

「本想今天去看望韋表弟的，誰知道昨天他回成都去了。」

短短的沉寂後，柳遇春又輕聲地自語着。但是「回成都去」這幾個字像尖針似的刺醒了惺忪的梅女士；她猛擡起頭來問：

「誰？」

「韋玉。昨天在胡圖，看見一個人，原就像是他。」

梅女士頹然又落在枕上，什麼都明白了。柳遇春那時大概早就認清楚是韋玉，所以要喝令轎夫快走罷？也許竟是他用什麼鬼計引韋玉離開重慶的，譬如捏名打一個電報？多麼陰狠狡猾！然而即在前晚還想對他開誠布公哪！梅女士渾身透出一片冷汗。被騙被玩弄的痛感，又夾雜着對於柳遇春的憎恨和恐怖，重壓在她的麻痺的神經上，竟完全忘記了韋玉那方面。她並不罷念韋玉的下落，彷彿韋玉已經死了，被柳遇春陰謀害死了。

「你的舊同學住在什麼街？今天去找她麼？」



看見梅女士苦着臉不作聲，柳遇春換了方向說。

「我還是要睡覺。」

本能地回答了這麼一句，梅女士翻身到裏床去了。

好多時候，她不聽得什麼，不看見什麼，也不想什麼；她浮沉在異樣的暈眩中。然後她擡起頭來，向房裏瞥了一眼。只有啞口的家具靜靜地蹲着。牀前留有柳遇春的字條，說是須到晚上方能回來。梅女士拈着字條沉吟一會兒，忽然笑了；她跳起來換上出門的衣服，又從一本雜記冊裏檢出徐綺君的住址看一遍，飄然走出了房間，臉上的氣色是十二分鎮定和堅決。

## 五

徐綺君依了梅女士的叮囑，一切都守祕密。她不很贊成梅女士的辦法；至少她覺得梅女士純由感情衝動，太沒有確定的目標。第一天，他們中間就有了長時間的爭論。梅女士始終堅執着的意見是：

「現在絕對不能說出離婚這兩個字。提了離婚，他們一定更恐慌，一定拚命的要找到我。現在只能這樣糊裏糊塗跑開了再說。請你不要耽心。讓我悄悄地躲幾天。將來的事，將來再想法。」

徐綺君閉着眼搖頭。過了半晌，她慢慢地又問：

「這樣糊裏糊塗跑開了，他們就不來找你麼？」

「自然還是要找的，不過是另一種找法了。他們也許以為我碰着了棒老二，或是失  
脚落水，或是……」

「或是被人誘拐了走！」

徐綺君搶上來說，格格地笑着。他們的討論就此告一段落。

因為是躲着不走動，梅女士使用每天的午睡來消磨長夏的時光。似乎徐綺君的臥室就是安身立命之處了。反是徐女士很有些焦灼不耐，整天的在外邊跑，刺探所謂「消息」。可是也沒有眉目，僅知道柳遇春正在和洪幫裏的小頭目接洽，托他們設法。到第四天卻看見新蜀報上有一條匿名的啓事了。徐綺君很高興地把渴睡的梅女士叫起來，遞給了那一張報紙，便坐在旁邊，注意地瞧着她的面孔。啓事是這樣的：

素鑒 三日不見歸來，憂慮萬分；有何爲難之處，速函錦江旅社，無不可以從長計議。

春白。

梅女士匆匆地看了一眼，便展開那張紙來讀新聞；俄而又翻過來再看啓事，淡淡一笑，便撩下那報紙，閉了眼睛。

「怎樣？可以去個信了罷？」

徐綺君不耐地問。

回答是搖頭。但忽又跳起來抱住徐綺君的頸頸，梅女士憨笑着說：

「好像你就是柳遇春！你可憐他麼？一點也不用你可憐他呢！白天他登啓事，『萬分憂慮』，晚上還不是睡在土娼家裏，萬分快樂！爲什麼我要去信？自然我要寫信給父親的。但是要等到將來，等到我有了職業。趕快設法替我找一個事罷！姓柳的，隨他去。你看着，他在重慶逛厭了，自然要回成都去。」

又笑了。一聲，梅女士霍然下床來，搖擺着身體，很是高興的樣子。

「什麼都依你罷。但你也得依我一件事。」

徐綺君瞅着梅女士好半天，然後慢吞吞地說。

「什麼事？」

「不許再睡午覺了。」

梅女士的一對美目天真地望上一翻，就抵着嘴笑。她明白徐綺君這句話的意義。沉吟片刻以後，她用一句問話回答：

「已經四天，應該是睡醒了。明天起我們打夥兒鬪牌好不好！」

於是又過了四天，都是又悶又熱。徐綺君時常到錦江旅社去探望，總見那旅客牌上還有白粉寫的柳遇春三個大字。這很使她感得不安。她覺得自己負了極大的責任。她是梅女士的保護者。所以即使梅女士很能夠無思無慮地鬪牌，睡午覺，而她——徐綺君卻不能如此安閒灑落。家下的女僕們也漸漸交頭接耳有議論了。許是她們聽得了外邊的新聞？許是她們對於這位年青的女客起了疑心罷？徐綺君想來很悶悶，卻又不好對梅女士說。她知道這位「現在主義者」決不肯多費心思考慮這些「未必然」。

母親和嫂子也像受了女僕們的傳染，她們從新又問起梅女士的身家來了。但是最

使得徐綺君着窘的，卻是她的堂兄弟自強，一個十七歲的刁鑽古怪的中學生。他微笑着對徐綺君說：

「你的女朋友，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好像不是姓周呀！」

「沒有的事。不要瞎說。」

徐綺君一口否認了，但是臉上已經泛出兩片紅暈。

「哈！還是和我直說罷。我又不是不肯守秘密。多一個人幫助，豈不是更好麼？」

徐綺君睜大眼睛對自強看了好半晌，然後淡淡地一笑，就轉身去了。但是徐自強跟在後面又輕輕地諍

「你們不到江北本公學去玩麼？那邊清靜，比這里妥當——我是爲好。」

「謝謝你的『好意』，請你不要多管閑事罷！」

只給了這樣隨口的回答。自強望着徐綺君的背影，狡猾地映眼睛，忽然高聲笑起來，將兩臂交叉在胸前，很得意地跳。

第二天，徐綺君和梅女士果然到江北去了。治本公學早已放暑假，留校過夏的一位姓陳的女教員卻是熟人，因此徐綺君他們倆就住了下來。這裡和重慶城只隔着一道水，然而完全是鄉村的風景。梅女士覺得一切都愜意，雖然那位女教員太世故了一點。這位陳女士大約有三十多歲，自己說抱獨身主義，卻又喜歡議論人家的婚姻和戀愛，對於男女關係的種種，似乎很有經驗。因為徐綺君的叮囑，梅女士不很和這位深於世故的老處女周旋，藉口要預備下半年考學交，只躲在房裏看書；但陳女士卻不肯放過每一個閒談的機會，覷着徐綺君回重慶去，她就進來。

「呵，現在考學校就用到這些書麼？」

看見梅女士案頭所有的無非是小說和雜誌，陳女士便喫驚似的說。

梅女士只是溫柔的笑着。

「從前我也喜歡看小說。現在，不周小姐，你到了我的年紀，也會不想看的。」

忽然頓住，這位老處女瞅了梅女士一眼，似乎有這樣的意思：「你不信麼？等着瞧罷！」

隨即她又接下去說。

「許多人看小說當作消閑，我又不然。我是在小說裏找同伴；我想找出一個也是獨身主義的人來。你猜我找到了麼？沒有。所以我就不高興再看了。爾看曼紅樓麼？我看過兩遍。」

「那個做尼姑的妙玉，怎樣？她不是抱獨身主義麼？」

大概是覺得不好意思再囁着嘴了，梅女士就這麼敷衍一句。卻不料陳女士斗然一怔，眉梢邊隱隱泛起紅暈；她轉過臉去乾笑了幾聲，有意無意地分辯着：

「怎麼提到了她呢！太不倫不類了。獨身主義是一種高尚的理想，並不是假惺惺作態。許多人都誤會了。」

梅女士點頭，裝出心悅誠服的態度來。同時有一個新鮮的感想在她心頭通過：似乎每個人的主張都不是突然來的，都有一些特殊的經驗背景；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像外貌那樣簡單；每個人都有些不願別人知道的祕密，而別人的話語卻又常常會撞在這些陰



私的創痕上，似乎是故意的擦撥。

但是陳女士又在鬧烘烘地發表她的老成卓見：

「有許多人因為婚姻不如意，只好拏獨身主義做棲留所；又有些人眼光太高，本身的資格卻又太低，弄來弄去不成功，便拏獨身主義來自解嘲了，也有的是受不住男子們的糾纏，那麼，獨身主義成了擋箭牌；更有的人簡直借此裝幌子，彷彿是待價而沽，近來我們這里許多獨身主義的女子，大概是這麼一些來歷；都是誤會了獨身主義的本意的。」

「那麼，陳先生，思來尔一定有更高明的理由，這纔也抱了獨身主義？」

梅女士特意把語氣修飾得極宛轉，但也忍不住尖銳地向陳女士望了一眼。

「哦？那……無非因為是一種高尚的理想。」

這是脫口而出的爽爽快快的回答；是含渾的，然而塞絕了一切追詢之路的回答。

於是談話轉了方向，陳女士又咒詛她所從事的教育生活了。這在梅女士聽來，彷彿是有經驗的商人對一個未來的同業訴說本行的艱苦，是一種預防營業競爭的消極

的恫嚇。梅女士只好耐着性子靜聽，盼望有什麼事情出來打斷這可厭的讒話。

到校外田野間去散步，便成爲梅女士躲避那位嘴碎的老處女的好方法。每逢徐綺君要回家去，梅女士就跟了出來，帶一本書坐在小石橋旁邊的黃桷樹蔭下，她可以消磨整半天。她看那些泥面赤膊的鄉下孩子，擎巨大的手掌形的黃桷葉做成帽子戴着，摹仿「長毛」們打仗。他們又把樹葉捲成管狀，含在嘴裏，嗚嗚地吹；有時並排着三枝管同時吹起來，那扁闊淒厲的聲音就像是狼嗥。梅女士這纔知道黃桷樹葉原來還有那麼許多用處，覺得很有趣，便也照樣做成個哨子，一面看書，一面輕輕地吹着。

天氣是更加熱了。甚至早晚也沒有風的影蹤。徐綺君因爲感受了暑熱，病在家裏，接連三四天不會到治本來。梅女士覺得無聊，大清早就跑到小河邊的一棵大黃桷樹下乘涼；她用樹葉子舖成了軟軟的坐位，斜靠在樹幹子上看水裏的游魚。近岸處有一羣魚圍排得整整齊齊地，像是參加閱兵式的軍隊的行列浮在水面，蠕蠕地動着。驀地從河中央攆過一條柳葉魚來，衝散了這魚陣；但剎那間牠們又集合了，差不多和先前同樣地整整

齊齊。

梅女士很有味地看着，忽然腦後來了咕——的尖聲，將她嚇了一跳。她回過頭去，看見一個少年蹲在她背後，嘴裏含着黃檳葉的哨子，嘻嘻的笑着。原來便是徐綺君的堂弟自強。

兩個都沒有話。局促不安的空氣在他們中間交流着。

「綺君今天不能來，我來代她。」

當梅女士挺直了腰站起的時候，徐自強含笑地引進了自己。

回答是微微一頷首。

「錦江旅社那個人已經走了。」

徐自強輕聲地又加一句。他的三角臉上流露出不能快慰的神氣，他的廣額下的一對細長眼睛緊瞅着梅女士，似乎要看出自己這有力量的話語起了什麼感應。然而梅女士只給了一個淡淡的反問：

「就是這一點事麼？」

徐自強的一團高興陡然萎縮下去；本來準備好的一番話便全無用處，他不得不臨時設計了。他舉起手背，反覆地揩拭額角的汗珠，將脚尖撥弄地下的細草，又偷眼偵察梅女士的面孔。

「大概綺姊還有別的話罷？」

梅女士又問；附帶着一個溫馨的淺笑。

這卻把徐自強的膽氣和話語都引出來了。他上前一步，雜亂地而又興奮地說：

「並不是綺姊差我來的。她不肯說。什麼話也沒有。我說，我也會守秘密。她不相信。可是現在我也打聽出來了，四五天前我就知道了一切；綺姊她不過每天到錦江旅社門口望一下，我是常到裏面去的，那個人也見過。你看，到底我能不能守秘密？今天早上我探聽得他確是回去了，我就趕快來告訴你。綺姊還沒知道這個消息呢！」

梅女士又是抿着嘴笑。對於這位少年的自表忠誠和居功的態度，她從心深處感得

一種暢快的甜味。從未有過一個僅僅識面的男子對她這樣地關切，這樣地熱心，並且這樣地努力想博她的歡心。倉卒間她竟想不出應該用什麼話來感謝這種好意，只能將柔媚的眼波傾注在徐自強的汗氣蒸騰的臉上。

「他回去了；據說是因為有個親戚剛剛在成都病死。」

徐自強補足了他的報告，很悠閒地斜倚在樹幹上，彷彿是小吏在上司讓前銷了差，等候着獎勵。

「什麼親戚？不是姓章？」

梅女士急忙地地追問，似乎早已知道有這一件事，而現在只待證實。

「好像是姓魏。我以為是不相干的，到沒有仔細打聽。你要曉得底細麼？明天我一定可以詳細告訴你。」

梅女士吁了一聲，垂下頭去，輕輕地好像對自己說：

「到底死了！爲什麼要他巴巴地趕回去？——可是，密司忒徐，不要再去打聽了。綺君

「好，請她就來！」

這後半截話的口吻是嚴肅的，並且現在那長眉毛尖有些皺鎖，那可愛的紅嘴唇旁邊也消失了笑意。徐自強覺得意外，幾句早已等候在喉頭的話語便又縮住了；但猶豫片刻以後，終於大膽地說出來：

「也許她明天不能來。有什麼事？我能夠辦麼？你可以相信我還靠得住罷？我有許多話想對你說。都是綺君攔住了，不讓我來見你。她把我當作不懂事的小孩子。天有眼睛，叫她生幾天小病。現在要是你高興，我們坐在這里談談。我有許多許多話語。」

沒有回答。一些龐雜的感想，關於韋玉的，柳遇春的，和她自己父親的，正在壅涌到梅女士心頭，不讓她意識地玩味。徐自強這一席話，她本能地對徐自強看了一眼，便坐在原來的黃梅樹葉的厚茵上。

自然這是願意談談的表示，徐自強忍不住心跳，臉也紅了；他的沒有經驗的嘴巴驀地吐出拙劣的然而天真的三個字來：

「我愛你！」

梅女士愕然睜大了眼睛，站在跟前的這位中等身材的少年突然放大，和那黃桷樹同樣的粗壯；三角臉的羞紅中透出無邪氣的可又惶恐的情調。「我愛你！」這兀突的三個字，最後在梅女士耳管中回響了一下，似乎沖激得她的心也有些搖蕩。但是只一剎那。梅女士自己的膩人的長笑驚散了一切幻覺。她凝視着徐自強的面孔，懇切地問：

「從什麼時候起爲什麼你愛過麼？你知道愛的滋味麼？光景你只在小說裏看見過愛的面目罷？」

這一串問題將徐自強弄糊塗了。在別的事情上，這位十七歲的中學生確是已經很老練，但在男女關係上，卻連「幼稚」都說不到；他只是個粗樸的「未經驗者」。他簡直不會夢想到女人的心胸有多麼深奧。梅女士卻又笑起來。她下意識地抓住了這位漲紅着臉發窘的青年的手掌，很坦白地接着說：

「你幾乎鬧了笑話。我不怪你。我也明白你的一片誠意。你又聰明又能幹，我也愛你，

可是你到底不過是一個小弟弟。大概你沒有細細想過，即使我愛了你，於你有什麼好處沒有？自然更不會計算到我這方面的利害關係。將來你有許多時間去鬧戀愛，會碰到許多可愛的女子，那時候，你就會記得我今天的話語——」

梅女士忽~~然~~住了口；她看見徐自強的眼光好奇地而又貪婪地盯住了她的只罩着一層薄紗的胸脯，她又覺得有一個指尖正在輕輕地畏怯地搔觸她的手腕。而且差不多是同時，她又聽得左邊傳來了脚步声。她本能地灑脫了徐自強的手，跳起身來，便看見陳女士已經近在十步以內。

幾秒鐘的難堪的靜默。然後是梅女士微笑着說：「綺君的感冒還沒好呢！」但在陳女士開口回答以前，梅女士早又轉過頭去鄭重地吩咐了徐自強：

「如果明天她仍舊發燒，就請你來接我回去！」

三個人離開了那河邊。陳女士例外地不作聲，而且故意走在最末後；直到徐自強和她們分了路，這位「老處女」方纔趕到梅女士肩旁，很狡猾地笑着，又繞着彎兒批評



徐自強這孩子是個「怪物」。梅女士只是抿着嘴笑。

午後下了雨，梅女士不能出去，便在房裏睡覺。夢中她又在那河邊的樹下，徐自強蹲在對面，嘴裏含着一排五六隻黃桷葉的哨子，發狂似的吹着；那蒲——蒲的怪響使她頭暈了，眼前一片黑，忽然她被抱住了，她掙扎，水浸透了她的衣服，然後聽得一聲猛喝，宛然就是韋玉的口吻：「你說在重慶再相見，可是你騙了我呵！」

梅女士睜開眼來，還看見韋玉的失血的面孔像一幅大白紙覆在她臉上。窗外正落着急雨，屋簷的水溜響得和爆豆一樣。她惘然躺着，忽東忽西地亂想，直到汗溼的紗衫復又乾燥。

當天傍晚，她就離開學校，回徐綺君的家。在絳色的夕照中渡過江時，她看着紺紫的江水，心裏說：「美麗的山川，可只有灰色的人生；這就是命運麼？頂着這命運前進！」

徐綺君的病卻遷延着總不見全好。梅女士權充了看護，整天蟄居在臥房裏，雖然頗覺得枯索，到底亦一天一天挨過去了。她並沒有什麼憂慮和焦灼。然而也不能興奮活潑。

感傷過去的酸淚早被她用火一般的忿恨燒乾，即或觸景感物，不免會在心深處偶而漾起舊憾的微波，也立刻被她的冷酷的理知壓下去了。她已經用意志的利劍斬斷了過去的糾纏。那麼將來呢？將來的幻想素來很淡，目下則簡直沒有；因而她亦不能自解嘲地空高興。她只有單調的灰色的現在，她只能空白地讓現在成了過去，便永遠扔在遺忘裏。

徐自強還不時來挑逗她的心。他到底把他的「許多許多話語」傾倒出若干來了。但對於這個「見正」梅女士也感得同樣的單調無味。什麼戀愛！她不是早就經驗過？而且親眼看見過許多，而且她也還沒忘記柳遇春教給她的惡功課。她好像第一次喫魚的人就沒嚐到真正的魚味，卻被腥臭弄壞了胃口；她糊糊塗塗有了這樣的認識：戀愛之所以異於友誼，就因為有肉的關係，而肉的關係便等於柳遇春的單方面的洩慾主義。這是她領教的太多了。她想着就嫌惡。

然而在她的心深處，在這單調空白的硬壳下，還潛伏得有烈火，時時會透出一縷淡青的光焰；那時，她便感得難堪的煎迫，她煩惱，她焦灼，最後便有一個凝結成爲實體的問

句顯現在她的意識上：此後的生活怎樣？但是也只有一刹那。她天性中的忤爽，果敢，和自信，立刻揮去了這些非徒無益的庸人自擾。

漸漸地到了八月中旬，徐綺君從纏綿的瘧疾裏掙扎出來了。前此她寫過幾封信給她的哥哥，代梅女士找事情；陸續也來了兩次回信，但都沒有確定的答覆。多半是不成了罷？徐綺君常是這樣焦急地想着，便覺得梅女士的淡漠態度太叫人生氣，太是自己不負責任。爲了這一點，她們時有齟齬；像嚴父督責憊賴的兒子，徐綺君盛氣地問：

「怎麼你毫不放在心上，倒好像不是你的事！萬一絕望，你打算怎樣辦呢？」

梅女士只是抿着嘴笑。她了解這位好朋友的熱心。溫和地抓住了徐綺君的手，她曼聲說：

「着急也不中用哪。天無絕人之路，世界到底是很廣闊的喇！」

「你還是那個老脾氣！在益州的時候，你說韋玉方面不會發生意外，你又說難道就怕了柳條的牢籠，但現在如何？你的聰明，大膽，你的什麼也不顧忌，——卻是件件是害了

你自己！現在又信託天了，又信託到底是廣闊的世界了，你——真叫我看着生氣！

徐綺君憤然搖頭，尖利地追迫着說。但還是只有憨笑的答案。經過了好幾秒鐘，梅女士斗然收住笑聲，滿臉正經地站起來，從齒縫中迸出了一句話：

「我只信託我自己！」

這最後的「自己」兩字，聲音特別高，而且悽厲，徐綺君忍不住心裏一跳，可是梅女士倏又猶笑着疾撲過來抱住了徐綺君，將嘴唇湊在她耳朵邊輕聲說：

「打算怎麼辦麼？打算找戀人去！」

徐綺君也忍不住笑了。這是不相信的笑，說不定還帶着些「何至遂甘墮落」的意味；但同時她想起一件事，她轉過臉去看定了梅女士的眼睛問：

「對象就是徐自強罷？」

「什麼！絕對不是！爲什麼我要糟蹋這個小孩子？況且爲什麼要先有了對象呢？一個人到轉不過身來的時候，還做美麗的夢麼？可是我決定不走回頭路！」

暫時的沉默。終於是徐綺君沉吟着說：

「何必這麼牢騷，世界到底還是廣闊的呵！」

口頭上儘管坦然，心裏卻是加倍的着急，徐綺君差不多把最不好的結果都想像出來了。現在她覺得梅女士的表面的鎮靜並非是懶怠或不負責任，卻是早已居心「挺而走險」。這個「發見」使徐綺君戰慄，並且對於平日可信仰的新思想不免也起了懷疑：人們是被覺醒了，是被叫出來了，是在往前走了，卻不是到光明，而是到黑暗；吶喊着叫醒青年的志士們並沒準備好一個光明幸福的社會來容納那些逃亡客！

八月底也快到了。一條尋人的大廣告赫然出現在新蜀報，並且還附有梅女士的照相。當徐自強跳進來氣喘喘地將這張報紙展開了後，兩位女士的臉上都變了色。三個人交換了幾次眼光，說不出一句話。

「再住下去是要拖累你了，我回成都去親自辦交涉！不然，我就往外跑：漢口，南京，上海，不信我會活活地餓死的！」

梅女士還算鎮靜地說。可是徐綺君姊弟們都搖頭。壓低了聲浪的，然而熱烈的辯論，於是開始了。梅女士最後的主張是，只要徐綺君替她張羅到壹百元，她就立刻離開四川。徐綺君卻覺得不必如此冒險，並且壹百元也不能馬上辦到；她說家裏人是不會留意到這條廣告的事情還沒十分急迫，且待她再去努力活動一下，或者在本地的教育界可以找得位置，那時，用了「家居無聊，要出來做點事」的口實，老實對柳遇春揭明了，也未始不是敷衍一時的辦法。

聽說梅女士可以長住在重慶，那自然徐自強十分贊成，徐綺君又那麼堅持着，所以梅女士亦就不再說話，照例的抿着嘴笑。

兩天，三天，意外地飛快的過去了。徐綺君很跑了幾處地方，找過多少人，可是同樣的沒有結果。她絕望了，準備着張羅銀錢，卻忽然得了個消息。新換的瀘州師範校長原來是有点認識的陸某，聽說他把舊教員全體撤換，也許他那附屬小學裏還留得有女教員的缺額罷？

經過了一度商議後，梅女士決定到瀘州去碰運氣，徐綺君也陪着走一趟。

六

徐綺君她們到了瀘州時，那個師範學校正忙着籌備開學式的大禮。一切教員早就聘請齊全，然而梅女士居然達到目的，並且又加了徐綺君。這是因為寫年青的新思想的陸校長看見了梅女士那樣的人材，無論如何不得不「設法」，便把附屬小學內超過了六十人的三年級和一年級都分成兩班，安插了梅女士後，反差二位教員，倉卒間又找不到，只好強擱着徐綺君暫時「辛苦」這麼兩星期或一個月。

開學式的前晚，就是梅女士她們到後第三天，陸校長特地開了個茶話會，說是替全校的新教員互相紹介。



茶會在客室中舉行。「保險燈」的大白瓷罩灑下些淡黃的光波。因為有風，火焰時時顫動，室中便成了明暗不定。斑駁的弱光落在暗黃色的板壁上，很像是些浪漫的圖案。在這樣歇斯底列的空氣中，梅女士惘然靜聽那十幾位男教員和五六位女教員很客氣地交換着不連貫的斷句。對面一位女子，大約不過十七八歲，穿一件杏黃衫子，略尖的下巴，一對烏溜溜的眼睛，時時向梅女士這邊飄過來。這尖利的眼風，從梅女士意識上喚起了黃因明的印象。對於那位野貓似的姑娘的黏膩的聖念，便纏住了梅女士，將她從現實中拉開，竟沒留意到陸校長說了這樣的話：

「小學方面，從本學期的新生起，我們打算試驗新式的教育理論，剛好我們找得了這位密司梅行素來擔任這項重要的工作。」

全場忽然異樣的靜寂了，幾個蚊子的叫聲也聽得見。許多眼光都轉到梅女士這方面。徐綺君用肘彎輕輕地推着她那惘然的同伴，那邊男教員堆裏卻已騰出一個圓朗的聲音來：

「請梅女士發表新教育的卓見」

這句話的不大友意的氣味，立刻刺戟起梅女士的反感；她冷靜地對大衆瞥了一眼，只給了一個隨口的回答：

「各位不要見笑，我是第一次來當教員，說不上什麼卓見——」

對面那位女子忽然低下頭去，藏過一個忍俊不住的微笑，但是早被梅女士看見；她陡然全身躁熱了，神經電化了似的敏捷起來，剛纔並沒十分聽清楚的陸校長的幾句話，驀地從潛在意識中跳出來，逼着她不得不猜疑到什麼「剛好找得了」的一類話也是反諷。這閃電似的不快的感想，使她口頭頓住了，但只一瞬間，隨又很快的擡下去說，聲音愈來愈響：

「各位先生都是飽學有經驗的人，負着神聖的使命；像我這樣的沒有經驗，沒有學問，也來謬充同事，實在慚愧得很。校長先生的誇獎，不敢當。想來各位早已明白我是爲什麼跑到這里，闖進了這個學校；但是我也不肯只當作一個飯碗，敷衍着過去。我信仰兩句

格言：學問是經驗的積累，才能是刻苦的忍耐。忍耐，我能夠；經驗，正要去找。這便是我的目標。各位都是新思想的人物，要打破虛偽的舊禮教的，當然也不贊成虛偽的客套，所以我聽得要我發表『卓見』。老實說，不勝感慨！今晚上是校長先生的茶話會，明天便要開學，各人要站到自己的崗位裏去了，我希望對各位都有個明白的認識。我先來自己介紹我自己罷。我，梅行素，成都益州女中畢業，因為不願意在家裏當少奶奶，第一次來做小學教員。」

啞場了幾秒鐘。不知道是誰，忽然鼓起掌來，接着便是一片應聲；中間也夾着啞然的笑響。陸校長的聲音，在掌聲的餘波中透出來：

「我贊成密司梅的提議。我也來自己介紹：陸克禮，南京大學教育科畢業，此番第一次辦教育。」

梅女士對坐那位杏黃衫子的女郎突然吃吃地笑起來。她在旁坐的一位女教員的耳朵邊說了句不知什麼話，她那烏溜溜的眼睛又很快地向梅女士瞟了一下。這時候已

經有人在追蹤校長，搶先着自己介紹。梅女士很注意地瞧着聽着。有幾位只說了姓名，有幾位卻在開玩笑。不多時完了。梅女士這纔知道對面那位很惹眼的女子姓張。

現在開始了不規則的捉對兒的鬧烘烘的談話。徐綺君和一位圓胖臉的男教員認了遠親，談得很熱心。坐在梅女士的另一旁的，也是女教員，一張扁面孔，老是低着頭磕瓜子。杏黃衫子的張女士時時掣眼光向梅女士臉上掠，但當梅女士凝眸對她看時，她又轉過頭去了。斜對面有一位蓬頭髮的男教員，嘴角裏斜插着煙捲，不轉眼地望着梅女士瞧。梅女士記得就是自稱「高等爬蟲」姓李的師範國文教員。可是隔得太遠了，兩方面都不便招呼。

桌子下的蚊子似乎更活動了。在座各位的扇子不時鑽到下面去揮拍。偶然一個不留神，梅女士將扇子掉在地下了。當她僵着身體去拾取的時候，在薄暗中卻看見似乎從對面出來的一隻高跟皮鞋白絲襪的脚很伶俐地架在左邊伸過來的白洋服的腿上。梅女士不禁心跳了，趕快擡起頭來，卻好接受着張女士的滿含了憎厭的一個瞪視。異樣的

荒涼之感便又在梅女士胸間展開來。

終於這茶會告了結束。回到臥室後，梅女士微喟着對徐綺君說：

「我覺得這裏的空氣很悶人，如果兩星期後你當真要走，我就寂寞死了！」

第二天是開學禮，異常熱鬧。梅女士被派爲招待員，卻好和張女士同組。這位年青的姑娘今天打扮得更加娉婷可愛了，但是她的常含譏諷的眼光也更加引起梅女士的不安。午後二時左右，來賓和本校的學生早已擠滿了大禮堂，然而總沒見搖鈴開會。汗臭和嘈雜的人聲，又加以異樣的心緒不快，都使梅女士時時感得暈眩。她逃出禮堂來，在廊前的木欄干旁癡立了半晌，機械地掣手帕擦臉上的汗。張女士扭擺着腰支從對面來了。她微笑着向梅女士睨視，便鑽進了禮堂隔壁的臨時休息室。

「密司梅，很辛苦罷？爲什麼不到休息室裏喝一杯藥茶？」

蓬頭髮的國文教員李無忌忽然閃出在梅女士跟前，輕聲地說。

梅女士的眼皮一跳，惘然回答了個微笑。像在窮途中遇到了親舊那樣的驚喜的心

情，暫時使她說不出話來。她避過了李無忌特有的灼灼的眼光，遙望着禮堂門口的雜沓的人影。李無忌也跟着側過頭去瞥了一眼，又很友意地接着說：

「來賓差不多到齊了。現在只等着一位要人。這個，校長自會招待。所以，密司梅，你不妨去歇一歇，你看，招待員都在休息室。」

有人在那邊呼喚着。李無忌再對梅女士看一眼，便轉身走進禮堂內去了。梅女士也本能地離開那欄干，趨近休息室的門口。

門裏很熱鬧。張女士坐在大藤椅裏，高高地架起了兩條腿，似乎剛說完話，正捧着一塊西瓜大嚼。三四位女教員則在格格地笑。但當梅女士的面孔閃出在門前時，突然那些笑口都閉緊了；一種來不及掩藏的意外的錯愕，都流露在各個人的臉上。這顯然是不很歡迎有一個生客闖入他們的小小的舒服的環境了。梅女士也戛然站住了，咽下一口冷氣，裝作找尋什麼人似的向房裏溜了一眼，轉身便走，可是離開那門還不過十步光景，猛聽得哄然的笑聲又從休息室裏爆發，像利劍一戩刺入她的耳朵。而且那笑聲中又夾着

張女士的半句話。「你們看，她——」梅女士心頭一跳，臉上突然紅了；疾回過身去，她飛快地跑進休息室，嘴唇上浮出勇敢的不屑意的冷笑。

「不站在那里招待惠師長麼，密司梅？」

經過了短短的窒息的靜默後，張女士眯着眼睛出奇地說。

「好像本來有四五個招待員罷！」

這是針鋒相對的回答。同時有這樣的疑問閃過在梅女士的心上：什麼師長？這就是她們暗中取笑人家的資料麼？

又是半晌的沉默。大禮堂內的鬧聲像是遠處的蛙鳴，波浪般起伏着。從沒和梅女士周旋過的那位扁臉的姓趙的女教員卻忽然開口了：

「我們是鄉下人，不會招待闊老。惠師長是新派，獨一無二的新派將軍，總得是漂亮的新人物，奮鬪過來，脫離家庭的，方纔合他的脾胃呵！」

一位或兩位發出了贊助的高興的笑。張女士卻似乎不以爲然；她瞅着趙女士的橫

橢圓形的肥臉，冷冷地說：

「新派的將軍希罕他！什麼新派，他懂得麼？老實說，我是瞧不上他！不過，佩珊，你忘記了，惠師長素來喜歡相貌古怪的人，所以，你也有招待的資格。哈哈！」

立刻趙佩珊的臉漲得通紅，徬徨不安地向左右狼顧，很有點敢怒而不敢言的神氣。  
梅女士在旁邊抿着嘴笑，心裏明白這些小心眼兒的姑娘們的鬼伎倆。

「快三點鐘了，還不來；一定要等他到了纔開會，太沒有道理！」

常常和張女士在一處的周女士忙插進來說，企圖轉換談話的空氣。又是一位或兩位表示同意似地發出了等得不耐煩的噓噓的聲音。張女士微笑着轉過臉來看梅女士，似乎還有話；卻驀地從門邊來了徐綺君的聲音：

「原來你們都在這裏。要開會了，請你們去罷。」

抑揚的軍樂聲由嘹亮的平地拔起來似的喇叭和銅鼓的合奏開始，驟然灌滿了這休息室，彷彿那軍樂隊就在門外。各位女士們都本能地站起來。梅女士走到門邊時，猛回



頭對開地響着高跟皮鞋搶出來的張女士笑了一笑，輕聲說：

「密司張，我也要愛你這一對時常高高地架起來的白腿了！」

不讓張女士有什麼回答，梅女士長笑着跳出門去，趕上了徐綺君，拉她穿過一條遊廊；這時候，在她們後面的頓然靜穆了的大禮堂內，琅琅地響着鈴聲了。

現在梅女士看得很明白，有一些奇怪複雜的事情等候在她的教員生活的前途。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那五六位女教員有密約似的對她抱了敵意——是混和了嫉妒，鄙棄，猜忌，等等複雜的心情的敵意。在先梅女士想來這不過是狹小的「排外主義」，因為她們都是重慶二女師的畢業生；但看到她們和徐綺君又很友意的，便不得不推想到別的方面去了。一種強有力的煩悶，漸漸地在梅女士心中積疊起來。她曾經把自己的感想對徐綺君說過，不料徐女士反說是「神經過敏」。神經過敏麼？梅女士絕對不承認。她看準了別人是有意排擠她。而她亦不甘示弱！爲什麼要示弱？有人反對她，一定也會有人贊助她；只有平凡的人纔是無毀無譽的呵！從開學禮那天起，她的

煩悶化而爲忿激；她準備着強硬地對付她的敵人，甚至於不惜正面衝突。

但在開學以後，各人都忙着功課，這種緊張的形勢漸又緩和下來了。梅女士的主要功課是一年級新生；這里有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也有八九歲的小孩子。上課的時候，不是大姑娘們打瞌睡，便是小孩子們吵鬧。她沒有法子使得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能夠恰好地脗合全體學生的胃口。她覺得如果有一個學生不是睜大了眼睛看着她的話語從嘴裏出來，便是教授上的大失敗。她煩惱地站在講臺上，時時用眼睛瞧着課堂外，彷彿正在做什麼犯法的醜事，惟恐被別人來發見了。她的對於同事們不示弱的主見，也漸漸地動搖了，「至少在教書這一點上，自己是硬不過人家罷？」她忍不住這樣惴惴地想。

沒課的時候，梅女士悄悄地去觀察她的同事們是怎樣一個教法。還不是同樣的糟！她又去參觀師範部各教員的工作。很使她吃驚的是後排的學生們竟有幾個在那里打「撲克」。自己做中學生時上講堂偷結絨線衣服的往事，便在梅女士的回憶中跳出來了。「還不是一樣的不聽講？」她輕輕地開脫了。那些師範生。可是轉念到自己當初只在老朽

冬烘教員的班上纔結絨線或是偷看別的書，便又不勝感慨，覺得這個名為澈底改革，全體新派教員的師範學校，實在是不敢恭維的了。

這一切的發見，消滅了梅女士對於自己職業的幻想，同時卻增加了她的勇氣；她看輕那些男同事和女同事，也看輕觥觥然新人物的校長陸克禮。

同時這一切的「看輕」也要求梅女士付給巨大的代價：消沉和孤獨。她只有徐綺君是朋友，其餘的男女同事都成爲想像的——而且不單是想像的敵人。雖然國文教員李無忌屢次表示友意，她的回答始終是落落難合。

然而徐綺君亦快要走了。九月十二那天，這兩位好朋友，去遊龍馬潭。坐一條小船在澄碧的秋水中容與浮盪，離別之感壓在她們心頭，好半晌兩個都沒有話。戴着一簇廟宇的水中央的小洲，還是葱籠地披了盛夏的綠袍，靠邊有幾棵楓樹則已轉成紺黃色；陽光射在廟宇的幾處白牆壁上，閃閃地耀眼，彷彿是流動的水珠；這使得全洲的景色，從遠處望去，更像是一片將殘的荷葉。金色的鯉魚時時從舷邊躍起，灑幾點水到船裏來。在那邊

近洲灘的蘆葦中，撲索索地飛起兩三隻白鷗，在水面盤旋了一會兒，然後斜掠過船頭，投入東面的正被太陽光耀成白銀的輕波中，就不見了。那後面是靜悄悄地站着的山峯，慢慢地吐紫煙。

梅女士惘然望着，心裏忽然陰暗了；這美麗的景色只給她一種窒息的悲涼。她鬆一口氣，轉過頭去，猛覺得眼前一亮。西邊的一羣高低起伏的山峯正托着個火球似的落日，將這一帶的山巒都染成了絳赤。

「美麗的山川，卻只有灰色的人生呵！」

抑揚悲壯地吐出了這幾個字，她覺得胸膈間似乎較為開暢。好像有一件東西在她心頭撞擊，她非得說些什麼，非得傾訴一些什麼不可了。紅潮升上她的雙頰，顯然是興奮了。但是急切中理不出話緒來。她只把徐綺君的手掌緊緊地捏住，彷彿這便是無聲的說話。

「梅，近來你有些異樣了；可不是？說是消沉罷，也還不很像；說是憂悒，也不大確。當真，

你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了。你自己覺得怎樣？」

反是徐綺君先發言了，不轉眼的看着梅女士的面孔，看到她水汪汪的眼睛裏。梅女士淡淡地一笑，並沒立即回答。此時她們的小船正盪到洲旁，擦過一叢水草。梅女士伸手掣折了一莖燈心草，含在嘴裏輕輕地咬一下，便又撲地吐出去，斜睨着徐綺君，低聲說：

「怎麼？我心裏明白是怎樣，卻說不出來呢。有時我自己也奇怪，怎麼沒有從前那樣爽利，那樣豪放，卻總是黏膩，黏膩了；有時又覺得我還是我，絲毫沒有兩樣。有時我覺得心裏空盪盪地，像一張白紙；但有時卻又恍惚感到竟是一張皺紙，而且並不潔白。好像是倒翻了一個七色碟子，什麼都不對，都是狂亂！牢騷，煩悶，激怒，都有一點兒。總而言之，近來我更加認得明白，我的生活的圖畫上一切色彩都配錯了！就拿眼前的事來講，我也不能承認我又闖錯了一道門，我又落在不適宜的環境裏了！」

「你還是那樣想。哎！」

「是我的神經過敏？」

梅女士緊接上來反問，抿着嘴笑。

「怎麼不是！正是這新發生的你的神經過敏，使得你近來變了，變成不像從前那樣的清爽灑落，卻總是黏膩，黏膩了。」

梅女士低了頭不作聲，將左手放在船舷邊，讓水花潑刺刺地沖激着。她那神氣，便像是受了十分委曲，而且無法分辯似的。徐綺君立刻覺得剛纔自己的口吻太生硬了；她用力握梅女士的手，委婉地接着又說：

「並非因為這裡的位置是我幫你找的，我一定要說好；實在是社會還沒替我們準備着理想的地方。你說這裡的教員對於你有惡感，可是你也應得知道人和人相處的理想的關係，在這個世界中也還是找不到。你說她們二女師派排外，可是他們也說你太驕傲，太尖刻哪！自然我明白你不是那樣的人，但是因為你太露鋒芒，譬如那晚上茶話會時你的一番話，人家當然就會有了那種印象。明天我要走了，以後又是半個月纔能通一封信，你的情形，我非常不放心；我們是老朋友，和親姊妹差不多，我勸你凡事隨和一點，混過

了半年，我們再想法。」

此時船身忽然一側，跳起個大水花來，濺溼了梅女士的衣袖。船夫用槳撐在左邊的一棵斜出的老樹根上，避過了對面來的船，嘴裏說了句粗話。一道整齊的石級現出在前面，那便是到洲上廟裏去的埠頭。一對人兒正走在石級的中央。梅女士昂首對他們看了一眼，微微笑着，然後轉過臉來回答徐綺君：

「一定都依你！想來是不服氣，但是，綺姊，我都依你，凡事隨和，好不好？你儘管放心罷。我相信我還能夠在人堆裏混，站得住腳；不過，綺姊，你走了以後，我恐怕更加要變，變成一個不是原來的我了！」

驀地臉上布滿了陰雲，梅女士撲在徐綺君懷裏，將臉兒貼着她的胸脯，用勁地抱住她。徐綺君似乎一怔，卻也深深感到她的朋友的難言的悲哀。她溫柔地撫摸梅女士的頭髮，苦索着如何安慰的話；可是梅女士早又擡起頭來，很天真地笑着說：

「我想來我的現在主義竟是顛撲不破的處世哲學了好罷。且謀現在的賞心樂事。」

我們到廟裏去遊玩罷！」

梅女士換了一個人似的又活潑起來了；拉着徐綺君的手，她看見了門就闖。團團地跑了一圈後，兩個人都是滿頭汗氣，紗衫沾在背脊上。最後在一個臨水的小閣裏坐定下來。

這是一排四五間凹字形的平屋，都用板壁隔着；春三月間遊客帶了酒肴來「尋勝」，這裏便是臨時的雅座，但現在靜悄悄地只有水鳥刷洗翎毛的聲音斷斷續續傳來。本寺的和尙送進茶來了。梅女士猝然問了這樣一句：

「剛纔兩位遊客是常來的罷？」

「剛纔兩位？小寺叨先生小姐們的光，也還鬧熱。」

是諛笑的詭譎的回答。梅女士很尖利地向那和尙臉上瞥了一眼，便坐在窗前的椅子裏，眺望外邊的風景。似乎在想些什麼事，她只隨口應酬着徐綺君的泛常的眼前風景的談話。但當徐綺君漸漸又提到學校方面和成都方面時，梅女士切斷了似的說：



「綺姊，你真是像媽媽那樣關心我。成都的什麼，我早就忘記得精光了。」

「可是人家卻不肯忘記。你總得辦個結束。」

梅女士笑了。她瞅着徐綺君，半晌，方纔懶懶地說：

「是大官卸任，非得辦結束罷？綺姊，你真是——媽媽似的好罷，明天我就寫個信去。就說我暫時喜歡教書，請他們儘管放心。」

「竟沒有說明，關於你的不告而行？」

「沒有。說起來又是牽連不清，徒亂人意。」

「你總是拖延，拖延；總是不肯通盤打算一下！」

梅女士又笑了。斜對面的構成水閣左翼的一間房，忽然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探出身去，去看望。在那邊低垂的竹簾後，似乎有動盪的人影。驀地簾子下伸出一隻潔白好看的手來了。梅女士吃驚似的忙縮回身體，皺鎖了眉尖。

「你太不肯費工夫想想將來的事！」

徐綺君再逼進一句。

梅女士惘然搖頭，隨即臉色變莊重了，略帶幾分興奮回答：

「不是不肯想，卻是因為常常有些想不到的事情岔出來叫你覺得想也是徒勞。我曾經想得很遠，打算把章玉的夫人和小孩子都弄出來；替她籌畫一條生活的路，替小孩子找學校。可是，綺姊，你看來我這如意算盤打得通麼？或者你反要覺得我這想念是太空浮了罷？這是關係着幾個人將來生活問題的，我以為比什麼柳遇春或是父親那方面，更加重要；然而我即使有計算，也還不是白想？明天後天的事，誰料得到！除了這一件，我就看不到還有什麼值得焦慮的事。」

「你自身的事呢？你的婚姻關係？」

「這個，關鍵不在我，卻在別人；我到很想怎樣怎樣，可是中用麼？也還不是白想想，自招煩惱罷了。」

徐綺君忍不住悶悶地噓了口氣，再沒有話了。她還是不贊成梅女士的主意，並且似

乎已經看見梅女士的前途是消極頹廢；於是突又記起剛纔梅女士的一句話：「不過，綺姊，你走了以後，我恐怕更加要變，變成一個不是原來的我了。」變啊！她是意識地要走到變的那條路呢？是被逼着不得不走罷？徐綺君的臉色很陰暗了。往事都勾起來了。她想到躲在她家裏找不到職業時的梅女士曾經是怎樣的神情和說過怎樣的話，她簡直不敢擡起眼來向梅女士瞧。

然而梅女士仍舊灑落地倚在窗前；她那沉吟似的眼光遙射在那邊的竹簾上。涼風輕輕地扇着，環抱着龍馬潭的山峯現在罩上了薄紗樣的面網了，紫的是雲氣，白的是炊煙。天色是看着快要黑下來了。

微風吹來幾聲魅人的軟笑。是那樣的清晰，彷彿就在窗外，將徐綺君從沉思中驚覺了。她對梅女士擲過了一個詢問的眼波。然而笑聲又來了。這一回，徐綺君聽得很準切，忍不住詫異地徵求同意似的問：

「好像是張——？」

「還有一個是陸。在船裏時，我就看見他們站在石級上。」

說這話時，梅女士還是望着那邊；但似乎對方也在作同樣的窺探罷，梅女士忽然將身體一閃，躲過了窗口，輕盈地走到徐綺君身邊。兩個人對看了幾秒鐘，便離開了那水閣。歸途中，梅女士很輕鬆地說笑着；徐綺君卻有些心神不屬。她的耳朵裏還在回響着魅人的軟笑，她又加上了若干解釋，推論出若干假定，她更覺得梅女士本來的性格和現在的在的心緒，不巧又處在這樣的環境，是非常可慮了。

她們到學校時，已經是燈火齊明的黃昏。校中的庶務員正在到處找尋陸校長，說是有了重要的公事。

徐綺君走後，梅女士的臥室便換了地位，是須得經過張女士房外的一間光線不大好的小廂房。因為是一個人住，梅女士也還滿意，但不免要和張女士多接觸，又很覺得厭煩似的。張女士的態度卻比從前友意些。借一本書，削一枝鉛筆，或是給看一些新買來的小物件，這些每天會有的瑣事，都成為她跑到梅女士房裏的藉口。這些訪問都是很短促

的，往往只是一個微笑，一個點頭，至多交換了一兩句照例的客套，然而她那臨去時的斜擲過來的眼波，嫵媚，深沉，而又尖利，似乎含蓄着不盡的餘意的，卻常使梅女士感到悵悵，很想拉回這位古怪的小姑娘來吻她幾下，或是咬她一口。「她是可愛的，而又可恨——這麼一個怪物！」望着那嬌小活潑的後影，梅女士忍不住常是這樣想。於是，開學禮前夜茶話會時瞥見的桌下的腿，龍馬潭廟裏水閣中的笑聲，都一齊翻上梅女士的記憶，於是便覺得張女士的奇怪的眼光多半是藏着這樣的背景，是混和了恐懼，猜疑，不信任的意義的。在這些時候，梅女士就覺得張女士亦復可憐，很想對她說：「我不是那麼不夠朋友的。請你信任我，只管放心；我們來做一個好朋友。」但是總沒有機會表白她這樣的心意。張女士的太閃爍的神情，屢次格住了梅女士這種蓄意已久的慷慨的交誼。

無論如何，在表面上，她們是日漸接近了。只在一星期後，張女士自動地用了親昵的稱呼「梅」，又吃吃地笑着說：

「啊，怎麼你這樣多禮，總是密司，密司的，叫我逸芳罷簡便些，單是個『逸』字，『芳』是

我們姊妹中間公有的，我的妹妹叫「淑芳」。我打算不用這個字罷。」

梅女士抿着嘴笑，心裏轉到了那些久藏的話語。可是張女士已經站起來說：

「明天給你看看她的照片。很美。可以比得上你。」

帶着幾分戲謔的意味，張逸芳突然拿起梅女士的手來往嘴唇邊碰一下，便格格地脆笑着走了。她的淺藍色的衣裙飄出一股醉人的香味。

扁臉的趙佩珊住在梅女士的隔壁。兩個房間的窗子是同方向的，同是對着一個小的天井；她們倆靠在窗前，便可以談話。可是誰要走到誰的房裏去，卻須得繞一個大彎。這位趙女士大概有二十六七歲了，一眼看去便知道是個庸碌的人物。她的肥腫的扁臉兒上，從鼻孔透到嘴角有兩道很深的肉紋，因而帶着哭喪似的表情，叫人看了不快。和她同房間的朱潔是已嫁了的婦人，有家在城裏，雖然名為住校，其實是每夜回家去過宿。晚上人靜了時，梅女士總能夠聽得趙佩珊獨自在房裏像老鼠做窩似的窸窸地響着，直到十一時後還沒停歇；這正和在大衆前的一聲不響的趙佩珊恰好相反。

梅女士對於這位扁臉女士沒有什麼興味。所以雖然是聲息可聞的貼隣，卻很少交談。她認為最可親近的，是那位常和張逸芳在一處的周平權，現在就住在梅女士和徐綺君住過的那間房，在這舞女教員宿舍的最西端，跨過一個走廊就是小學二年級的課室了。剛換了房間那幾天，梅女士下課來常常誤走到周女士那里去，因此有過幾次的長談。周女士不過二十三年紀，整潔伶俐，和她的性情一般。因為她又是事實上的小學部主任，梅女士和她的接觸，當然是日見其頻繁。

此外，還有一位不住在校裏的女教員和兩位剛從師範部畢業的男教員，則在開學的四星期後，梅女士還是不曾見過面。

這樣漸漸地熟習了身邊的小環境，在照例的見面時的寒暄和一笑中混日子，梅女士雖然感到幾分孤寂無聊，卻也並不難堪。在荏苒地又是快要一個月，成都方面，梅老醫生來了封呵責的信，但結語卻是「已往不咎，此學期終了後，務必辭職回來。」柳遇春也派人送來了衣服和錢。梅女士立即將錢如數退回。經過這麼一來，學校裏的同事們便很公

開地在梅女士跟前詢問過去的種種了。梅女士只是抿着嘴笑，沒有回答。

猜測和議論的雲層，漸漸從梅女士身旁厚積起來了。她成爲全校的趣味人物。師範部的男教員們時常借一點小口實來和她閒談了。自始就表示着多少友意的李無忌，尤其是包圍得緊密。全學校正在鬧烘烘地籌備雙十節的提燈大會，李無忌的工作是編輯「雙十臨時刊」，可是到了九號晚，他還沒有開始看那些文稿。他戴着蒼涼的月色，獨自在小學部教室前的廊下徘徊，心裏納罕着爲什麼一個女教員也沒看見。

波浪似起伏的哄笑聲隱隱然擊動了他的耳膜。是從大操場那方面來的吧？李無忌的悵惘的心頭糢糊地起了這樣的感念。他將頸頸子一挺——這是他掀開那些蓬鬆地披到眉梢的頭髮使往後去的唯一的方法，便本能地移動了脚步。

黑魘魘的廣場上閃耀着幾百盞紅燈籠，哨子的尖音響得很有規則。體育教員錢麻子正在這裏指揮着全校的學生演習他「創作」的新把戲。這也是整整預備了兩個多星期了；依着一定的口令，那些提了紅燈籠的四五百個學生可以排成「中華民國萬歲」



六個大字。就是這一點小伎倆，那錢麻子今晚成了中心人物，吸引着全校的人都在這里看。

李無忌嘴唇邊浮出一個苦笑，睜大他的細眼睛在滿場裏溜掠。那邊秋千架畔的跳臺上白茫茫地攢集着一堆人，在上弦月的清光下似乎辨認得有些圓凸的胸脯和細瘦的腰支。李無忌鬆一口氣，莽莽撞撞地從燈籠的行列中闖過，便來到臺下。

「沒有你的地位了！」

從跳臺中部的木級，猛落下這一聲吆喝來。李無忌認得是理化教員吳醒川的口音。可不是當真擠得滿滿地！臺的最高平頂是五六位女士的地盤；差不多是全體了，那位已經是范太太的朱潔女士也在。以下的各級都站着男教員，只有最低的兩級還空着；但那是太低了，不宜於眺望。

「你們也沒招呼我一下，就跑來坐得穩穩地，該罰呢！快給我讓出一個位子來！」  
李無忌仰起了頭說。

「本來想招呼你，但是又恐怕就誤了你編輯『臨時刊』的工夫呵！」這回是史地教員陳菊隱的聲音。他和李無忌同一寢室，準知道李無忌還沒對那一疊文稿望過半眼。

「可不是！不讓我看清楚錢麻子今晚上的新把戲，我就無法下筆描寫。」

回答是一片笑聲。李無忌已經站在跳臺的最低一級，忖量着怎樣往上擠。蹲在中段的校長陸克禮這時也發言了：

「也罷。就拿這個交換條件讓你上來。」

「不行，再加一個人就大家都看不成了！」

一個聲音急促地說。

「他又是那樣的高個兒。」

又一個聲音說。

「平頂上該可以讓出個空位來罷？」

陳菊隱慢慢地提出了這個調解的意見。似乎大家都沒聽清楚，竟不發生反響，但也許是因爲大家忙着看；場中的燈籠這時剛從長蛇形走成了方陣，好把戲立刻就要來。李無忌卻乘這機會就擠上去了。但到得最後一級時，張逸芳的聲音跳出來似的攔住了他：

「怎麼？你要到我們這里來麼？」

「不到你們這寬敞的地方來，難道站在人頭上麼？男女社交公開！」

男教員隊中騰起一片笑聲來；李無忌肩膀一挺，早已高高地站在張女士跟前。他照例用挺額子的方法將落在眉毛邊的亂頭髮掀往後面去，微笑着又加一句：

「爬到你們這聖地，真不容易呵！」

「那麼請你蹲下去罷。你太高了，我們看不見。」

這是梅女士的聲音了。她剛好和周女士並排站在右後側，因爲意外地換了件深色的衣服，所以李無忌上來時竟沒看見。

現在那紅閃閃的方陣形，又在動盪了。從整整齊齊的六列的紅星中，猛然開了門似

的衝出三條紅光來，大約噴射到兩丈多遠，便滾成了一堆，像是龐大的炭火盆，是活的火盆，每一個紅分子霍霍地移動，組織成若干縱橫的條紋，又在這盆形的上端吐出個火焰似的尖兒來；同時原來那方陣的殘存的三條邊兒也飛快地旋轉着，直到成功了火杆樣勻稱地排列着的三直。

「川南！」

不知從誰的嘴裏爆出來的這兩個字，立刻響應在全操場了。正是這兩個字。提燈的人兒正排成了這個李無忌聽得頭頂上嘈雜地發出嘖嘖的讚美的聲音了。他發怒似地扭轉身子仰起頭往右後側看，卻見梅女士的臉上也浮漾着愉快的笑影。他忍不住從齒縫裏迸出個小小的聲音來：

「咄！今晚上是錢麻子的世界！」

不外是驚喜的短句子從各方面傳到李無忌的耳朵了。但李無忌只是不轉眼地緊瞅着梅女士的俏臉。忽然兩道明澈的眼波像清泉一般瀉注下來，剛好和李無忌的灼熱

的目光相遇，李無忌不禁心跳了，他驀力說出一句話來：

「你看，錢麻子構造一個光明的川南，卻是那樣的容易！」

梅女士常有的極嫵媚的抿着嘴笑，在薄暗中分明地看得出。彷彿認爲這便是無聲的回答，李無忌又接着說：

「可是那邊黑森森古廟一般的，還是現實的真的川南！」

「又來了你的牢騷！」

不是梅女士的回答，卻是張逸芳橫插進來的譏諷。李無忌淡笑了一下，突然站起，面對着梅女士，更用勁地石着她，輕聲說：

「密司梅，你的意見？」

梅女士只是溫柔地笑；嘴脣微微翕動，有什麼話語就要出來了罷，但是暗子的震耳的長鳴倒搶先着破空飛來。排成兩個字的紅燈籠像波紋一樣顫動起來，又倏地散開了。李無忌幾乎不敢自信地聽得的曼聲的回答是：

「請你仍舊蹲下去好麼？你擋住了我們的眼光。」

現在那些燈籠又走成長蛇形了。哨子聲清越地響着。點點的紅光漸又密集攏來。成了金字塔了；幕地抖散了似的，金字塔化為六組複邊的斜線，接着便是叫人眼光繚亂的迅速的穿插，遠看去宛然是六條紅色的毛蟲在蠕蠕地蠢動。然後，在匆促而有節奏的哨子聲中，這六組燈光像後浪擊前浪似的順次波動過去，到最後一組，便全體靜定了。

李無忌的眼睛是向前瞪視着，然而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有一個感想在他腦子裏繚繞：「她也這麼淺薄，喜歡這些把戲麼？」

驚雷樣的鼓掌聲隨即切斷了他的惘念。那六組燈光不知怎地往下一矮，就分明顯出六個大字來：中華民國萬歲！

演習是完了。在嘈雜的讚美聲中，李無忌抱了頭，縮緊着身體，高高地蹲在跳臺的平頂上。迷惘中他聽得一個聲音說：

「不要叫他。讓他靜靜兒回想一下，好描寫出來給我們看呀！」

李無忌心裏冷笑，還是一動不動地蹲着，沉浸在不可言說的悵惘中。終於人聲消失盡了，秋蟲的悲鳴斷斷續續來了，一陣涼風吹得人毛戴，李無忌這纔跟踉蹌蹌地走下跳臺，很不願意地拖動他的一對重腿。

他是本能地走上向他臥室去的路。半個人影也沒碰到。真不料在師範部新班教室的大天井前，猛看見梅女士倚在那大花壇旁向空中凝視着。李無忌脚下略一遲疑，使悄悄地堅決地走近梅女士的身後。相距不滿二尺的時候，梅女士突旋轉身來，擲過一個微笑，彷彿說：知道你要來的呵！

暫時都沒有話。梅女士是在等待，李無忌忖量着怎樣開始第一句。月光灑在他們身上，爬進了梅女士的綢單衣，似乎在掀弄着她的胸部，那綢衫子微有些顫動。她的眼光和平常一樣澄靜，只不過更晶瑩。李無忌到底想好了他的第一句了：

「你看這不是很像古廟麼？」

「唔——可是李先生，你不喜歡古廟」

「這是須得分別講，」李無忌用出上講堂時的口吻來了，「最初是不喜歡，十二分的厭惡；我想我走錯了門路了。什麼都是灰色。正像本來這是書院改掛了學校招牌，這裏的一切都不過是舊材料上披了新衣服。嘴巴上的新思潮比真正老牌古董先生還要可惡。但現在，我覺得這座古廟裏射進一道光明來了。只要光明肯照着我，古廟也就成了新建築。」

梅女士低下頭去；少停，她慢慢地說：

「恐怕只不過是螢火蟲的微光罷了。」

「如果她停在我的眼皮上，那就成了太陽！」

纔有回答了。從學生宿舍方面傳來了鬧聲，似乎全個學校還在活動着。可是這裏，只有冷冷的月光和各人的心跳也可以聽得的那樣靜寂。李無忌緊瞅着梅女士，微張開兩片嘴唇，似乎是等待回答，又似乎還有話。大約經過了二三分鐘，梅女士忽然擡起頭來，溫柔而又嚴肅地說：



「李先生，我希望靠你的力量來照耀這座古廟！時間不早，恐怕你還沒編起明天的臨時刊罷？我很想早早的拜讀呢！再會罷。」

她再再地竟自走了。只留一個溫和的微笑安慰着惘然失神的李無忌。

到自己宿舍的走廊前時，梅女士看見張女士，周女士和朱女士在那里談論着錢麻子的新把戲。朱女士大聲說：

「明晚上的提燈會，該是我們頂出風頭了！」

「可惜三牌坊那里太仄，恐怕不能表演。」

梅女士裝做很熱心似的加入了討論，一面卻留心觀察周女士她們的臉色。毫沒有什麼異樣。顯然她們從操場下來後便被錢麻子的把戲佔住了全意識了。隨便談過十多分鐘，梅女士便回到自己的臥室。她躺在牀上轉側了許多時候，雜亂地想；最後，咬着嘴唇在心裏說：「算了罷，我還是飛在空中做大家看得見的螢火蟲，不停在一個人的眼皮上做太陽！」於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氣，她閉上眼睛，不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六點鐘，梅女士就醒了；全校還是死沉沉地毫無動靜。她本想再睡，可是昨晚上的經過，——在跳臺上李無忌的死釘住了的凝視，月下花壇畔的對話，都循着正確的順序，很猛烈地襲擊她的心了；勉強躺着挨過半點鐘，她就起來，跑到外邊找女僕拿洗臉水。不料女僕們的房門也是關得緊緊地。梅女士覺得很無聊，在走廊前徘徊了片刻，順着脚尖走到廊的最西端，看看周女士的房門，也是一些兒聲響都沒有。委實是太早了。昨晚大家一定睡得遲，今天又是放假，說不定要到九點鐘纔有人起來呢。梅女士快快地又跑回去，卻在張逸芳的房外聽得裏面有聲音。這使得她起了「空谷足音」似的歡喜，很冒失地跑到門前，看見門開着一條縫，便順手推了進去。然而她立即呆住了。她看見只穿着短褲和汗背心，彎了腰站在洗臉架前弄什麼東西的怪肉感的張逸芳。猛回過一張驚惶失措的臉兒來，她又瞥見張女士的低垂着蚊帳的牀前有一雙男人的皮靴，並且她又聽得帳子裏透出了叫着「逸芳」的呢聲。疾縮回……；進了自己的臥室，倒在牀上，心是窒息般狂跳着。

她的麻亂的神經中只反覆着一個感想：真不巧

1 人猜忌！

自然不是恐懼，也無所謂悔恨，只是怪不舒服地覺得無  
得見的鬼物在那里捉弄她。

好像有什麼不可

這樣做夢似的躺着，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忽然房門開了，看見張逸芳站在門框中，已經穿得很齊整，臉上滿是笑影。

「梅，好像聽得你老早就起來了，怎麼還躺着呢？」

張逸芳說這話時的態度很自然，隨即走到牀前，熱地拉住了梅女士的手。一種近乎內疚的情緒卻在梅女士心頭浮起來了；她覺得自己反是太多疑，太把人家看成小心眼兒的俗物了。於是她真心地笑一笑，將張女士的手捏得更緊些。張女士早又很活潑地接着說：

「趕快起來呀！今天沒有課，我們遊忠山去。龍馬潭，你是去過了；忠山的風景好像比龍馬潭還要好些！」

梅女士爽快地答應了。張逸芳就跑去招呼洗臉水，又匆匆地跑回來坐在旁邊，看梅女士梳洗，亂烘烘地幫着掙出梅女士最時髦的衣服來，熱心地選配衣裙的顏色。這一切都充滿着不假飾的友意，都使梅女士感得十二分的不安；她的常能為推誠相與的信賴所感動的心，忍不住在暗中流淚。她的脈脈的眼波時時落在張女士臉上，她決定到了忠山時要懇切地對張逸芳解釋個明白。

臨時又加進了周平權。那位扁臉的趙佩珊似乎也躍躍要去。但是張逸芳裝作不理會，一疊聲催着快走，便硬生生地將趙佩珊撇下了。梅女士抿着嘴笑，愈加斷定了今天張女士的遊興不是無所謂內。

一路上三個人談得很多；無非是些泛常的事物，梅女士卻已經留心找機會來傾吐胸中的誠意。街上有幾家商鋪居然也掛了國旗。通俗講演會的門前垂下一大幅五色旗來，旗下還擠着些人頭，嚷嚷然在讀一張告示之類的東西。似乎今天街上的行人特別多，到處流露出一些國慶日的氣味。梅女士她們三個更成了注意的目標。幾個頗大的孩子

跟在她們後面，噙噙地爭辯着梅女士是不是來做新戲的。

好容易出了西門，忠山便在眼前了。一片雄偉的汽笛聲跨山而來，隱隱然還有些震耳。到半山時，長江也看見了，一條上水的輪船衝着黃濁的江水，時時發出告捷似的長鳴。梅女士異常高興，很矯健地跑在前頭。

「梅，不要太高興；留心到山頂時，你的衣服溼透！」

周女士在後面喊。她和張女士互挽了臂膊，搖搖擺擺地支撐着，張女士的神氣尤其顯得疲倦。

終於三個人都到了山頂，在宏壯的大廟門前的石級上坐着休息了。前面是長江，抱着這座山，像是壯漢的臂膊；左面萬山起伏，瀘州城灰黑的躺在中間，平陷下去像一個瘡疤。那廟宇呢，也是非常雄偉；飛起的簷角刺破了蔚藍的天空，那一片叫人走得腿酸的寬闊的石級，整整齊齊擴展着，又像是一張大白面孔。梅女士貪婪地眺望着，高聲地對兩個同伴說：

「雄壯！這裏有的是雄壯，龍馬潭有的是清麗。」

但是周女士和張女士似乎十分疲倦了；她們挨肩膀靠着，輕輕地喘息。

雖是暮秋時節，天氣還很暖；現在太陽正當頭頂，三位女士又都穿了夾的，所以不多時後，梅女士也只好離開這風景很好的地點，跟着張逸芳她們走進廟去。張女士的精神好一點了。她打頭領導兩位穿過一個大院子，到一間陳設得極講究的齋堂來。

「好罷。我們就在這裏喫一頓素飯。」

張逸芳鬆一口氣說，將身子擲在一張黑檀木的太師椅裏。但是好像猛又想起了什麼重要的大事，她斜挺起半個身體對同伴說：

「平，勞你的駕，請你去招呼和尙們開一桌素菜來罷。梅，不許你客氣，今天是我作東。」

梅女士微笑點頭，不說什麼。她看着周平權蹣跚過一道角門，混在長廊下的密立的廊柱中，就想起現在正是說話的機會了。她輕盈地走到張逸芳面前，把柔媚的眼光落在她臉上，忖量着怎樣開頭。大概有幾分理會到罷，張女士也回答了合意的凝視。經過幾秒鐘，

剛在梅女士要開口的時候，張逸芳忽然笑起來，用手指撥弄着梅女士的下巴，夾着笑聲，說了這樣的一句：

「梅，你真美麗，怪不得有人想你！」

梅女士的臉色略變了，但隨即恢復過來，也笑着回答：

「你自己呢？如果我是一個男子，一定要愛你！」

「那我也要說，讓我停在你眼皮上，做你的太陽——是太陽罷？」

不提防有這一句，梅女士完全怔住了。張逸芳笑的更加響了，突然站起來在梅女士臉上偷一個吻，便很快地接着說：

「老實告訴你罷。你和李無忌的談話都被我聽見了。昨天晚上從操場裏出來，看見你故意落後，我就注意；你往裏邊跑，我就跟在你背後；你站在花壇旁邊，我就蹲在左邊的大金魚缸後面聽你說『再會』，我就趕快跑走了。所以究竟你們是不是馬上『再會』，我卻還沒弄清楚。」

「確是馬上『再會』了！不騙你。」

這顛倒反變成了防禦戰的形勢，使得梅女士有些迷亂了；她現在方始恍然於這位媚媚的小姑娘之並非是想像中的淺薄，同時也使覺得自己早上安排定的「開誠布公」的話語倒有些不好出口。「也許她並沒把早上的撞見當作一回了不得的事兒，」這樣的意思閃電般在梅女士腦膜上打來回；她惘然沉吟了。

「可是，梅，你也太忍心！難道李無忌還算不得一個好人？」

說這話時，張逸芳的態度變成很嚴肅，完全沒有尖刻頑皮的意義。

「好人也罷，壞人也罷；總之，我對於戀愛沒有需要，沒有興味。」

「那麼，你何必去開你本來的丈夫呢？」

梅女士抿着嘴笑；還沒回答，脚步聲從外邊響來了。周平權的話響和另一個女子的聲音就此打斷了對話。女子是不認識的；矮小玲瓏的身體，不難看也沒特點的一張臉兒，服飾卻是上等的時式，年紀不過十八九歲。雖然是女學生的模樣，但在梅女士的銳利的觀



察下，總覺得是有幾分異乎尋常的神氣。

張逸芳招呼那女子，稱她爲「密司楊」，又給梅女士介紹。照例的客套延長到十多分鐘。楊小姐的眼光時常落在梅女士身上，似乎要看透這位新識者的底蘊。一個穿得很整齊的上等和尙捧進茶盤來，對張女士她們瞥了一眼，然後斜側着肩膀，了不得的恭恭敬敬說：

「楊小姐。馬弁們請示——」

「吩咐他們先回去！轎子在山脚下等到！」

楊小姐很不耐煩地打斷了和尙的話。

「是。小姐的午飯呢？」

「就在這裏喫。」

張逸芳代回答。和尙喫驚地望了張女士一眼，似乎不甚踴躍地說一聲「是」，便退出去了。三位暫時沒有話。梅女士望着外邊的一棵老松樹，想起剛纔和張女士的談話還

沒結束，微感得快快；但當她收回眼光來時，發見了楊小姐又在意識地對她瞧，這快快便又變爲頗帶些忐忑意味的納罕了。

「今晚上一定很熱鬧。」

周女士找得了談話的新方向。

「五個學校，少說也有二千多人，真是壯觀！聽說惠師長要派一營人參加提燈會，光是真的罷？」

張逸芳很興味地接上來說，臉對着楊小姐。

「大概要派的。」

只給了這個隨口的冷漠的回答，楊小姐並沒轉過臉來，還是緊瞅着梅女士。

「最好是派了。縣中還在和我們學校爭做領隊，爽性請軍隊走第一，也是個解決的辦法。第~~二~~當然是川南，如果縣中還要拿人多的理由來硬爭，那就——」

突然而來的楊小姐的一聲「呀」，打斷了周平權女士的議論。便是張女士和梅女

士也有些驚詫了。楊小姐滿臉高興，並沒專對任何人似的說：

「我記起來了；啊，記起來了。這位密司梅便是人家說的從家庭裏逃出來的！」

三個同伴都笑了；這是鉛塊似的沒有尾音的笑！

「這些事，楊小姐，怎麼你也會知道？」

梅女士問，還保持着鎮靜自然的神色。

「大概也是你們學校裏傳出來的。你不用怕。在這里是很平安的；惠師長提倡新思潮，主張女子解放；你到道尹公署去請求離婚，包你一請就准。」

梅女士抿着嘴笑，未始不覺得心裏一鬆，好像多得了什麼保障。然而談話的方向卻輕輕地滑到惠師長的「提倡新思潮」方面去了。對於本地情形和惠師長的新政都有些熟悉的周平權，便像背書一般高談起來。她那態度彷彿是因爲梅女士竟還茫然於環境之新奇，所以不得不盡「嚮導」的義務。楊小姐則時時加以補充。這使得梅女士更加猜不透這位新相識是什麼路數。只覺得也還不討厭；在她的談吐中，雖然帶幾分驕奢的

熱氣，卻又流露着爽利天真的性情。

「你們儘管這麼說，我總覺得這裏的舊勢力還是根深蒂固。」

深默了好半晌的張逸芳突然擲出這個冰冷的炸彈來。

「那一些根深蒂固的舊勢力？」

楊小姐很不以為然地反問。

「在一般人的心中。譬如我們的小學部，今年收了年紀大一些的女孩子，外邊就議論紛紛了。他們說，我們是男學校，師範部和小學部同一個門進出，收了十六七歲的女學生，成什麼樣子！」

「哦，那個啊！那是思想頑固！所以惠師長要辦通俗講演會。」

「但是來聽講的，只有幾個學生！而且他們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還不是借此出來看看夜市罷了！」

接着是沉默。興奮和緊張爬上了辯論雙方的面孔。梅女士在旁邊抿着嘴笑，忽然想

起昨天晚上李無忌那一番「舊材料上披了新衣服」的牢騷，忍不住誇了一句俏皮話：

「逸芳，你是只想脫胎換骨，成功一位完全的美人，如果辦不到，你是寧可連新衣服都不穿的！」

三位都怔住了，惘然望着梅女士的笑吟吟的俏臉。但隨即不約而同地爆發出一片領悟了的笑聲；尤其是楊小姐，親熱地抓住了梅女士的手，笑得回不過氣來。

「我是初到此地，一切都沒熟悉，本來不配發言；但是每次上街，總碰到許多人睜大了眼睛看把戲似的賞鑑我這尼姑頭，我也就明白了一半；我以為要使得這個灰色的瀘州城肯穿一件時髦的新衣服，大概也得花費不少的時間和精神。」

梅女士略帶些嚴肅的意味補足了她的見解。

「對呀！先做新衣服把牠穿！」

楊小姐跳起來提高了嗓子說，接着便滔滔地舉出許多正在計畫中的「新衣服」來：惠師長正要提倡女子翦髮，正要提倡女子職業；惠師長還想沒收城裏的廟宇，都改辦做

通俗講演會和圖書館；惠師長又想到上海北京聘請幾位「新文化運動」健將來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新思潮講演；惠師長也贊成「新村」，打算在這里忠山和龍馬潭建築起新村來；惠師長……

然而和尙們搬進飯菜來了。

在活潑的談話中喫過了飯，四位女士便下山。楊小姐和梅女士已經攪得極親熱，一定要拉梅女士到惠師長公館裏去見見這位瀘州主人公的新人物。經過梅女士的再三推辭，楊小姐方纔很遺憾地約定晚上來帶梅女士到司令部前看提燈會。

「提燈會要在司令部前集合，惠師長大概親自演說呢！」

分別時是這麼鄭重地說了的。

沒有把張逸芳和周平權也約了去，這在梅女士方面頗覺得不安。張逸芳似乎並沒有介意，周平權卻隱露着悻悻然的顏色了。梅女士只好裝作不理會。久蓄在她胸口的一個疑問——楊小姐是何等樣的人，和惠師長又是什麼關係——在這樣的形勢下，也就不

便再提出來詢問張周兩位，她不願意被別人誤會或是看成了未嘗經過大場面的沾沾自喜者。她決定絕口不提楊小姐，不把這驟然落到身上的交誼當作一回事；她又決定晚上楊小姐來了時，還是辭謝不去，好讓人家知道她不是那些以一見貴人顏色爲榮的無聊者。

這些感想，都在回校的路上滋生出來，而且成熟；待到了學校後，梅女士主觀上差不多完全忘記了曾有這麼一回事。她在自己房裏休息了片刻，便到教員遊藝室裏來消遣。理化教員吳醒川和史地教員陳菊隱對打着乒乓球。李無忌兩手捧着頭，坐在旁邊；顯然他有心事，看打球不過是掩飾。在那邊屋角，張逸芳和周平權埋頭在象棋裏。梅女士的進來，像一道電光，使大家的眼皮一跳，臉上掠過了異樣的神色。

一種可說是忸怩的微笑，不由自主地浮上了梅女士的嘴角。她一直走到象棋桌邊，靠在張逸芳的坐椅背，努力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到棋子上。

「是你麼還不裝扮起來！」

忽然張女士輕聲說，也沒回頭，放出一座「車」去喫掉了對手的一座「馬」。

「爲什麼要裝扮？——可是，逸，你不喫『馬』就更好。」

梅女士很自然地酬答着，雖則心裏像是打了個呃逆。

「爲什麼啊——啊，還你的『馬』罷，不喫。過半點鐘，楊瓊枝就要來。」

「哦，這個，來她的！我不打算去！」

張逸芳吐出那座「馬」，把自己的「車」抓在手裏，沉吟不決。周平權伸了個懶腰，擡起頭來，睨了梅女士一眼，帶幾分冷俏的意味也加進來說：

「你已經答應了。況且去去是好的！」

「好的麼？和我卻不相干！逸，走那座『砲』罷！」

有什麼人站在後面了，梅女士猛回過頭去，恰好接住了李無忌的灼灼直射到她臉上的眼光。低聲的然而興奮的話語也接着從李無忌嘴裏出來：

「很好。只要想想是楊瓊枝那樣熱心的拉你，就該不去了。」



「究竟楊瓊枝是什麼路數呢？到此刻我還是不明白。」

梅女士很坦白地說，將腰支挺直，彷彿表示她的「不去」並非單單爲了姓楊的。下棋的兩位相視而笑，張逸芳忘記自己手裏還抓着一座「車」，簡直的去走「砲」了。

「你應該弄個明白。名義上，她是惠師長的義女；實際上，誰曉得！不過她是惠師長的「花鳥使」卻是衆口一詞，毫無疑義的！」

「哦，這麼着。」

梅女士淡淡地回答了，再把眼光注在棋局上，可是心裏不禁感到陰暗，竟也沒留意到張逸芳這邊憑空少了一座「車」，只連聲驚呼着：

「怎麼，怎麼？喫緊得很，逸，你是要失敗了！」

「她還是要來找你的！希望你了解這中間的危險！」

李無忌緊釘住着說；似乎不滿於梅女士的大意，聲音是放高些了。

一直是琮琮地響着的乒乓球，突然都寂靜。遊藝室的空氣立刻變成異樣的威脅。梅

女士雖然還望着棋局，卻分明地覺得幾道眼光都集注在自己身上。危險？被引誘了的危險，墮落了的危險罷！笑話！天性中的狷介自信，立刻在梅女士心頭爆裂，震的她全身發顫。她霍地旋轉身體來，面對着李無忌切實地瞅了他一眼，冷然說：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我就不懂得那中間的危險性！我很反對，李先生，你的這種成見！把女子看成了那樣脆弱，彷彿一碰就準定要破；那樣的道德上低能，彷彿隨時會墮落！我想來該也有不是這麼脆弱容易損傷的女子罷！」

萬料不到有這反感，李無忌的臉色略變了；然而仍舊掙扎出一句話：

「可是也不能不防微杜漸呀！」

不知是誰迸射出「嗤」的一聲來。接着又是鬼祟地一弩嘴像閃電似的從乒乓球檯邊直射進梅女士的視野。可不是太難？李無忌這樣公開的自居於梅女士的保護人的地位似的！這個銳感幾乎將梅女士沖激到發狂。她挺直身體對滿屋子的斜睨的疑問的目光作了宣言式的回答：

「本來是決定了不去的，現在倒要去試試我自己到底還脆弱不！」

她鎮靜地看一下手腕上的錶，便往外走。可是還沒到門口，一個人闖了進來，正是問題中的楊瓊枝小姐，手裏拿着根皮鞭，她是騎了馬來的。

「好極了，你們都在一塊兒走！」

不讓什麼回答出來，楊小姐趕小雞似的將周平權和張逸芳都轟出遊藝室來，飛快地跑在前面，直到校門口，方纔回頭對張逸芳下命令一般地說：

「我有馬在這里！你是騎過馬的，你幫助周平權；我帶密司梅飯到司令部再喫！」

這奇怪的一行，衝着薄暮的涼風，匆匆地往三牌坊那邊走。但在將到通俗講演會的街口時，楊小姐突然勒住了馬。她看見講演會門前的衛兵，就知道惠師長一定在內。她帶了三位女伴進去時，爆竹樣的鼓掌聲正給講臺上勞苦了的惠師長暫時的休息。當鼓掌聲漸漸低下去，當楊小姐在惠師長耳邊說了幾句以後，接續着的演說是這樣的：

「男女平權，載在約法；婦女解放，是新思潮；本師長負提倡之責。今天做個榜樣，請一

位梅——梅女士演說」

站在臺旁的梅女士突然一跳。掌聲又起來了。梅女士做夢似的被楊小姐推上了演說臺，本能地對惠師長一鞠躬以後，回過她那因興奮與驚怯而泛出了嬌紅的臉兒對着臺下時，那鼓掌聲便像風暴似地捲起來，彷彿那座講臺也在梅女士脚下輕輕地顫動了。

## 七

徐綺君走後的第三封信恰好也是雙十節寫的，在廿八日送到了梅女士手裏。這是細行密字三張紙的一封長信。梅女士反覆看了兩遍，卻只有三個大字浮出在眼前：「不放心！」這位最了解她的朋友，在數千里外，而且也是在那命定的一天，費了那麼多筆墨，也不過是這老生常談的「不放心」麼？自然徐綺君是恫擊的友誼，和這里夾雜的「不放心」空氣絕對不同，但梅女士還是起了同樣的反感。

她懶懶地將信箋扔開，吁一口悶氣。半個月來濘泥中翻滾似的生活，顛倒地在她腦膜上展開來了。昨天是在惠公館裏醉酒，跟楊小姐學騎馬，放手槍打野狗；前天是看着李

無忌發牢騷，詛咒，終至於淌眼淚；大前天是忍住了笑靜聽周平權女士的恭維；再前天呢？五天，六天，一星期以前呢？嫉妒的，艷羨的眼光；撇起的小嘴巴；當前的親熱，背後的冷笑；斜籤的諂媚的肩膀；獻慇懃的包圍；他們自夥中間的攻訐；路人的指目；愁霧樣的謔詠；許多臉，許多聲音，許多撈捕似的等待着的臂膊，許多胡胡的諂笑：像一塊陳年的照相底片，什麼都模糊了。最後來了尖利的永遠不會褪色的一幕：雙十節的晚上！那不是春雷般的采聲？那不是司令部裏副官們的敬禮？那不是惠師長漂亮的客氣話？

梅女士不願再回憶似的搖着頭，彷彿揮走了那些幻影，很清醒地站起來，在房裏踱方步。

她覺得自己的確跑到圓椎形的頂尖來了。天曉得，並不是她居心要那麼跑。處這樣的環境，遭逢到這許多湊合的偶然，隨便那個聰明美貌的女子都不免要這樣跑罷？玩這一套危險的把戲，她自己決沒有旁人所惴惴的「不放心」，她信得過自己的腳力，她最不能忍受任何損傷她的自尊心的猜測——即使是友意的愛護她。然而她也绝不是毫無

焦擾尖頂上可以長住麼？是這個問題她很希望什麼人來和她談一下。可是徐綺君也只有「不放心」多麼叫人生氣呀！

在悶忿中，梅女士把時間的界線也弄糊塗了；她竟忘卻徐綺君寫那封信時，並沒知道她這里的新花樣。她只覺得徐綺君也和這里的一班人——男教員女教員，同樣的看低她，至多是好意的不放心。

「還是沒有一個人真正了解我！」

這個傷心的感念，開始在梅女士心頭猛撞了。她更快地在房裏來回踱着。然後，什麼都拋棄了罷似的微微一笑，她離開臥房，找張逸芳閒談去了。

幾天來據梅女士的冷眼觀察，畢竟還是張逸芳夠朋友。她沒有——至少可以說並沒表露過別人那種惟恐梅女士做了壞事的不放心的態度。可是不知怎地，這位常是活潑潑的張逸芳近來卻見得闌珊消沉。她鬆散在牀上，看見梅女士進來，只把眼皮動一下，沒有出聲。在她面前，放着貼滿了郵票的一疊信。

「你有事罷？」

梅女士隨口問着，便坐在窗口的一張椅子裏，卻也忍不住斜過眼去看張逸芳身邊的那一疊信。顯然這些都是快信，而且好像都還沒有拆封。

張逸芳微笑着搖頭，表示了消極的歡迎。

「不是說今晚到忠山去聚餐賞月麼？恐怕不行呢！你看天上起了雲。」

梅女士望着窗外的白綿羊蠢動似的暮雲，又慢聲說：

「我不去！」

「不去怎麼『你』不去？是陸先生發起的呢！」

在那個「你」字上，梅女士不由自主地重頓一下；雖然立即用溫柔的微笑來緩和，可是已經起了反響。張逸芳像受着一針似的跳起來，急口地回駁過來了：

「爲什麼『我』一定得去爲什麼我不去就顯得是意外梅，你也——這麼——未

能免谷一



梅女士十分抱歉似的望着張逸芳，搜索恰當的辯解；可是猛又接到一句出奇的話，使她心頭一跳：

「因為我打算不去，他就把這許多信扔在我跟前，你想，豈不是可笑！」

這些信誰的——她的信麼！梅女士猛記起不知是誰說過，還有一個她從遠遠的南京每星期寫一封快信給這裏的校長；一向總以為是好事者嚼舌頭，現在不是明明白白的證據麼？她自以為懂得張逸芳近來悶沉沉的原因了，可是她說什麼好呢？除了同情地默對着。

張女士卻又不自然地微笑了；她走到梅女士身邊，輕輕地似乎對自己說：

「誰耐煩看這些信，撕了就完了！」

「沒有別的方法麼？」

梅女士不自覺地吐出了這樣一句話。真料不到又立刻激起不尋常的反響：

「別的方法都是這句話！要我去找麼？哼！不幹！要他去找麼？他就是這個方法。原封不

動收下來藏着。見一個愛一個；愛的時候，好得要命，不讓你鬆一步，說不去聚餐就幾乎要跪下來哭；回頭轉過背脊來，就忘記得精打光，準備着大箱子收快信罷！想想真嘔氣，喜歡寫快信的人也真傻！

張逸芳說着又忍不住笑了；退回去躺在牀上，一翻身將那些信都推在地下。

一個又一個，這些很厚的信封狠狠地掉下去，撲索索地像是微弱的嘆息，怪樣地躺着不動了。梅女士惘然看着，眼前就浮出個想像中的愁容，睜大了淚眼對牀上的張逸芳瞧。俄而這淚眼的愁容又移上前去，直撲到張逸芳臉上，就消滅了。可不是張逸芳的一對烏溜溜的眼睛有些水汪汪！這些幻象——也許是真實，感動梅女士到十二分。她慢慢地走到牀前，忖量着怎樣發言，突然那蘊藏得很久的一番「誠意」滾上心頭來了；實在這是個難得的機會，而且也想不出別的恰當的話，她開始婉轉地說：

「那也許不至於。可是，我們第三者，只有第三者的看法。逸，想來你也聽得過校裏的閒話。當然犯不着放在心上。但事實卻就是這麼着：一則人家看來你的地位古怪，二則是

校裏宿舍，到底是公共地方。因為我們住得近，許多奇怪的探問都會跑到我面前來，每次我都是警戒他們不要胡說八道；一些無聊的人總喜歡多嘴，近來他們又拿我做材料了。我纔是不理哪！反正不會因了我而拖累着學校。不過你們，稍稍不同；我想，在外邊租個房子，好像更妥當……請你不要誤會，我是誠意要和你做好朋友；有你在這裏我們時常談談，我還嫌不好麼？可是，眼光放遠些就更好。請你信任我罷，逸，我決不肯在背後說你們的壞話！

暫時的靜默。張逸芳的一對烏溜溜的眼睛釘住了梅女士。然後，她低下頭去輕聲笑着，抓住了梅女士的手用勁一握，似乎說「我了解你了。」現在蒼黃的冥色已經偷進了這間小房。一隻烏鴉站在窗外對面的屋脊上啞啞地叫。張逸芳忽然站起來說：

「算了！還是到忠出去混過一場罷。時間已經不早。」

「不早，催請的人也來了！」

從房門口來了這回聲似的一句。梅女士轉過臉去，看見前面是周平權，後面跟着陸

校長。這位並不高大的青年人望着地下的快信，有些驚訝，蒼白的臉頰上也隱隱泛出紅色來。梅女士站在旁邊抿着嘴笑。

到忠山時，一輪滿月已經從浮雲中掙扎出來了。酒肴是從城裏帶去的，滿滿的三挑。全校的教員連職員，將近三十人，把一間頗大的醜醜關擠得旋不轉身。因為張逸芳畢竟也在座，陸校長很高興，他的毛澀的嗓音差不多無間歇地在滿屋子裏響。城內新發生的一樁姦案自始便成爲衆口洶洶的好題目。大家都是打破了舊禮教的新人物，當然嘴巴上沒遮攔，待到酒意泛在臉頰，嘈雜的議論更是出奇的赤裸裸了。因爲據說體育教員錢麻子曾經去看過那被網在一處的裸體的「姦夫淫婦」，便由理化教員吳醒川發起，要錢麻子作個詳細報告。四五個人攔住了錢麻子，紛擾地嚷着：

「不說麼？罰酒一壺！有人贊成——贊成麼？」

「贊成！給他三分鐘的猶豫！」

「光說不行，還得表演！誰不知道錢麻子是表演專家！」

表演啊？有趣！錢麻子那一對酒釀紅了的眼睛更加閃閃有光了；他胡胡地笑着，忍不住側過頭去向女教員堆中瞅。然而意外地使他短氣的，那邊本來笑着的幾張小嘴現在都閉緊了；並且竟沒聽得有什麼人對於「表演」之說鼓掌。「哼！這一班假道學，不澈底！」錢麻子憤憤然想，下意識地擎起酒杯來呷了一大口。

「並沒到三分鐘呢！就老實受罰麼？」

李無忌剛好和錢麻子連座，冷笑着這麼輕聲說。

「況且至少要一壺！」

吳醒川又追進一句，驀地伸過手來搶走了錢麻子的酒杯。

「呸！忘八纔喝罰酒！光說說有什麼意思。你們都是靠嘴巴喫飯，該是你們說纔對！表演纔是我的看家本領。我不說。喝罰酒是忘八！找個人和我表演，那倒可以！」

大家都愕然了，接着是噴發的笑聲。錢麻子很得意地楞起了醉眼睛，只管往紅嘴唇軟胸脯那邊溜；他臉上的麻斑一顆顆都像搽了油似的發亮。終於是陸校長僵着舌頭說：

「誰提議表演的呢？就找他來做對手。」

沒有人記得清是誰了，但每一個人都把隨便想到的誰某認爲剛纔的提議人，就亂叫起來。被叫着的人又立刻照樣回敬。許多僵硬的聲音在白癡的轟笑中互相磕撞，暴風似的愈來愈緊；忽然有人拏起筷子來在桌沿狂敲，卻是李無忌。大家出驚似的停住了舌頭，眼光都轉到那位蓬髮的少年，可是錢麻子的喊口令似的一聲嚷又激起了狂亂的新浪頭：

「記起來了，是蜜司梅！她的提議！」

立刻回響似的許多嘴巴都錯落地叫着「蜜司梅」，中間更夾着些色情狂的怪聲。酒杯掉在地上了，椅子翻了。誰也不注意。幾乎是全體的目光都集射着梅女士的婀娜的身體。扁臉的趙佩珊低了頭微笑，很有些幸災樂禍的神氣。

梅女士卻是異常的靜定。她放下了手裏正在削皮的蘋果，尖銳地對大衆瞥了一眼，抿着嘴笑，一句話也沒有。

「全場一致通過了的，不要假癡假呆呵！」

「不表演就罰酒！」

「你說的罰酒？我們要表演！」

「表演！哈哈，有趣！」

這樣的短句，在哄笑中像雨點般擲到梅女士臉前。幾位比較「規矩」的先生們沒有說話，則嘻開了笑嘴，用催促舞臺開幕的「噓！噓！」的調子在旁邊勸勢。有些腿在桌子底下跳舞了。皮靴的頓蹴的聲響更增濃幾分狂亂。突然錢麻子怪叫起來，兩手在左右鄰坐者的肩膀上猛拍一下，霍地站在椅子上，高喊踢球時的「拉——拉」調，亂舞着一雙臂膊，像兩支漿。聽不清的斷句，幾乎發啞了的笑聲，在滿屋子裏滾。差不多有一半人都從座位上站起來了，瞪着血紅的眼睛，搶先着要使得自己的話語透出這風狂的嘈雜。從隔座來的一隻手驀地按着梅女士的肩頭搖撼！不知道是誰。然而一片喝采聲彷彿從地下噴射出來，震得桌面的杯盤都叮叮噹噹的響。坐在梅女士左肩下的周平權鬆一口氣似

的側過臉來說：

「真是胡鬧！這一次你躲不了！」

「躲什麼！」

是驚雷一般的回答。戛然那所有的嘈聲都停止了。交流的愕然的眼光都似乎在問：她說什麼？梅女士微笑着用十分圓朗的聲音重複一句：

「躲什麼？這是空前的新事業，只可惜沒有一位新聞記者在這里恭行記錄，在明天的新川南日刊發表出來，讓全個瀘州城開開眼，知道新人物的行徑是怎樣的超塵拔俗，能夠異想天開尊重女性的！」

又輕輕地一笑，梅女士翩然離開座位，竟自走到外面院子裏去了。

渾圓的月亮正掛在松樹梢，涼風成塊的吹來。醍醐是死一樣沉寂。漸漸又有些嘈嘈的聲音來了，卻已經不如先前那麼囂張。淘淘然的先生們到底不過是些借酒裝臉的么麼！破天荒的事到底不是他們所敢！梅女士想着覺得太可笑，然而也不免虛空的悲哀。



這班人跟着新思潮的浪頭浮到上面來的「暴發戶」也配革新教育，改造社會麼？他們是喫「打倒舊禮教」的飯，正像他們的前輩是喫「詩云子曰」的飯，也正像那位「負提倡之責」的「本師長」還是喫軍閥的飯。梅女士根本蔑視這一班人。可是她自己呢？自己混在一起，也還不是爲了喫飯；梅女士無法否認，但又不願接受這真實；她悶悶地噓一口氣，心裏想：我是來躲避，來看把戲的！

但是，這個辯解只給她更多的煩悶。她的本意該不是僅僅喫飯或者看把戲罷。是什麼理想，什麼憧憬，驅使她從家庭裏出來！明白的自意識的目標並沒有，然而確是有一股力——不知在什麼時候佔據了她的全心靈的一股力，也許就是自我價值的認識，也許就是生活意義的追求，使她時時感到環境的拂逆，使她往前衝；現在可不是已經衝出來了，卻依舊是滿眼的枯燥和灰黑。

這些陰暗的感想，浮現在她意識上，只一剎那。離她不過一丈遠的醜陋閣內又轟起新的顛狂，壓倒了笑音和話響的一片鼓掌聲正奪門而出。梅女士回過頭去，猛夾在眼前

的，是趙佩珊的驚怖的扁臉，和一些像要攫噬的臂膊在這位可憐的女士的四周，準備包抄的戰略。那些酒狂的先生們這回檢到了沒有尖刺的玩意兒了。烈火樣的義憤，突然在梅女士胸間爆發；她搶前一步，像戰士應援似的衝進去，卻在門邊和一個人兜頭撞着。蓬鬆的長頭髮拂到她臉上，梅女士立刻知道除了李無忌，更沒有第二個。

「不要進去！開的不像樣了！」

李無忌站住了說；攔在門框中，似乎不讓梅女士進去躬蹈危難。

「讓開！和這個可憐人開玩笑，太不應該！」

梅女士憤憤地斥罵着，尖利的眼光射在李無忌臉上。這立刻吸引了門內的注意，許多嘴巴都閉住了，只有張逸芳的憨笑聲在空中迴蕩。趙佩珊乘這機會趕快跑出來，但又冒失地撞在李無忌身上，將她的大扁臉緊貼在這位高身材的國文教員的胸前。她急忙地平衡了身體，可是門內的新的哄笑又似乎使她一驚，驀然歇斯底里叫起來，就撲倒在門框邊。

梅女士忍不住也笑了。她拉着趙佩珊起來時，周平權和張逸芳也趕到了，後面跟着陸校長。趙佩珊將兩手掩住了她的扁面孔，一句話也沒有，死不肯擡起頭來。

「再鬧下去就不行——不行了。蜜司趙進去，進去罷；我，我擔保。」

陸校長急口說。早就擠在門邊的兩三位男教員也來做校長的應聲蟲。大家像串戲似的鬼混了一陣，總算把趙佩珊的一雙手從臉上分開，這纔看見她那用了重量的青黛的眉毛已經揉得烏糟糟地很不雅觀。

各人都覺得過飽，而且疲倦；不久以後，就整隊回校。在路上，錢麻子又高唱他的拉拉調，其餘的人仍然精神很好地笑着談着；梅女士卻是滿腔的不舒服，總沒開口，但當將進城門的時候，她忽然回頭來對李無忌抿着嘴笑，似乎早知道這位跟在她身後，好像影子一般的人兒，是怎樣地在注意她的神情，她低聲說了下面的一些話：

「不要再費工夫寫那些信給我了。人生的巨浪激盪着我走上了眼前這條狹路，大概只有繼續的往前衝罷！危險？危險？是趙佩珊纔有危險！如果早兩年我碰到你，那我的回答或

者可以使你滿意，然而現在，不！並非是想像中還有什麼人，只是個簡單的不！我決定了主意，要單獨在人海中闖！請你明白我是一個還有點剛強意志的人，喜歡走自己所選定的路。只有這麼着，我們的友誼纔能夠永遠維持。請你不要再費工夫寫那些信，專心研究你的中國文學史罷。」

看見李無忌低着頭沒有回答，梅女士覺得心裏一軟，但立即咬着嘴唇逼出個苦笑來，更輕聲地加一句：

「可惜我連一個妹子也沒有！不然——」

驀地她又嚇住了。彷彿是不願再看什麼悲慘的景象，她疾轉過臉去，飛快地跑到前面張逸芳她們的一隊裏去了。

趙佩珊緊挨着周平權的耳朵正在說什麼，看見梅女士走近來，話語就不自然地截住了，卻從眼角裏流露出不可掩飾的懷疑和惶恐。周平權也怪樣地笑着，低了頭只顧走。梅女士注意地對她們看了一眼，便靠近張逸芳這邊來，彷彿是要打破那沉悶，故意笑着

說：

「覺得有什麼氣味罷？很難受！」

「大概是汗臭。剛纔喫飯的時候，熱得很，我總是出汗。」

梅女士大聲笑了，把鼻子湊到張逸芳的衣領上嗅着，提高了嗓音說：

「我不信。聽說你的汗是香的——可是，逸，爲什麼趙佩珊的氣味不大好？」

這後半句話是低聲的，然而張逸芳忍不住一跳。她側過臉來對梅女士看了幾秒鐘，

然後坦白地回答：

「膽小的人總是這樣的。梅你何必多管！」

「要管的，因爲好像是怕我。還有什麼事叫她怕？」

這回是張逸芳高聲笑了。她抓住了梅女士的手，重重地握一下，方纔慢慢的說：

「正是你，叫人家怕！你不是說過可惜沒有個新聞記者在場麼？她就怕你當真會幹

出來。她怕自己也牽進去，惹人家笑話。」

「那就說明了罷。趙佩珊覺得今晚上的事和她的名譽有妨礙；雖然過去了，她卻惟恐你對外邊人說。她說：如果今晚上的事傳揚出去，她就沒有面目再在這里當教員了。」

略走在前幾步的周平權也挨近來加入這談論了；她的聲音很低，又時時擊眼睛看着那惶惶然急走在前面的趙佩珊。一種混合了鄙夷和憫憐而又帶幾分怫悒的心情，將梅女士的笑臉拉長了；她冷笑着沉吟一會兒，給了個嚴肅的回答：

「這一點也要怕？請她放心罷。可是人多嘴雜，防不勝防。」

大家再沒有話了。現在已經到了三牌坊左近的市街，在她們前面的一簇男教員也肅靜無聲，擺出「爲人師」的態度來。梅女士昂頭望着明月，機械地移動她的一雙腿。無可奈何的冷笑被壓住在喉頭，她對於左右前後那些委瑣的俗物不勝其憎恨，同時想到自己在這奇怪的環境中竟成了「危險人物」，處處受到無理由的疑忌，便又感得了惘然的悲痛。

兩天三天又麻木地過去了。謠言卻在不知不覺中生長，並且蔓延到每個人的嘴巴

上。趙佩珊的憂慮竟凝成爲事實了。但或者又是趙佩珊所私自慶幸的罷，那可怖的謠言並沒撥注在她一個人身上，卻擴散而爲對於全校。這樣「攪渾了水」便惹起幾個人的心裏不快。一天午後，梅女士正躺在自己牀上休息，聽得隔壁房裏噎噎地議論什麼。是兩個人的聲音。不連屬的單字落到梅女士耳朵裏，顯然那議論着的題目就是日來的謠言。梅女士不耐煩地跳起來，踱了幾步。噎噎的私議沉寂了。窗外的太陽光略帶西斜，風吹幾片隔牆的秋葉飄落到天井裏。梅女士猛記起楊小姐的約會，便檢起手提袋正想出去，忽然響亮的單個人的聲音從隔房來了，很像故意要叫人聽得似的：

「還不是從裏邊鬧出去！自然是她！本來她的名譽太好了，周圍一百里內，誰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她還顧忌麼？現在把大家都拉進了渾水，正是她的手段。我真想立刻辭職，犯不着替人家揶揄聲名！」

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而且斷定是已經做了范太太的朱潔的口音；梅女士微微一笑，轉身就走。她記得那晚的聚餐會並沒有朱潔，然而竟也如此憤憤，想來那謠言一定

很利害，那班脆弱的自命爲解放者該是如何的喫驚罷？梅女士斗然感到了一種惡意的愉快。別人對於她的誣蔑——咬定是她首先放出那謠言去，在她倒是毫不介意；難道她也這樣淺薄，值得爲此生氣麼？

這樣想着，剛走到了宿舍外廊的西端，有人在背後喚她。原來是周平權，臉上的氣色很嚴重。在她的房裏，還有張逸芳。顯然她們又是爲的那謠言！梅女士心裏暗笑着，進了房坐下來就直捷了當說：

「看來你們也在擔心那謠言罷？最好的方法是不理過了幾天，自然而然就消滅。」

周平權和張逸芳對看着笑，沒有出聲。但是梅女士從她們的眼光中卻尋繹出這樣的意義來了：如何早料到是這一番話！她稍稍覺得不耐煩了，便又加着說：

「大概他們男先生也有點惶恐罷？既然怕人家說話，何如當初不鬧呢！」

「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

周平權慢慢地吐出這叫人起疑的一句來。



「不簡單。無非還有人說這次謠言是由內而外，而且我便是嫌疑犯！」說這話時，梅女士有些生氣的樣子，所以張逸芳不得不加以解釋了：

「不要誤會。我是並沒懷疑到你身上。並且要是普通的謠言，我簡直也不放在心上。可是這次的謠言有背景。造謠的人有作用。據說這裏頭還有新舊之爭。反對我們學校的人想借此把我們整個兒推翻！」

「就是想整個兒推翻！所以極奇怪的話也編造出來了。你想，他們說那晚上我們都在忠山過了夜呢！」

周平權忙接着說。不知道她是忿激過甚呢，或是心怯，她的聲音竟微微兒發顫。

「就是這樣麼？那也沒有什麼了不得，還是不理。」

看光景是再沒有話了，梅女士這纔淡淡地說。

「人家打到你身上，你也不理麼？」

周平權反駁了。她這樣義憤是少見的，但此時給與梅女士的印象，卻只是厭憎；她想

起那天晚上錢麻子胡鬧的時候，周平權也是噓噓地嘔口叫着在旁助勢的一個，那時她大概沒有料到今天要受窘罷。梅女士忍不住微笑了。她尖銳地看着周平權的面孔，不願多辯似的給了個反問的回答：

「好了。你是人家打到身上來時纔防備的罷！」

周平權不很懂得似的睜大着眼睛。梅女士笑了一笑，又接下去說：

「事情早已過去了，謠言早已傳遍全城了，何必庸人自擾，看做了不得。況且胡鬧的是男先生們，如果要挽救的話，應該他們去設法，誰叫他們那樣的高興呢！對不起，我是要走了。」

「但現在卻是大家的事了，同在一個校裏，應該有點彼此一體，利害一致的觀念。」沉默了半晌的張逸芳忽然很嚴肅地說。已經轉過身去的梅女士也就站住了。她對張逸芳的變得很莊重的尖臉兒望了一眼，很興奮地回答：

「彼此一體麼？何嘗是一體呢！男子們想玩弄女子的時候，也許會覺得是彼此一體，

弄不到手時，就是兩體了。我根本不相信這些好看話！什麼團體，什麼社會，這些話，紙面上口頭上說得怪好聽，但是我從來只受到團體的傾擠，社會的冷淡。我一個人跑到社會裏，社會對我歡迎麼？自然社會上有些個人會笑嘻嘻地來接近我，然而他們還不是另有目的。你們兩位都不贊成我這話算了，本來我不希望人家贊成，我也不想勉強去贊成人家。如果大家和我同一態度，眼前這件事也就不會發生了。即使我們在忠山過了一夜，和他們什麼相干！對不起，現在真要走了；回來再談。」

還是很溫柔地笑着，梅女士就匆匆跑了出去，剩下張逸芳和周平權皺着眉尖對面相看，半晌沒有話。

「那麼，要她去從楊小姐方面設法是沒有希望的了。」

終於是周平權鬆一口氣，很沮喪地說。

張逸芳冷笑着搖頭。但忽然她跳起來從齒縫中迸出兩個字：

「瞧罷！」

「瞧罷！各人管各人的！不信她，竟沒有跌在我們眼前給我們看的一天！」

周平權響應着說，又活潑起來了。現在談話的方向一轉而為議論梅女士了。好像非詛咒一個什麼人便不能消解胸中的愁悶似的，周平權把校內校外對於梅女士的議論一一舉出來，比背書還純熟。在他們的興奮而急溜的對話中，梅女士成爲陰謀家，自私者，小人，淫物——總之，是無恥的代表。快意的長笑充滿了一室。

正談得高興，一個女僕進來請她們到校長室開會。兩位女士的小嘴唇都撅起來了。立刻那掌握着全校「存亡」關係的可憎的現實又回到她們心頭。多麼討厭的開會呵，恰又在這滑溜溜爽口的時候！然而不是不能不去的。

她們到校長室時，錢麻子正用了喊口令的調子在演說他的意見。他那短促而上下又不接氣的斷句早已使得在坐的各位十分不耐，現在看見兩位女士的倩影閃出在門邊，所有的頭顱就一齊轉過去行了個注目禮。吳醒川老實不客氣地截斷了錢麻子的話，提出臨時動議來：

「老錢不用再演說了，聽密司周報告她接洽的結果罷！」

錢麻子卻不依，漲紅了臉，更大聲地喊：

「還有一件。縣中有憑據的造謠，搗亂，都是的的確確，他們的！」

「說來說去都是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事兒。謝謝你坐下來罷！時間寶貴哪！」

吳醒川也大聲嚷起來了。錢麻子挺直頸子還要爭，幸而被旁坐的一位教員硬生生地拉着按在座位裏，這纔讓出個空兒來給周女士貢獻她的嬌脆圓潤的談吐。她將梅女士的態度誇張地報告過，便接上了一篇大篇詛咒，並且隱隱地說梅女士未始不是幫同造謠的一個，因而已經成了全校的公敵。

意外的沉寂。沒有一個男教員對於周平權的得意的揭發表示着若何快感，反覺得很惋惜似的。並且視為唯一的健將的梅女士竟有此消極的變化，也使得大家心裏陰暗。經過了好幾分鐘，李無忌的悠然的聲浪方纔打破了這啞默。他說出了這樣意思的一篇文章：據他的觀察，梅女士和謠言無關，而且也不是一定不肯幫忙的；即使她曾經說過像周

平權所報告的一番話，那也無非因爲那晚上去忠山的時候，她本就不贊成那樣胡鬧，所以今天要借機會發牢騷；況且那晚上她自己也受到窘，她還不免有些小姑娘的嬌脾氣，那麼，現在她的態度，至多只可說是嬌嘖，並不是故意反對或者袖手旁觀。

李無忌這意見，立刻得了幾位男教員的贊助。可不是把一位最可愛的梅女士擠出去視爲公敵，從此不便和她親熱，是每個男子都不很願意的！他們總得要維持她仍舊是「自家人」纔心安啊！史地教員陳菊隱更顯明地給李無忌幫腔，說了這樣一句爽快的話：「我主張公舉出一位出來再和梅女士切實疏通一下。」

周平權氣得臉色都變了，正要猛烈地抗議，忽然又聽得一句「太難」的話，是吳醒川說的：

「即使對她道歉，說那晚上和她鬧的太不成話，也是應該的！」

居然有人鼓掌，而且輕鬆地笑了。周平權再不能忍，怒視着吳醒川說：

「你要討好她麼？哼！她簡直看不起你們這班臭男人呢！」

「並且她是主意掣得很穩的。她說不幹就是不幹。剛纔她對我們說的一番話是句句從她心裏出來的，並不是牢騷，尤其不是什麼嬌嗔！」

看見周平權出言失態，張逸芳趕快接着說，想把辯論拉上軌道。

「不錯！正因為密司梅是有主張的人，並不是糊裏糊塗的，所以我根本不相信她會和外間的頑固派表同情。」

李無忌反駁着張逸芳的話。

「不必再討論了。另派人去和她接洽了再說。」

另一個姓胡的國文教員大聲插進來。

「不行，不行！我無論如何不贊成！」

是周平權狂怒了的聲音。

「姑且讓別人去接洽，如果她仍舊不肯，豈不是你們兩位到底勝利了？」

坐在周平權對面的一位陶教員用了商量的口吻。可是周平權並沒理睬他。現在秩

序完全亂了。從針鋒相對的辯論變而爲錯綜的嚷鬧，又成爲一對一對的隨便發言。自始即在靜聽的陸校長此時只瞪大了眼睛，急忙地從這個臉孔看到那個臉孔。趙佩珊縮在桌子角，惟恐又演出那天醍醐裏的事來。錢麻子又在那里「喊口令」，沒有人聽他，也沒有人禁止他。這個關係着全校「存亡問題」的莊嚴的會議陷入了可悲的命運了。

最後決定了再由陸校長詢問梅女士的態度，下次開會報告。大家這纔鬆了口氣，似乎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會場是靜些了，應該還有什麼事要討論罷，可是晚飯鈴響了，誰也不願意再多坐，會議就此告終。

飯後，李無忌垂着頭在校門前梧桐樹下徘徊。風吹來掃落那些殘存不多的梧桐葉，颯颯地作響。此外只有靜默了。李無忌時時瞧手腕上的錶，又望着那條從校門直竄出去穿進一簇灰黑的矮小民房的石板路。他有許多雜亂的感想，但是沒有一個肯在他腦膜上多留幾分鐘。秋風把他的亂蓬蓬的頭髮吹落到眼角，他時時得用勁挺頸子將牠們掀回去。這又加重了他的頭腦的暈脹。實在可以說還不如回去躺在床上舒服些，可是他



寧願這樣站着暴露在夜的秋風裏；他覺得有什麼東西趕他出臥房來，而且非到校門外不可。他靠在一棵梧桐樹旁，用指甲刮着樹幹上的粗皮，心裏自問爲什麼如此心神不寧；他給自己想了許多理由，又自己否認。然而有一個早就被他壓住在心深處的東西卻始終不會昇透到他此時的意念裏。使他悵惘的就是這東西；今天還不會見過梅女士。他近來時自己尅制着不要多想梅女士。他是用了極強的力量去尅制的，但結果只造成了他近來的心神怔忡不寧。現在他又在這病態中。

一陣風來吹得他打冷噤。他移到一棵較大的樹下，繼續和自己的病態鬪爭。似乎那冷風激清了他的神經，他可以有十分鐘以上連續的沉思了。他想着一篇新讀過的小說的内容了。卻突然一片鬧聲又驚醒了他。兩匹馬闖到他面前立定。月光下他看見爲首一匹馬上的人抿着嘴笑，是梅女士！

護送來的馬弁引着那空馬回去了。梅女士走到李無忌跟前，溫柔地瞅着他。輕微的喘息送一些香噴噴的酒氣到李無忌臉上。

「想不到是你站在這裏。正有幾句話要告訴你。」

雖然嗅着那酒氣有些不高興，李無忌仍舊點頭；並非因為他不喜歡酒，卻是不喜歡那酒的根原，他知道梅女士剛從什麼地方來。

「這裏的謠言已經跑到惠師長的耳朵裏——」

「講一點惠師長以外的事罷，梅！」

李無忌搶着說；他再也忍耐不下了，聽到這名字，他就心痛。

這樣的軟釘子，在梅女士還是第一次碰到，但是她並沒生氣，很了解似的一笑，不再往下說，只把坦白的眼光射在李無忌臉上。

「我也有幾句話告訴你。如果——你——」

現在是梅女士點頭，又抿着嘴笑；從李無忌那吞吐的口吻裏，她就料到大概又是那套說過不止一次而且她也不止一次表示過不願再聽的話語，可是現在，她又打算耐煩地再聽一次。

「如果你醉了，那就留到明天再說，也可以……你一點醉意也沒有麼？好！請你回答我這個問題：我們這個學校，應該維持下去呢，還是簡直的丟開手？換句話說，由我們在這里辦，究竟有什麼意思沒有？」

「爲什麼你忽然想到這一點呢？哦，你也擔心外邊的謠言，像張逸芳她們所說，有人想借此搶這學校去，你們實在是多心！人家搶不了你們的。」

這最後一句是用了搖曳的聲浪說出來，並且梅女士又那麼異樣地笑，所以李無忌覺得很難受；他皺了眉頭，緊蹙着梅女士，他嘴角邊的肌肉也起了拘攣。梅女士卻不會注意到。看見李無忌不出聲，她又坦然接下去說：

「剛纔我說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可是你不願意聽。你好像一個守舊的老子，看見女兒回來晚了，就是滿肚子的不高興。嚇！你不願意聽什麼惠師長，可是我不得不又要說一次；他早就聽得這一次的謠言，也知道有縣中方面的人在背後鼓動，他不贊成縣中。只要這里登一個啓事闢謠，他就可以堵住那些討厭的嘴巴。你看，是不是人家搶不了你們

的？」

似乎想迴避任何直接的回答，李無忌只在鼻孔裏響了一聲，用他的挺額子的老方法將頭髮掀住後些。過了一會兒，他方纔慢慢地說：

「什麼謠言，我們暫且不談。只是就理論上講，對於我剛纔的問題，你有什麼意見？」

「我只有消極的意見。我覺得，假使換了別人來辦時，也未必比我們壞。」

「這個，就是說，你可以贊成反對派？」

「也並不是一定贊成。我只覺得我們和反對派原來沒有多大差別。」

李無忌的臉色變了。他萬料不到有這樣一句話。即使他常常要發牢騷，稱自己的學校爲「古廟」，是「舊材料上披了新衣服」，但是他亦不肯承認竟和反對派沒有多大差別。他尖利地對梅女士瞥了一眼，回響似的叫起來：

「沒有多大差別？」

「可不是！你沒有聽到外邊人的一句話麼！他們說縣中和我們，課程是一樣的，教科

書也是一樣的，所不同者，我們這裏的男女教員會在忠山喝酒過夜。自然這句話帶幾分侮蔑，但是我們也該回頭自己反省，除了新式的男女關係而外，究竟我們有什麼地方和縣中不一樣呵！說我們辦的是新教育，他們何嘗不是；我們用道爾頓制，他們也用；說我們不徒是形式，還有精神麼，好，我們的學生也會在課堂上打瞌睡，偷寫私信，並且還有關紙牌那一類的事，實實在在，我們並沒有什麼特點，除了雙十節錢麻子會排燈字。」

「還有，梅女士會走司令部衙門！」

李無忌猶笑着加一句。但隨即轉成了莊嚴的面容，接下去說：

「你的批評，也有半面的真理；但是正因為我們有新式的男女關係，所以我們全般的表面工作便和他們的絕對不同。辦新教育不僅是改新了課程就算數，還需要新的生活方式做實際的榜樣。沒有了這個新的生活方式，只是趨時盜名騙人而已。」

梅女士微笑搖頭，又輕輕地將她的細白牙齒咬着嘴唇。

「譬如你，沒有了你的新人生觀，那麼你近來的行動，也便成爲無聊！極頂的無聊！」

梅女士一怔，感覺到蟲螫似的反諷，臉上發燒了；然而還是笑着回答。

「你又是替我不放心！」

「不敢再不放心。只覺得你——無乃太不寶貴自己的時間和精神。」

沒有回答。在蒼茫的夜氣中，梅女士的酡紅的俏臉突然成了灰白，一對發光的眼睛閃閃地溜動，似乎在找尋什麼只能想像而不可名說的憧憬；她的小嘴唇閉得緊緊地。李無忌的話使她傷心。她簡直不明白這誤解怎樣會產生。她將是永久的孤獨者，永久沒有一個了解她的人麼？她不信！但如果不得不信時，她也不求信於人！這樣火刺刺地感想着，她挺直了身體，堅決地說：

「始終誤解也沒有法子！」

「敢說我不是誤解！我常常這樣想：這裏有一位女士，她的聰明美貌足可以顛倒一切男子；她的堅強意志，又可以玩弄一切男子；她的澈底的思想破棄一切束縛；她的生活權利的覺悟，又使她追逐一切快樂！她是個新女子，她會開闢一條最快意最舒服的路給

自己，然而她至終不過是於人無益，於己有損！

沒有回答。梅女士看見李無忌的長頭髮的腦袋往後仰靠在梧桐樹幹上，嘴角邊浮着異樣的諷刺的微笑。

忽然一片雲來，遮沒半個月亮。一切都消失在黑暗裏。冷風獵獵地搖撼梧桐的裸枝。然後破空騰起一聲魅人的長笑，梅女士的淺色衣裳劃破了黑暗，閃電一般鑽進了學校的大門。

回到自己房裏後，梅女士就睡覺，照例倚在枕上先看幾頁書。是卡本忒(Carpenter)的“Love's Coming of Age”的譯本叫做愛的成年。像小車行在石子路上似的，那些生硬的字句在梅女士腦皮上格格地碾過，使她異常難受。幾分鐘後，她頭痛了；丟開愛的成年，隨手換一本來，卻是有名的俠隱記。當然是滑溜地看下去了，但是字句的意義卻又從她眼前逃走，只是一些人名——達特安，頗圖斯，邦那素，紅衣主教，在她意識上起反應。最後是連俠隱記也丟開，她吹滅洋油燈，閉着眼準備睡眠了。

一團黃光在她眼前晃了些時，就沒有了，接着是各種聲音。風吹來落葉打着玻璃窗，彷彿是急雨。隔房的趙佩珊還在悉索索地響動。梅女士自己的耳朵裏又有些噹噹然的鬧聲。那又隱隱然成爲許多人的話語。多麼無聊呵，這些擾人清睡的東西！梅女士很生氣似的翻過身去，將臉埋在枕頭裏。窒息的熱鬧將那些噹噹然的雜音趕走了。再露出臉來，清快地呼吸時，她聽得枕畔手錶的清晰勻整的輪機聲。她靜聽了一會兒，猛想起成家裏她那心愛的黑洋人大肚皮的小時辰鐘。知道這小東西還在不在？也許和主人同一命運！於是她又想到那邊有關係的一切，想到了父親。但是這些相別不久的過去，都像數十年以前的陳跡，只留得煙霧一樣的淡痕。眼前的生活太熱鬧了，太變幻了，一天彷彿一年以內。

忽然喇叭聲吹斷了她的惘念。而且更加清晰，更加近。可不是吹着“Quick march”呵！她也看見了那些縱列的隊伍呢！那不是楊小姐挽着她的手恍惚間她又在惠公館的內客廳，正謙遜的笑着，不肯剪二夫人和三夫人的髮髻。短小精幹的惠師長在旁邊苦苦



地催逼，似乎說了這樣的話：

「剪得不好，不要你賠。將來買到了那些傢伙，我要她們開一個理髮鋪子，專剪女人們的髮髻，就請你做掌櫃。哈哈，不是說玩呢！這叫做一舉兩得，又鼓吹女子剪髮，又提倡女子職業！」

然後是一大綰黑頭髮從她手裏掉下。她看見自己的手很敏捷，剪刀聲札札地響，頭髮就像亂茅草似的在她腳邊厚積起來。她被困在頭髮的陣雨裏了！黑的，黃的，灰的，箭一般的短頭髮，都向她身上射，幾乎將她陷埋，她苦惱地掙扎着，在這髮堆裏爬；突，又眼前一亮，兩位夫人的雪白的光頭端端正正擺在她面前；撫摸着這兩顆頭的，是惠師長和楊小姐，哈哈地狂笑着。

梅女士瞿然驚跳醒來，狂笑尚在她耳朵裏旋轉。不過是一個夢！她鬆一口氣，不禁獨自笑了。是夢纔這麼荒唐呵！今晚上在惠公館裏，她確是替惠師長的兩位夫人剪了髮，卻不是那樣狂亂的剪髮。

疏<sup>1</sup>早的寒光從窗外進來。風依然呼嘯着。只有風。此外一切都死寂！

接着來了蕭索闌珊的幾天。像受了什麼刺戟似的，梅女士忽然戴着一付沉思熟慮的面孔。女同事們——尤其是周平權，也拚出了初開學時對於梅女士的客氣的態度。幾個月來漸就融洽的女教員宿舍的空氣，一下子又變成了僵硬。可是男先生方面卻正相反；除了李無忌是例外，其餘的他們都加倍地熱心和梅女士往來。首先是陸校長因了謠言問題對梅女士有一次「懇談」，其次是吳醒川，錢麻子，姓胡的國文教員，姓陶的教員，都輪流地找機會來閒談了。在教員休息室，遊藝室，小學部教室前，或是校門口，梅女士常常被攔住了交換幾句不相干的話。三四天以後，連這樣的新流行語也發生了：女教員是「反梅派」，男教員是「擁梅派」；而頭髮蓬鬆像女子的男教員李無忌卻是唯一的中立者。

這個新現象只使梅女士覺得厭煩。她常有的溫柔的抿着嘴笑，漸漸帶些冷酷的意味了。但在受者，還是很欣然。她不很明白這些「擁梅派」到底有什麼目的。多麼怯弱呀，

這班俗物！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敢在梅女士跟前表白自己的野心有怎樣大，似乎只因太閒了，必得做個「擁梅派」以自消遣。當然更沒有一個可說是了解她。

然而這樣無聊的人卻又一天一天增多了。稱爲反對派的縣中裏的教員也來攪混。這位全城的明星了。當陸校長他們對忠山事件發了個「闢謠」的啓事後，縣中內幾位教員爲的要得這方面的諒解，便和錢麻子他們聯歡，遂也和梅女士「社交公開」起來。到底他們也不肯不做新派！

這一般外來的獻媚者激成了意外的變動。彷彿是一致禦外，李無忌不復「中立」，女教員們也取消了矜冷的表情，照舊和梅女士融融泄泄。經過一星期多的病態的隔離，終於走近梅女士的李無忌，還是滿身的「不放心」；他又從嘴巴裏拉出一些奇怪的東西來：

「上次我說縣中的人附和新思潮不是出於本心，然而你不相信；現在他們和你親近，也有目的。」

「是來引誘我罷？好像承你批評過，我是不受引誘的呢！」

梅女士軟笑着巧妙地說；心裏可憐這位蓬頭髮的男子，卻又覺得他太是膩漉漉地庸碌而可厭。

「啊，啊；不是的。他們是聽到了一種傳言，所以預先來和你聯絡。」

「什麼傳言？」

「真假，我是不知道。但很有些人說下學期的縣中校長已經內定了是你。」

突然梅女士狂笑了。這也居然跑到人的口頭上麼？消息家的本領真不差，她斂住了笑容，很莊嚴地回答：

「那不過是惠公館客廳裏的一句笑話，也值得他們認真告訴你實在情形罷。那天——就是你們開會爭論我是不是公敵的一天，楊小姐談起了縣中和這裏的暗鬪，惠師長很不以為然，曾經說了那樣一句話。過後誰也不放在心上，真料不到又會成了謠言。」

「如果是事實，你怎麼辦？」

梅女士嚇着李無忌好半晌，竟沒有回答，微笑着就走開了。

然而這傳聞卻在一天一天推廣。和這同時來的，是更繁劇的交際，更諛諛的包圍，好像萬丈濁浪，將梅女士顛簸得忘記了自己。學校裏幾乎要爲梅女士特設一號房，訪客和請柬是這樣的熱鬧！不盡是教育界的人物，也有軍隊裏的營團長，道尹公署的科長先生。還有一些不相干的平常人，卻只好在通俗講演會的長板檯上等着一星期兩次的梅女士的講演了。那時候梅女士寫給徐綺君的信裏有過這樣一段話：

「沒有辦法。運命推動我走現在這條可笑的路，我只能頂着運命前進了！然而還是原來的我：不會多些什麼，也不會少些什麼！我並沒煩悶，也不恐懼。只是有些不明白！綺姊，我簡直不明白究竟我將如何從目前這圓椎形的頂點下來，我又不明白爲什麼再沒有一個人能夠像韋玉一樣打動我的心了！許是有那樣的人，也許他天天伺窺在我身旁，可是我的心已經變硬，變麻木；一顆硬的麻木的心或者是比較的好些罷？這是第三個不明白！我真要這麼想：除非是地心的火焰噴射出來把這世

界溶化，那時候，也許硬的會軟，麻木的會活潑罷？」

特別是夜深人靜，像從戰場上苦鬪歸來的兵士似的軟癱在床上的時候，這種感想便闖到梅女士心裏，使她好久不能成眠；每次是在頭涔涔然發脹以後，被一個咬嘴唇的貓笑趕走，於是第二天，生活的輪子又照常碾進。

然後是寒假快到了。所謂縣中的校長問題在「擁梅派」的圈子裏更形活躍。卻突然發生一件事轉移了人們的視線。張逸芳接到幾封頗不像是開玩笑的匿名信。女教員宿舍的空氣便又異常緊張。

剛巧這幾天梅女士忙着一些什麼事，除了晚上回來睡覺，宿舍內簡直不大看見她的影踪。她這樣的行動發生在這個時期，自然成爲議論的題目和猜測的焦點。那一天午後，梅女士從課堂下來，匆匆就往外跑，並沒看到周平權和張逸芳在旁邊做眼色。

「你看她，忙得很，我的猜想一定不會錯。」

望見梅女士走遠了時，周平權撇起着嘴唇輕聲兒說。張逸芳的臉色有些變了，但還

裝作不介意似的微笑着，慢慢地回答：

「不過，她何必呢！對於她又沒有好處。況且幾封匿名信也不能夠攪起風潮來。」

「風潮還在以後呢。你怎麼知道她沒有好處？表面上她總是笑嘻嘻，每個人都是好朋友——她不是常常說，『我真心要和你做好朋友』？但是她的心裏！我看得很準，她是連小小的意見也不肯忘記的。上次爲了忠山事件，我們都在背後反對她，你以爲她不是知道的麼？一定早就有人告訴她了。娘子生得她好看，許多男人肯被她利用。」

周平權忽然打住了話頭，疾歪過臉去向左邊看，擺出那神氣來，彷彿早就在注意羣小學生在那邊打球。但是張逸芳並沒理會得；她跟着也望了一眼，恨恨地說：

「利用，人家也在利用她呢！」

可是再回過頭來時，她猛一驚，臉也紅了。站在她面前的，正是梅女士。

這位漂亮的女士很坦白地微笑，遞給了張逸芳一張紙，油印得滿滿的，有一行大字：「女教員風流艷史！」張逸芳忍不住心跳了，前幾天她收到的匿名信恰也是這個。

靜默將她們三位罩住，只有怪樣的眼光在交流。

終於是周平權拍着梅女士的肩膀，很親熱地說：

「好妹子，真肯操心，是檢來的罷？」

「號房裏有的是！那麼一大疊。據說早上都擱在校門口。」

「我早就看到有人在那裏搗鬼！誰不知道誰要搗鬼，挺身出來就是了，何必藏頭露尾幹這下流的把戲！」

張逸芳罵起來了，將手裏的紙撕得粉碎。

「校長和教員戀愛，本來平常得很；況且又不是什麼瞞人的祕密，大家早已知道。這也值得當作攻擊的武器！梅，你大概知道那惡作劇的是誰罷？」

看見梅女士有點不自在，周平權就趕快插進來說。卻附帶一個使人更不自在的微笑。梅女士也回答了個微笑，又很快地瞥了張逸芳一眼，淡淡地說：

「我怎麼會知道？反正本人心裏明白，就好了。本來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不過既



然撞到我眼裏，就帶來給你們看看。」

又在鼻子裏笑了一聲，梅女士就走了。她自然看得出周平權和張逸芳的神情，而且她們的書外之意豈不是很顯明！又是疑心到她身上，似乎她是一個萬惡的人，出了什麼亂子，必得她去頂承梅女士！愈想愈生氣了。她是天生的高傲脾氣，喫軟不喫硬。如果人家能夠推誠相與，那她即使受點犧牲，也很甘心；然而自己的一片好意被人家踐踏那樣的事，她卻不能忍受。委曲地解釋，去請求對方原諒罷？她尤其不肯。在她自認爲並沒錯誤的時候，她決不讓步，她要反抗！現在就是這反抗，這個強，將她全身燒熱，不讓再有平靜思索的可能。

這樣負荷着滿腔的激怒，梅女士匆匆地穿過了鬧街，向惠公館去。惠師長要她做家庭教師，前天由楊小姐來徵求同意，約定是今天去詳細談一談的。本來梅女士對於這件事尚在考慮，但現在突然決定了不幹。她憤憤地想：

「她們把我當作眼中釘，想排擠我出去，嚇，不行呀，我偏偏要賴在那里，讓她們心裏

不舒服些！直到我覺得要放鬆了時，我纔走呢！」

於是好像吐出了一口惡氣，梅女士心頭輕鬆起來了。但當她到了惠公館時，卻又變爲掃興。公館裏的人全都遊龍馬潭去了。號房說，楊小姐有話，請梅女士也去，還有馬弁在等候。

想了一會兒以後，梅女士決定不去龍馬潭，轉身就回學校裏。

因爲不願被視爲怯弱或心虛，梅女士特地在學校的各處巡迴。微笑雖然浮在臉上，憤怒的火焰依然停積在胸口，她覺得所見所聞無非是逆意。全校的空氣是大雷雨前一般的沉悶。她從每個人的眼光中看出疑忌，從每個人的笑聲裏聽出譏刺。最後，她蹙進了閱報室。只有一個人坐在陰暗的屋角，攤開一張大報紙遮住了面孔。梅女士隨便拏起一份報來翻過了兩頁，纔知道還是十天前的外埠報紙。她撇下報紙，懶懶地站起來正要出去，那位坐在暗角的人卻忽然笑了一聲，露出臉來，出奇地問：

「密司梅，進行得怎樣——呢？」

看清了是吳醒川，卻一時捉摸不到他這句話的意義，梅女士抿着嘴笑，沒有回答。

「那個——什麼——艷史罷，散布得真真周到，什麼地方都有！今天城裏頂大的新聞就是這個。但是，密司梅，辦這樣的重要事情，還是和自家人商量，縣中那班傢伙，都是只想利用你。」

梅女士忍不住打了個冷噤。多麼奇怪的話語！她真不願意再聽下去了。但是一種好奇心——希望知道旁人對於自己的猜測究竟到了怎樣程度的好奇心，立刻又使她鎮靜起來，用一個模稜的微笑引誘吳醒川再多說些。

「說老實話罷。反對那『小鹿兒』，閃他走，沒有一個人不贊成，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他那種自大的神氣。要是你肯幹，我們大家都幫助你。還有，密司梅，一句祕密話，趁現在的機會也告訴你。他從前認識你麼？不是他在我們面前說起來好像你就是他的老相好的，哈，這個怪東西！」

接着個短短的沉默。這些奇怪的字句並不能改變梅女士的嫻靜的神色。她自始是

在注意地聽。現在覺得已經夠了，而且似乎也已經完了，她方纔淡笑着回答：

「就是這些話麼？謝謝你。可是我完全沒有頭緒。」

一面說着，她已經移動脚步，正想照例的飄然而去，卻不料吳醒川從後面來拉住了她的衣袖，急迫地說了這樣一句：

「自然不止這一些。」

梅女士回過臉來切實地釘了吳醒川一眼。

「我們到寶華樓去喫飯罷？那時我可以詳詳細細告訴你。」

「好極了。楊小姐也是今晚上約我在寶華樓。」

吳醒川突然變了臉色，張大着嘴巴，拉住梅女士衣袖的一隻手，不知不覺放鬆而且垂下去。梅女士忍住了笑，又接着說：

「那麼，下次再叨擾你能——如果你是誠意只要請我一個人。」

不管吳醒川還有沒有什麼話，梅女士跑出了閱報室，就回自己的臥房。一個奇怪的

東西壓在她心頭，使她不知道應該哭呢，還是應該笑。

這天晚上，當那些慣常要來的感念蹂躪她到涔涔然頭痛的時候，她的咬着嘴唇的猶笑便失卻效力。無賴的雜念竟不肯輕易走開！幾個月來變幻的生活，總檢閱似的在她腦膜上通過，凝結成一個大問題：爲什麼？她不能回答。但是幾個月來的生活「是什麼」，卻有個現成的答案：錯亂！還是那個錯亂，過去的和現在的。她覺得她的環境和她的自我永遠相左，永遠不能恰好地契合。如果目前這環境能夠早兩年發生，夠多麼好！那她也許不至於這樣感到無所歸着的眩暈。然而現在！現在她已經被什麼不可見的力量推上前去了，沒法和目前這環境和解。她狂怒地掀開了被窩，讓半夜的冷氣鑽進她的肌膚，她的骨髓。然後是比較有條理的一問一答偷上了她的意識：

「爲什麼我總覺得拂逆？因爲這里的人們都是委瑣，卑鄙，而又怯弱，使你憎厭。漠不相關地過下去不行麼？可是他們的噁舌，他們的疑忌，時時會來擾害你的心境的平靜。那麼離開他們這一夥兒罷？無奈又覺得不服氣，好像是畏怯，好像是失敗。」

梅女士忍不住自笑了。突然一個冷噤襲來，她本能地再拉被窩來蓋在身上縮緊了四肢，心裏反覆地想：不服氣！失敗？

她很想丟開這些問題，好好兒睡覺。但是辦不到，現在是「不服氣有什麼意思」這句話黏在她腦膜上要求一個回答了。可是她的疲倦極了的腦子已經不能再給什麼滿意的答覆，最後她也就朦朧睡着了。

第二天起來的時候，金黃色的太陽正射在窗外的牆頭，風吹來暖暖的，很像是初春的天氣。女僕送進一封信來，是楊小姐的，還是敦勸去就惠師長的家庭教師。梅女士沉吟着在房裏來回的走，下意識地拉開房門向外邊望了一眼，看見張逸芳站在走廊的闌干邊垂頭沉思。她那種憔悴憂慮的神情立刻吸引了梅女士的腳步。似乎帶幾分羞怯，張逸芳向走近來的梅女士笑了一笑，卻沒有說話。兩個默然站在那里經過了好幾秒鐘，梅女士突然說：

「逸，是不是你當真疑心我在背後和你過不去？」

沒有回答，張逸芳只睜大了她的憂悒的眼睛。

「我不願意辯，將來你自會明白。不過看見你這樣擔憂，我就想起我自己也受過差不多同樣的窘。現在我決定離開這里，去當家庭教師；在這里混過半年，只受到滿身傷痕，這種天天打仗一般的生活，我不願意再領教了。我更不願意還要和一個本來我愛她的人成爲仇敵。逸，如果你信任我，你目前的困難我還是很願幫忙！」

說到最後一句，梅女士自己也動了感情；她抓住了張逸芳的手，很注意瞧着她的面孔。兩片紅暈漸漸地從張逸芳臉上上升起來了。同時梅女士感得自己的手被用力地握着。於是醉人的興奮佈遍了梅女士全身。她很快地又接着說：

「我是無端的闖進了你們的圈子，現在我又要去闖另一個圈子，也不知道有什麼奇怪的將來在那里等候我。大概不會有什麼好的。我是一天一天的厭惡四川這地方了。很想空多準備半年，便往外邊跑；離開這崎嶇的蜀道，走那些廣闊自由的大路！」

這後半段話聲音很低，成爲喃喃的自語；梅女士惘然望着遠空，微笑浮上了嘴唇。她

此時萬不料還要在這嶮崎的蜀道上磕撞至兩三年之久，也料不到她在家庭教師的職務上要分受戎馬倉皇的辛苦，並且當惠師長做了成都的主人翁時，她這家庭教師又成爲鑽營者的一個門徑；尤其料不到現在拉她去做家庭教師的好朋友楊小姐將來會拿手槍對她，這纔倉皇離開四川，完成了今天的素志！



十月下旬，滬寧路沿線炮火的恐怖又照例的在人們腦膜上漸漸褪色，繁華的上海的晚間，已經很冷，梅女士穿着很薄的綢夾衣，在馬路上走。她剛從一個新認識的女朋友家裏出來，要回到自己的寓處。秋風像一隻冰冷的鬼手，在她全身撫摸，縮緊了肩膀，急忙地走着的她，忍不住想起了溫暖的成都。

成都呵！只有牠的溫暖是值得回憶的！離開已經快要五個月，只在今晚上的寒風裏，梅女士第一次正式地又想起牠來。幾分近乎眷戀的心情，她惘然了。幾天來躊躇不決的問題，便又觸發：不回去，怎麼辦？到上海來的公務——出席學聯會這一齣滑稽劇，早已

完畢，在先還可以藉口齊盧戰事，長江航行危險，逗遛着不走，現在戰事完了，昨天那位同是代表的文太太又催問過歸期，咳，這個討厭的參政運動者！

梅女士下意識地轉過了同孚路的拐角，走進一個什麼里了，這兒沒有那刺骨的冷風，從後面來的街燈光投射出她的苗條的黑影。梅女士踏着自己這影子走，心裏忽然冷笑起來。這也是近來常有的冷笑，而且和從前對於別人的冷笑沒有什麼分別。她覺得眼前這黑影就是她所要冷笑的另一個自己。這是到上海以後新生出來的第二個自己：喪失了自信力，優柔寡斷，而且更女性的自己。她不明白爲什麼會變出這個不體面的自己來。四個月前，她乘隆茂輪船順流而下巫峽的時候，意氣多麼豪邁；她預想上海是一個廣大，複雜，無所不包，活的急轉着的社會，她可以在這裏頭找到她所合意的生活方式，而且她要在這廣漠的人海中拱起她的一隻角來。可不是應該讓她這樣打算？她自從跑出了一「柳條籠」，真所謂所向克捷；她征服環境，她又征服自己本性上的缺陷；她吸引着多少男子向她攢攻，她談笑自若地將他們踢開；沒有一個人能打動她的心，也沒有一個人

的心胸不被她看穿。然而在這里上海，她逗留了三個多月，只覺得預許給自己的美境愈去愈遠。並且好像是不慣水土的植物，她移到此地來後卻只有愈變愈壞！現在竟公然有第二個自己在對她本來的自己搗亂！

懷恨似的追逐着自己的影，她已經走進一條街，現在是面對着什麼人家的大門了。她本能地站住，纔知道走錯了路，無意中又跑到一個朋友所住的地方。躊躇了幾秒鐘，她終於推開門進去。

客堂裏沒有人。一盞昏黃的火油燈照出很俗氣的小商人家庭的陳設。站在向外板壁上那幅「得利圖」的張開了大嘴吧的漁翁，好像在對梅女士嘲笑。然而有腳步聲響下樓來了。梅女士急忙地問：

「是梁剛夫麼？」

突然一陣風來，方桌上的火油燈沖起了極大的火焰，然後跌倒似的往下一沉，就滅了。似乎感得什麼惡兆，梅女士不知不覺退到了窗外天井裏，毫無理由的起了恐怖。晚上

來這里，還是第一次，而况又碰到沒有燈，當然這古怪的房子不能不使她更多幾分神秘的疑忌。她惘然站在那里，竟忘記了說話。

燈再燃亮了時，梅女士看清楚果然是梁剛夫，便又活潑起來。但是這位少年站在客堂的長窗邊，挺直了胸脯，彷彿是不讓梅女士進去。雖然因為背着光，看不見他臉上的氣色，但梅女士很無誤地知道自己臉上正受着他的冷峭的凝視。她感得有些偏促了。而且她又照例地猜不透這冷峭的眼光藏着什麼意義。

「原來是你呀。談十分鐘是可以的。」

梁剛夫輕聲說，側過半個身子。現在梅女士能夠看明白他的臉了。依然是那樣不可捉摸的冷靜，他的緊閉的嘴角旁有一種似笑非笑的皺紋。他的結實而頎長的軀幹內洋溢著青春的活力。他是一個可愛而又可畏的人。

梅女士笑了一笑，走到客堂裏，把精神集中起來，慢慢地回答：

「你還有事麼？我不過順路進來談談。不到十分鐘，也可以走。」

梁剛夫點頭，在近旁的一張椅子裏坐下了，便拿出紙煙來燃着，撮着嘴唇吹出淡青色的煙氣。他是在等待梅女士開口。

「那位文太太又來催我回四川了。她說再延遲下去，上游水淺，便要麻煩得多——」似乎特地找出這些資料來，梅女士用了很游移的口吻企圖引起活潑的談話。她的眼睛卻注意地望着梁剛夫。在「多」字上，她故意頓住，滿擬接受一句「你倒底去不去」的反問，然而沒有。她看得很真切，梁剛夫還是悠然吹煙氣，毫無驚異的表情。這在受慣了注意的梅女士自然覺得太難堪，她的二重人格突又出現，突又回來了她本來的自我，因而接下去的話便又轉爲高亢天利的調子：

「好罷！我打算回去呢！沒有來上海的時候，多少有幾分幻想；尤其在船上的時候；來了，住過三個月了，纔知道亦不過爾爾。當然是文明的都市，但是太市儈氣。人家又說是文化的中心，不錯，大報館，大書坊，還有無數的大學，都在這里。但這些就是文化麼？一百個不相信！這些還不是代表了大洋錢小角子！拜金主義就是上海的文化。在這個圈子裏的人

都有點市儈氣，你看，這里也掛着漁翁得利圖；不錯，上海人所崇拜的就是利，而且是不用自己費力的漁翁之利，成都雖然鄙塞，卻還不至於如此俗氣！

梅女士痛快地呼出一口氣，覺得自己又站在高高地，蔑視一切，踐踏一切了。不幸這高興極不耐久，她立刻又渾身冰冷了，當她聽得了梁剛夫的回答：

「據我想來，你也是回去的好。對於你，上海是太複雜！」

「我不明白你這話的意義。」

「就是太複雜。你會迷路。即使你在成都也要迷，但是你自己總覺得是在家裏。」

被人這樣看輕，是空前的；梅女士忿怒得，心也痛了。她用勁瞅了梁剛夫一眼，轉身便走。梁剛夫竟不挽留，望着梅女士的背影微笑地噴出一口煙，便關上大門。

那沉重的木門碰上的聲音，好像在梅女士的作痛的心窩，又加了最後的一擊，她幾乎迸出眼淚來。她飛跑着穿過馬路，闖進自己的寓處。寓主人劉廳長正在照例的和賓客們打牌，梅女士悄悄地躲過了他們的注意，就跑到自己房裏。

在大鏡子裏照一下，她的臉色異常慘白。好像受傷者摸着自己的創口，她全身發抖，軟癱在沙發裏了。脾聲和談笑聲從樓下傳來。還清晰地聽到了那位慣打錯牌的國故專家謝老先生的連聲懊喪。這位謝先生，據他自己說，和梅女士的父親有點「世誼」。詞賦老名家，但近來也用白話著書了；梅女士記得第一次在這里遇見他談起舊誼的時候，他說過幾句洞達世情的話：「尊大人也太古執了。雖然他不愧爲景岳嫡派，也得穿一身時髦衣服，譬如診病的時候，不妨帶一枝溫度表，叫病人夾在腋下，驗驗溫度，那就是西學爲用的國粹醫生，準可以門庭如市了。何至悒悒不得志，奄然物化！又如我，近來也寫白話文，就因爲這是一件時髦衣服。自然還是那些羣經諸子，不過穿了白話衣，就成爲整理國故，不然，就是國棟國糟。你不要笑。是不是你也不能不換穿旗袍！」這麼想着，梅女士下意識地看看自己的淺青旗袍，於是又連想到去年死了的父親，以及此外的一些人，惘然在心裏自問：

「還是回去罷？文那的一切都是不堪依戀，還是努力認識這新環境罷？只是這劉

廳長的公館不能再住下去了，換一個什麼地方罷？」

梅女士不滿意現在這寓處，因為是惠省長介紹來住的，說不定這裏的上下人等都把她看成省長的外寵罷，而且這裏的生活習慣也和成都太相像。她要擺脫那些腐心的過去，她要完全遺忘那顛倒錯亂的過去。

但是在梁剛夫那里受到的創痛第二次又發作了。她不明白自己的那些地方受他看輕；想來自從在全國學聯會認識了這位同鄉，到現在三個多月的期間內，她何嘗有什麼乖張的行動，難道是自己的太親熱，太多的過訪，惹起人家的討厭麼？真是時代環境不同了！只有過男子們來仰望她的顏色，萬料不到今天是反其道。男人們是那麼的不配擡舉罷？可又不盡然。梁剛夫有點古怪；不全是性情上的冷峭，也有行動上的不可測。就爲的是站在這個更剛毅的人格前，所以她自己形成脆弱。也就爲的是看不透人家的祕奧，所以她不能抓住他，卻反受到冷落。這里就伏着創傷的癥結！

梅女士再對鏡子端詳自己的面孔。還是那樣慘白。又像是找得了她的第二個自己，



她本來的自己忿恨地詛咒了；也用更傲然的蔑視對待梁剛夫！給他看了點利害以後，就永遠丟開他！再像從前一般高視闊步，克服這新環境罷！記好謝老頭子的議論，這里的人們只不過有一套更時髦的衣服！

這樣自己策勵着，梅女士急忙跑出房來，到了牌聲喧嚷的客廳。在眩眼的燈火和雜沓的人影中，她稍稍感到那個不名譽的第二個自己的黑影確是離開得更遠些了。她趕到一架大餐櫥前面，拿起白蘭地酒瓶，喝藥似的嚥下了兩杯；於是便有繖形的粉霞在她眼前浮起，於是她便冷笑縱談，直到飄飄然如在雲霧中，支持不了自己。

兩天以後，不留滬學習法文，預備出洋的理由下，梅女士請文太太獨自回四川去覆命了；同時她也從劉公館裏搬出來，暫時借住在謝老先生家裏。

教法文的人，不能馬上找到。梅女士只有訪訪朋友，每天的消磨時光。現在她的寓處離開梁剛夫的地方更遠了。她是故意要離得遠些，她想逃出那位怪人的威脅，恢復她自己的面目。她在新認識的秋敏女士家裏做了熟客。在這里，她感得很自在，並非因為她對

於那位嬌小玲瓏喜歡說話的秋女士以及她的蒼老的丈夫都投契，乃是因爲她看得透他們的心胸。在表面上看來，這一對兒很恩愛，但是梅女士早就看出秋女士有隱痛。這一點，聰明的秋女士從沒正面表示過，卻時常流露在她的一半兒牢騷一半兒吹的談話中。

一天午後，梅女士又跑到秋女士家裏，剛推開了門，便看見梁剛夫的冷靜的面孔。這意外的邂逅，噤住了梅女士，而梁剛夫亦只隨便點一下頭。站在旁邊的秋女士卻好像什麼傳家寶貝露了眼，皇皇然招呼梁剛夫到後門口低聲說了好半天，這纔擺出一付了不得重要的面孔回來應酬梅女士。

「剛纔那一位，你不認識罷？」

看見梅女士始終談着別的閒文，秋敏女士忍不住發問了；自然那言外之意是惟恐梅女士回答了「認識」。

梅女士故意搖頭，抿着嘴笑；心裏料準了秋敏女士一定又有一番好吹。

「呵，你不認識他麼？連他都不認識！是你的同鄉。他的大名——嘿，跑來跑去有人注

意他。半個上海在他手裏呢！前天他也來過——哦，剛巧你回去了，對你說說也不妨，來找張先生商量要緊事，真不巧，張先生出去了，幸而那些事，我也有點頭緒。密司梅，你看，我真要累死，他來了，小孩子又在哇哇地哭。咳，那些事情，一直要忙過後天，後天不是七號麼？

異樣地收束住了，秋敏凸出她的一對大眼睛，向梅女士瞪視。這是她談得起勁時常有的姿勢。梅女士忍住了笑，卻裝作猛然省悟的神氣說：

「記起來了。在同孚路相近的什麼里，看見過他。」

「一定是你看錯了。我知道他不會住在那個地方。梁——」

秋敏女士突然頓住，把一對大眼睛凸出得更多些。

「你是不錯的。我說着玩呢！」

帶着忍俊不住的笑聲，梅女士輕輕地撥去秋敏的驚疑，便轉換了談話的題目。

可是再發動的對於梁剛夫的熱望，在梅女士心裏逐漸加強，無法照舊輕鬆地閒談。

下去了。從秋敏家裏出來，梅女士就決定到同孚路。剛纔無意中拾來的祕密，好像是一套新式的武裝，幫助梅女士建立起久已失墜的自信力，把未來的勝利預許給自己。

這一次，梁剛夫住所的大門卻不能一推就開。敲了半天的門環，還是沒有人出來。梅女士失望着要走了，忽然從身後閃出一個人形來，一張野貓似的面孔，兩隻陰沉沉的眼睛，立刻在梅女士的記憶中勾起了一些什麼東西。是呀，曾在什麼地方見過這樣的面貌，這樣一個女子！

然而這位貓面人先笑了，低聲說：

「你是密司梅。」

歲月不能改變人們的聲音。梅女士立刻記起來了，她狂喜地拉住了對方的手，匆忙地傾倒出一大串驚訝的問句：

「黃——黃因明，是罷？三四年沒有你的消息呢！怎麼你也在这里？幾時來的？現在你的住處？」

黃因明並不回答。一對陰沉沉的眼睛釘住了梅女士的臉。然後她拉着梅女士，繞過那半條街的一排房子，走進了街尾的一個後門。原來就是梁剛夫所住的那間房子。客堂裏並沒有人，但黃因明卻引梅女士到樓上的亭子間。

鬧熱的談話開始了。黃因明只是搶着詢問梅女士的經過，不給梅女士半點機會來反問。稍稍興奮了的梅女士最初並沒覺得黃因明的談話的戰略，但是她自己的好奇心積壘下許多問句，必得傾瀉出來。於是在說到自己近況的時候，她就轉過來苦苦地追問了：

「這裡是你的家麼？怎麼總沒見過你？還是在學校裏讀書罷？你的哥哥呢？」

「哥哥在漢口教書。啊，嫂子的事情應該告訴你。自從那一年——民國九年，十年罷，我送她到了漢口——」

「你是一個人在上海罷？一星期前，這幢房子還是個姓梁的住着呢！」  
梅女士剪斷了黃因明的看來似乎是冗長的敘述，又追問着目前的重要問題。

「我是剛搬來。只租這個灶披樓。沒有什麼姓梁的。」

「那麼誰是二房東呢？」

「我還是不很明白。」

梅女士微笑着向黃因明瞥了一眼。雖然黃因明的回答是那樣圓滑無縫，但梅女士已經敏感到那聲音的乾燥空虛。她看出了這裏頭又有一些小小的祕密。眼前的黃因明比從前略見蒼老；頑皮的少女舉動已經沒有了，她那嚴肅的圓臉兒上流露着不可捉摸的差不多和梁剛夫有點相像的冷靜；她的一對飽含經驗的眼睛雖然還是那樣陰沉沉，但熱情的光也在其中閃動。總之，已經不是當年的黃因明所不變者，只是他那搶着說話的神氣和尖俏的口音。梅女士站起來，旋轉着身體，看這小房間的簡陋的鋪陳，然後再回到黃因明跟前，將右手按在她的肩膀上，帶些感歎的意味說：

「不料在這里又碰到你，更不料小妹妹的你在三四年裏已經換了一個人。」

「你也不同了。你比從前更美麗，更迷人。」

「又是開玩笑。不過，因明，記得你從前說過這樣的話：你不願意裝假，並且還要故意揭破別人的假面目，因此你沒法住在自己父親那里；是麼？我想四五年的時間或者也已經把你這個脾氣也改了去！」

「我先要聽聽你對於我觀察的結論。」

「我是覺得你連這個也變掉了。不然，爲什麼在老朋友面前儘扯謊呢！」

黃因明的眉毛跳了一下，隨即又笑起來，抓住了梅女士的手用勁地捏住，似乎在說：「當真麼？請你原諒。梅女士卻不笑，很委屈似的更進一步說：

「我又記得你還有這樣的意思：你不能忍受別人家的無理由的懷疑；你遭了冤屈時，你要發脾氣，很大的脾氣。我也是這樣的性格。這幾年來，我到處惹人家猜忌。好像我是專門搬弄口舌，挑剔是非的無聊人，即使是極不要緊的話，也不敢落在我耳朵裏。但是，因明，我們是老朋友，請你公正的批評！從前你嫂子對我說的話，你自己對我說的話，有沒有半個字漏了我的嘴？」

現在黃因明的臉色也變得莊重了，她的回答很懇切：

「梅，不要多心。並沒懷疑你。不過你的問題都是——我無從答覆的。」

「難道承認有一個梁剛夫也是『無從』的！這不是你反對了從前的不裝假麼？」

「關於我個人的事情，我還是永遠不說假話。然而關於別人的或是和別人有關係的，我也不能對第三者公開。」

「即使是認為可靠的朋友也不公開麼？」

黃因明微笑着，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兒，她纔慢慢地說：

「梅，和你不相干的事，頂好是管。將來我也許可以詳細告訴你，但是今天不行。還是談我嫂子的事罷。」

「好！你的嫂子，我猜想來：一不會做尼姑，二不會自殺，三不會鬧離婚！」

「都沒有。在路上，我就把她勸好。」

「那麼，攔開你的嫂子我們不談罷！」



「但是還有些旁的事——」

「但是還是不談。記得你剛纔說過，不相干的事不要多管呢。」

與因明苦笑了。她的眼光在梅女士臉上溜尋一轉，就站起身來，搖擺着肩膀。梅女士也站了起來，偃着腰摩平衣服上的皺紋，卻又仰起頭來說：

「還有一個問題，不回答也由你：密司秋敏是不是認識的你對於她有什麼批評？」

「認識批評麼？是一個沒有什麼大意思的女人！」

黃因明把「女人」二字咬得很重，好像她自己真不是女的。但到底這是坦白誠摯的答覆，所以梅女士似乎也很滿意。她擎起黃因明的手來緊握一下，就說「再會」。當黃因明去開後門的時候，梅女士向客堂裏瞥了一眼，可不是依舊朝外掛着那幅「得利圖」，只不過少了一排椅子，多了高高的兩堆紙包，似乎都是些印刷品。

在謝老先生家的梅女士的房裏，有一封信等候着。在路上的梅女士心裏，卻等候着什麼魔法的幻術將自己挺直些。剛纔的耳聞目見，壓在她心靈上，使她不能不意識到自

己是在爬着走，雖然從下面瞥見了人們的若干底蘊，卻無緣正視着她所熱望的臉孔。她覺得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的被人家看作不可與莊言和不足信任。她煩悶地在心裏問自己：難道當真他們都強過她麼？這野貓似的黃因明，這幽靈樣的梁剛夫，還有甚至於這一位沒有什麼大意思的秋敏？現在她多少總知道一些他們是幹的什麼把戲，她也早就聽說有這麼一種把戲，然而何必如此鬼祟，而且防賊似的防着她呢！

「好罷！不要把人家看得那麼低！你們會幹的把戲難道我就不會好，我們來比一比！希罕你們的祕密，你們的活動；到要看一看誰利害些！」

當這個撞上來的主意在她心頭迴旋到第二遍時，她忘形的快活了，將黃皮鞋的高跟連敲着車上的踏腳板。車夫以爲是到了目的地，便在路左停下來。梅女士惘然下車，將早就準備在手裏的錢給了車夫，就匆匆地沿了行人道往前走，心裏繼續着思索如何去獨立門戶，做梁剛夫他們的所謂活動。她立刻築起了許多空中樓閣，又隨即一一推翻。對於這項新事業，她實在沒有頭緒。她以前不曾留心過政治。並且她以往的生活經驗只把

她訓練成怎樣去操縱一位多少有點色情狂然而不敢觸犯舊道德的小官僚，小政客，或是小軍人；她能夠從秋敏女士那一類人的臉色舉動讀出他們的內心的活動，但是不能從報上的記載中嗅出社會的要求。

她的脚步慢了，無助地舉眼四望，這纔詫異她自己站的地方竟還離開她所住的鵬舉里還有一站電車路。

在陰暗的心情下，她走進自己房裏，首先就看見了那封等候已久的信。她拿起信封來看一眼，馬上又放下了。是徐綺君從南京發的信。無濟於她目前的懷喪的一封信。但是思想卻轉到徐綺君身上了。三個多月前輪船到南京時和徐綺君久別相見的情形又回到梅女士記憶中。尤其是下關旅館裏的半夜話。那時江浙的戰雲正罩籠在滬寧路沿綫，南京的道路偶語都是關於戰禍將在何時爆發的猜測，那時徐綺君不是也談着政局，不是她說過「反直」的政團怎樣在南京暗中活動麼？那時她——梅女士自己，豈不是說過對於政治沒有興味，而且還有「君子羣而不黨」那樣酸氣噴人的話麼？可是現在，她

卻又跑到了那時的對面，當真兩個月前聽到的隱隱砲聲會燃沸了她的血？

梅女士忍不住苦笑了，很隨便地拏起徐綺君的信撕開來。多麼奇怪呀，有這樣的事！梅女士難以相信似的揉一下眼睛，從頭再讀那張信箋，可不是明明白白寫着：

……從前你提起過那位李無忌，昨天無意中遇到了。你說他從前纏住你，很使你討厭，是麼？現在他改變了。他不找戀愛，說是「無聊」的戀愛；現在他幹政治運動，或者你會因此更討厭他罷？可是他知道你在上海，一定要我說出你的住址；沒有辦法，我已經告訴他了。

梅女士擦開了那封信，躺在床上想。政治運動？什麼政治運動！也許就是梁剛夫他們一黨罷？那樣小丈夫氣的李無忌也是一夥麼？梅女士真覺得自己想獨立門戶的念頭是很對了。她所看不起的人們都在那一邊，都是一夥，而她自己卻被視為不足道，不堪信任；天下事就是這麼顛倒可笑！這種憤憤不平的情緒果然將她挺直了。素來私衷敬愛的梁剛夫，此時在梅女士的眼前，也變成了卑污渺小。

她漸漸替自己規畫出課程來了：留心看報，去接觸各方面的政團人物，拏一付高傲的臉孔給梁剛夫他們瞧。她的反感太利害，所以她覺得這第三項也是必要的。

但到晚餐時，梅女士又知道還有第四項功課在等候她。謝老先生已經替她找得了教法文的先生，是一位天主教的老牧師。梅女士沒有法子，只好把上午的時間答應給法文先生，可是卻沒有料到因此她連晚上也不能出去逛了。老牧師太利害，每天要逼着背生字。

這麼兩頭忙着，所有的預算便都出了岔子，不過日子是過得更容易，十一月的日曆快要扯去一半，報紙上每天載了許多促開「國民會議」的呼聲。一些向來沒有人知道的「公團」突然露臉，今天一個宣言，明天又是一道「快郵代電」，似乎全上海的人心真在那里爲了「國民會議」而跳動。梅女士再沒有心情去攻研那些 *Je, Ja, Les, 了*，先撒一個謊，就給老牧師十天的休息。似乎要補償過去的損失，她整天在外邊跑。首先去找黃因明。沒有見到。她那個房子裏又換了一班人，全是些面熟陌生的青年，而且大門上多

一條洋鐵招牌，好像是什麼「上海各界促進國民會議臨時辦事處」。可是第二天上午，梅女士也擠在法大馬路外灘碼頭前看人家歡迎總理的熱鬧，猛然瞧見黃因明了。這位野貓女士穿着灰布長袍，掙了很厚的一疊印刷品，在人叢中分發。

「因明！忙什麼？」

梅女士趕到黃因明背後，輕聲喚着。

黃因明似乎喫了一驚，疾轉過頭來，見是梅女士，便回答一個微笑。

「纔五六天不見呢，你又搬了家麼？怎麼也不通知我一下！」

「沒有搬呀！你到了同孚路麼？」

「昨天剛去了。人到見了不少，問來問去，都說不知道；我也沒有上樓去。」

「哦，他們只租了樓下客堂。樓上住什麼人，他們不明白。」

「難道他們的事不和你發生關係麼？」

前面人叢中突然爆出一片鼓掌聲來，遠夾着些含糊不清的吶喊。黃因明沒有回答，

伸長了頸子就往前擠。汽笛聲也聽得了。梅女士很巧妙地從人們頸頸子樹林的罅隙往外張望，看見一條小火輪已經靠近碼頭，而在碼頭進口的鐵欄邊，在波動着的人頭上，驀地伸出半截身體來，圓胖胖的紫醬臉，寬袍大袖的肥手兒，捧了一張紅紙，打起藍青官腔拉長了聲音唱一些什麼，但達到人們耳朵裏的，只有尾巴上的兩個字「萬歲。」

梅女士受不住那股猛擠，掙扎着出來，到了路南立住，回頭再看，幾個安南巡捕已然在那里驅散鬧烘烘的人堆了。解散下來的人們也都往路南跑。梅女士讓這人潮冲着走，大約有一站電車路的遠近，她方纔意識地看看挨着她肩膀的人們，卻在左邊發見了梁剛夫。這位古怪的少年正在微笑地對她瞧。

兩個人並排着走，都沒有說話。不多時到了三岔路口，已經和碼頭上散落下來的大羣離開，只剩得他們倆；梁剛夫半側着身體要轉灣了，卻又歪着頭向梅女士問：

「好多天沒有看見你，進了學校罷？」

「沒有。天天閒着。」

「此刻打算做什麼？」

「隨便走走，毫無目的。不過——在碼頭上碰到了黃因明，人堆裏一擠，又失散了；恐怕她也還在那里找我罷。」

「不會找你的。她還有事。」

「那麼，我們也分手罷，你一定也還有事！」

梁剛夫又微笑了，並沒回答，低着頭又走了幾步，突然堅決地說：

「到我那里坐一會兒去！」

梅女士很了解的瞅他一眼，就跟他趕上一輛將要開的電車。

電車是向西去的，到第一個站停下來時，有人從窗外擲進一疊紙，恰好落在梅女士身上。梅女士擎起一張來看，還是關於「國民會議」的傳單，下署「上海各界促進國民會議聯合會」的名兒。於是同孚路那所房子又在梅女士心頭一閃。她擡眼望梁剛夫，卻見他的嘴角邊有笑影，彷彿剛和什麼相識者打過招呼。這就牽引起秋敏女士上次替梁



剛夫鼓吹的那一番話，輕輕地擱住了梅女士的思索。當真眼訪這位頰長的少年是不能等閒看待的麼？梅女士不得不想一想如何對付了。

但在她想好以前，梁剛夫招呼她下車。他們走進一個很乾淨而闊大的弄堂，在簇新的石庫門前站住。梅女士瞥見門上有一塊木牌，好像是什麼律師辦事處。

梁剛夫住在樓上的廂房。這裡都是布置得很文雅，而且有些奢華；西式的家具，滿滿的一架書，沒有「得利圖」，卻有裸體畫的銅版圖配着精緻的木架立在桌子上。

「此地是新搬進的，所以請你來賞光。」

這樣開始了談話，很出梅女士意外，梁剛夫竟卸下了往常的冷峭面孔，變成了談諧。而且素來不大說起的家鄉情形，也因梁剛夫的詢問而僭居了主要題目。漸漸話又說回上海，梁剛夫燃着第二枝香煙鄭重地問：

「四川是不回去了。在上海幹什麼呢？有什麼計畫，有什麼方針？」

「好像對你說過，已經請了人補習法文，打算出洋去。」

梁剛夫用眉毛笑着，嘴皮上卻凸起了不相信的皺紋；他吸進一口煙，慢慢地說：

「我倒相信。可是你，未必相信鼎鼎大名的梅女士會被書本子細得緊緊地竟完全忘記了她是活動的慣客罷！」

淡淡的紅暈在梅女士臉上掠過。她感到梁剛夫的譏諷還有下文，至少是想勾引出她的真意。她故意反問：

「那麼出洋留學簡直是無聊？」

「也不盡是無聊。不過總不能說她們沒有附帶的目標；譬如，弄一個頭銜來預備做公使夫人，或者做女名流。然而你都不像。也許是不屑，也許是沒有那麼多的耐心，也許你不喜歡做夢做得太高興，總之，你現在的思想合不上這一條路。」

回答是曳長了的冷笑，突然又收起了笑容，梅女士好像真心地說：

「既然你這麼說，我打銷了這個意思；我就在上海看你們的新把戲。」

梅女士特地把「你們」二字說得很用力，滿想看看梁剛夫的細眼睛怎樣失卻了

冷靜；她真料不到緊接上來的回答卻是這麼一句：

「應該說也來加入我們的新把戲，不要使得你自己太冷靜！」

覺得再兜話圈子便沒有味了，梅女士很坦白地點一下頭。接着就是梁剛夫「篇外交式的說明。這在梅女士聽來，感覺得有两个要點：梁剛夫認識的女朋友，其中也有黃困明，打算組織一個婦女會，正在徵求會員；而這婦女會目前的要務便是做國民會議運動，因此希望像梅女士那樣的各方面熟人極多，而且善於對付官僚政客的老手來幫助進行。」

「想來秋敏也在內罷？」

看見梁剛夫沒有話了，梅女士很隨便地問，毫沒表示什麼態度。

「誰啊？唔，是張大成的愛人麼？也是一個。那麼，你已經有兩個熟人，將來大家見了面，一定還有認識的。」

「住處，她可以來找我。」

梅女士站起來說，再向這華麗的房間溜了一眼，就走了。

時候是將近午刻。馬路上照常流動着都市的匆忙和雜亂。梅女士改乘了人力車回寓去，路上看見兩個「拾荒」的江北孩子扭住了小辮子打架，一厚疊紙片在他們的泥脚下踏得粉碎；另一個大些的孩子在旁邊拍手笑着高喊：「打得好！踏得好！踏爛了，大家都沒得！」梅女士斜過眼去帶便瞧一下，覺得那些紙片就是兩三小時前在碼頭上分散的傳單。她的心忽然陰暗起來了。悵惘的情緒一直送她到家。

當天下午，黃因明就找了來。開頭就是婦女會的事，黃因明認定了梅女士已是個中人似的，將如何着手組織，現在怎樣活動，將來有何目標，等等，都很具體的說了一遍。她的坦白和熱忱，給梅女士一個很好的印象，然而並不完全消滅了梅女士在路上惹來的悵悵。靜靜兒等候黃因明說完，梅女士就提起路上所見的事情，口吻間顯然流露出若干失望來。

「這也是意中事呀。我們不能太奢望，以爲每一粒種子必落在肥土上生根長芽。自

然中間免不了有損失，自然有些種子是落在沙地上了，或是被烏雀啄食去了，我們應該有勇氣來估量這些損失。」

黃因明很興奮地回答。這幾句話還是前天她從梁剛夫那里聽來的，現在恰好就應用到了。

梅女士抿着嘴笑，不作聲。

「你是贊成了罷？希望你明後天就去和狄政接洽，他是專幹這件事的。我還有事，不多坐了，再見。」

又是秋敏驀地一團不高興從梅女士胸口滾出來。她很想問問：「那不是沒有什麼大意思的『女求』麼？爲什麼又拉着她？」但是到底縮住了，只抓起黃因明的手來親熱地捏一下，真心的笑着說：

「是你的事，我都願意幫忙的！」

這一句極平常的話，卻使得黃因明愕然。她尖利地瞥了梅女士一眼，脚下放慢了些，

似乎還有話，但在看過手錶以後，終於微笑着走了。

在梅女士自己呢，決不感到這句話有什麼值得驚異，因而也就完全不會理會到黃因明的片刻的愕然。而且她決不肯承認這是表面的敷衍。她是憑良心這樣說的，她又是憑經驗而如是感想的。在她生活過程中的一切印象都不過是她幫助了別人或是別人幫助了她。永不會有過一件事使她感得個人以外尚有羣的存在。即使曾經感得，那便是壓迫她的「羣」，便是她在瀘州充教員時所遇到的「二女師派」。即使她也常常說社會呀，團體呀，但是這只等於說一個學校，一個公署，她並沒在那里認識了「羣」的意識。即使五六天前她曾經有意地打算做一些羣的工作，打算獨立門戶幹政治運動，和梁剛夫他們比一比，那也是無非是心高氣傲的一時興感，正和從前在瀘州時打算有意地反對陸校長和張逸芳一般。至於女性的羣，在梅女士是同樣的不覺得存在：她自來就受過許多女子的傾軋侮蔑。所以現在她答了黃因明的邀請，也無非是黃因明對她坦白，而且梁剛夫也找她幫忙，這個少年雖然有時使她激惱，但有更多的時候使她想念，使她不由

自主地在心裏只管愛他。

而況她的天性又是動的，向前的，不甘寂寞的。她所受的「五四」的思潮是關於個人主義，自我權利，自由發展，這一方面，僅僅最初接到的托爾斯泰思想使她還保留着一些對於合理生活的憧憬，對於人和人融和地相處的渴望，而亦賴此潛在力將她轟出成都，而且命令她用戰士的精神往前衝！天賦的個性和生活中感受的思想和經驗，就構成她這永遠沒有確定的信仰然而永遠是望着空白的前途堅決地往前衝的性格！

在這樣複雜的心境下，梅女士對於目前所給與的使命也就很有興味去幹。她找過了秋敏，很耐煩地聽完她那些雜亂的半半騷半誇口的說話，她又會過了其餘的幾位女士；終於在三四天後，她就擔任了一部分的工作。

和秋敏是每天會面的了。婦女會尙沒正式成立，可是秋敏已經擔任了「總務」；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總務」是怎樣產生的，但既已儼然是「總務」，她就常常要支配別人的事務。對於這個現象，梅女士因為正在高興地活動，便很不樂意。兩三位別的會員

也抱着同樣的態度。有一密司李和密司吳曾經在梅女士面前說過這樣的話：

「看見秋女士那樣忙，我真覺得心裏難過。只她一個人會幹，我們都是飯桶」

「可是她也焦頭爛額了。你聽她剛纔的一番話！東抓一把，西抓一把，亂七八糟，簡直叫人摸不到頭路。我倒很想再請教幾句，弄弄明白，但是看見她聲嘶力疾的樣子，到底不好意思再多嘴！」

「吔！你是飯桶，所以弄不明白，反倒說人家亂七八糟！」

密司李冷冷地說，斜過眼去偷看梅女士的面孔，又對密司吳努着嘴微笑。顯然她們把梅女士看作秋敏的黨羽。這便超過了梅女士忍耐的範圍。一句久藏的問題便落出來了：

「究竟是誰舉她做這總務？」

密司吳和密司李出驚地睜大了眼睛，但隨即同聲說

「你也不知道麼？那就沒有人知道了。」



梅女士自然辨出這話裏有刺，十分不舒服；然而也只能笑一下，更不作聲，就離開那兩位女士。她模糊地覺得這所謂婦女會背後有一個東西在操縱；這從秋敏無意中流露的什麼「這是已經決定了的，那是已經接洽好的」一類的話，也可以看出來。自然她也猜到梁剛夫也許是內幕中的一人，她曾經問過黃因明，但這位貓女士只回答了微笑，似乎又要叮囑梅女士「不要多管和自己不相干的事。」假使黃因明肯爽直地告訴了底蘊，那麼梅女士一定還要說爲什麼挑中了這位不孚人望的秋敏！

這些疑團橫在梅女士胸口，並沒使她行動上消極，只使她更憤憤，同時對於秋敏的蔑視也加多了幾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也漸漸有了。即使是極不相干的瑣事，最初秋敏一定要擺出嚴重的神氣，表示只有她想得到，別人都行。而這卻就是梅女士所最不能忍，她冷冷地批評了。於是照例秋敏一定要堅持自己的主張，把一對實在可說是愚蠢的大眼睛凸得很出，像個大金魚；但在梅女士幾句極尖銳的攻擊以後，那一雙凸出的大眼睛便成了死魚的眼睛，照例是什麼話都沒有了，只有額角上墳起的紅筋像一些小蚯蚓。

但這種筭相，與其說能夠引起梅女士的憐憫，不如說更能引起厭憎。

然而婦女會的事總還在作曲線進行，並且快要正式成立了。轟傳已久的國民會議也有民衆自動召集在北京開預備會的風說。當然這懷胎中的婦女會也得準備派什麼代表去參加罷？但最緊要的工作還是趕快把牠產生。爲了這些，幾位女士又在秋敏家裏談了半天光景。照例又是秋敏的「蝦子跳」式的永遠不讓人家捉到頭緒的說話做了開場白，接着便是密司李和密司吳的半痛不癢的冷諷，梅女士的鋒快的駁詰。另外幾位閉着嘴微笑。並且還是照例的無結果的結果被解釋成無異議的一致默認。

從秋敏家裏出來，梅女士遇到了久不會面的黃因朗。今天這位黃女士忽然穿了好看的衣服，而且臉上也好像擦着粉。她招呼了梅女士，站在路旁談過幾句，就要分手，卻又回頭來問：

「你們進行得很好，快開成立會了罷？」

梅女士知道是指那個婦女會，便勾起一腔心事，淡淡地回答：

「也許勉強可以開成。但是你，怎麼只掛了名，老不見你來辦事？」

「有你們就行了。是不是？」

「不行，簡直不行！」

梅女士說的極鄭重，所以黃因明不能不回身來等待詳細的說明了。梅女士把秋敏的乖張無能略述一番，氣哄哄地結束着說：

「大家都不滿意。你來看一趨就知道。早就想告訴你，可是碰不到。好了，今天你明白了罷，以後還是請你自己去。我已經厭煩到極頂。」

黃因明沉吟着不作聲；後來纔說：

「你去找梁剛夫對他說罷。要秋敏來幹也是他的主張。今天沒有工夫，明後天我們再細細談罷。」

梅女士看了黃因明一眼，點點頭就走了。她總算無意中解決了一個疑問，卻是隨即生出第二個疑問：是梁剛夫的主張？難道他以為秋敏是人才，他是這樣的沒眼光？

太陽光斜射在梅女士臉上，風吹動她的呢夾袍。她慢慢地走着，愈是往深處想，不知不覺便到了寓處了。剛一進門，就聽得謝老先生的磔磔的笑聲從那個作爲客廳用的樓下廂房裏出來。梅女士帶便望一下，不料回頭來對她微笑的，正是李無忌，還是從前那樣一頭亂蓬蓬的長頭髮；不過那對細眼睛卻比較的有精神。

「哈，哈，我說是該回來了罷！幸而你不去。」

謝老先生抓着頰下的鬚子根，又高聲笑了起來。於是開始了雜亂的寒暄和一些滑到嘴邊的舊話。當李無忌提起他是一個月前在南京做了報館記者，談話就轉到了滬寧一帶的時事和全國的政局。謝老先生忽然拉長了臉說：

「所以，李世兄，剛纔你的話，一點不錯；什麼國民會議，簡直是『不』民會議。就像鄙人總不能不說是堂堂國民一份子罷，然而半個月來，鄙人只做自己的李杜憂劣論——咳，快要脫稿了。那時，再呈教；鄙人既不問國民會議，亦沒有人來問我。而且朋友中間偶然談起時事，從沒聽到提起了這個。那不是許多『國民』全不知道有這一回事麼？什麼國

民會議簡直「買空賣空」的勾當，「買空賣空」李世兄，你這考語，真對極了，對極了！

「老先生的話頂真！所以我們的獅子週報要反對呀！」

李無忌很得意地說，同時把眼光斜溜到梅女士臉上。

「咳，哦——你們報上用文言，很好；還有律詩罷？鄙人此調不彈久矣。啊，有些舊作，拿出來請你鑑賞鑑賞。」

謝老先生矍鑠地站起來，又連聲說着「少陪」，現跑出去了。梅女士忍不住抿着嘴笑。她想起謝老先生這本「舊作」，極應該縫個布口袋來裝着掛在腰下，爲的他只要三句話投契，便準定要拿出來請鑑賞的。但是她的惘念被李無忌一句不尋常的問話遮斷了。

「梅，聽說你很活動，真的麼？」

看見梅女士微笑着不回答，李無忌又接下去說：

「剛纔聽謝老先生說你見天跑出去。我就猜到了你一定在那裏幹什麼。好，隔開了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現在李無忌看得很明白，再沒有他說話的餘地了。謝老先生吟詩的聲音佔據了這個廂房。於是在十幾次的點頭讚好以後，李無忌不能不告別了。他給梅女士一張小紙：

「這裡是我的住址。大概要在上海逗留十多天，請你有工夫時來談談。」

李無忌走後，暮色也就來了。梅女士想着要去找梁剛夫，但是什麼盧布，利用，愛情的網，一切從李無忌嘴裏吐出來的奇怪東西都不會跟了李無忌去，卻沉重地壓在梅女士心上；她迷亂地坐着想着，待到猛醒似的抖落了這些雜念的霉毛，決意要找梁剛夫，卻已經太晚了。

第二天上午又是法文課。梅女士挨過了那自定的一小時，從老牧師家裏出來，順路便到梁剛夫的寓處。天空佈滿了陰雲，時間是十點多。梅女士走進那掛着大律師招牌的烏油大門時，看見二房東律師家的女僕對她扁着嘴用半個臉笑。女性特有的敏感便領導梅女士到一些狐疑，一些猜測。她的脚下輕了慢了，機械地到了樓上廂房的門外時，看見門是關着，卻聽得梁剛夫的聲音：



「你這沒出息的東西；這樣偷偷摸摸，自欺欺人，你就滿意？」  
接着是半聲啞笑。

「我舉薦一個人來代替自己，行不行？」

這又是梁剛夫的聲音，而同時梅女士已經推着門進去。

很使她驚異，房中的另一個人卻是秋敏。於是剛纔聽到的兩句本來不足奇的話語立刻在梅女士心裏生了新的意義。她覺得自己臉上緊繃繃地不能鎮靜，她又看見秋敏凸出了眼睛像要跳起來喫人的怪獸。

梁剛夫是照常的冷靜。招呼梅女士坐下，他便很自然的談下去：

「密司梅，我來發表些意見。這里有一個問題：封建思想堅持一女不事二夫；資本主義的社會承認離婚再嫁各憑自由，可是仍舊免不了未離婚前偷偷摸摸的性的關係。我們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一例；但是也有別的解釋，以爲原因在女子太不中用，既然有強烈的性慾衝動，卻又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離婚。剛纔密司秋很抱怨男子不能做柳

下惠，她說女子富於感情，是抵擋不住誘惑的。我不是女子，不能下斷語。請問你的意見！」

「我就不相信有什麼抵擋不住的誘惑！」

梅女士很有把握地說，眼睛卻瞧着秋敏。

似乎這宣言太膽大了，或者是離題太遠，太帶着個人色彩了，一時靜悄悄地竟沒有回聲。隨後是秋敏微笑着站起來，報答了梅女士的睨視，含着雙關的意義說：

「說不定小孩子正在家裏哭，我要回去了；你們在這裡研究誘惑和抵抗罷！」

梅女士看着窗外，一動也不動，似乎沒有聽得這句刺耳的話。她的心裏卻在忖量：仍舊將婦女會的一團糟告訴梁剛夫麼？怪道黃因明說是梁剛夫一力維持秋敏算了罷，「事不關己莫多問」，可不是黃因明屢次這麼叮囑！主意決定了，梅女士回過臉來，剛好看見秋敏的已在門外的後影。忽然她又轉身對房內的兩位瞪了一眼，便把房門用力碰上，又連聲冷笑，似乎在說：那就爽爽快快地給你們方便罷！

這以後，房裏暫時沉默。梁剛夫也許在搜索談話的材料，但梅女士卻又改變了主意，

在斟酌着發言的次序了；終於她用這樣的一句話開始：

「秋敏談起過婦女會的事麼？」

「談過。據說一切都很順利，當真的罷？」

「自然是真的。秋敏很會辦事。」

「這倒是不料的呵！」

然而這句話在梅女士也是同樣的不料。她對梁剛夫睨了一眼，慢慢地接着說：

「可惜她還有兩樁本領不會用出來：發牢騷和說大話。如果她也用了出來，大家的態度更消極，事情就容易辦了。」

「什麼更消極？據她說大家都很佩服，很聽她的指揮呢？難道都是說謊吹牛？」

梁剛夫站起來說，雖然聲音還是照常冷靜，可是臉上稍稍變色了。

「也不一定。是她存心要說謊。剛纔有一句話落到我耳朵裏：這樣偷偷摸摸，自欺欺人，就滿意。不錯，秋敏的行動倒是一貫的，不論是玩戀愛的把戲，或是辦婦女會。本來這些

都和我相干，我大可不來多嘴，但是我想來叫人家知道，我並不是糊裏糊塗完全不明白自己是在被利用，也是應該的！謝謝你，從前你給我警告：上海太複雜，我會迷路。現在我倒領教過這怎樣的複雜了，原來不過是互相偷偷摸摸，欺人自欺而已！算了，再會。」

梅女士一口氣說完，轉身就走，不願再聽什麼回答的惡語，以至減少了自己的勝利。她心裏鬆鬆地，總算是一個月前從梁剛夫那里所受到的冷落和不信任，還有最近秋敏那里所受到的看不過的悶氣，現在是一古腦兒報了仇。

但當她走到房門邊再回眸時，看見梁剛夫直挺挺地站在房中央，臉上浮着不甚介意樣子的微笑，竟絲毫沒有狼狽和驚恐的神氣，那種勝利之感，便又在梅女士心裏開始消褪，她是在惘然的不穩定中走下了樓梯。

## 九

是三天以後了。在黃因明的小房間內，太陽光懶懶地停留着，似乎也在沉思。長談以後的兩位女士都透露着幾分倦態。梅女士低了頭看自己的脚尖，心裏亂札札地，辨不出是快意呢，還是感慨。但是昨天前天的那種不知其所以然的忿激，卻也消散了。現在她覺得秋敏雖然是可憎，畢竟也可憐。可不是人類又脆弱而又野心的——尤其是女子！在偶然的機緣湊合和熱情爆發時，她會盲目地跌進了並非自己滿意的戀愛；而在又一偶然的機緣湊合和熱情爆發時，她又會死纏住了另一個男子，企圖補賞她的久未兌現的戀愛的愉快。

像輕敏的搔摸，這些感念將梅女士送進了半意識狀態，然後又被黃因明的批評似的結論驚覺了：

「所以我覺得梁剛夫在這方面的態度並沒有什麼不應該。兩年前，誰又不是衝動主義者？五四的潮流只給我們兩條路：一切舊信條都不要了，一切都依着自己的信念去創造罷！可是我們空洞洞的腦子，會創造出什麼來呀？結果只有跟着一時的衝動走了！這個衝動就造成了兩年前梁剛夫和秋敏的複雜關係。他們瞞着張大成是不應該的。但是，梅，你試想當時他們各人的心情：秋敏何嘗認識了梁剛夫的人格，不過是厭倦了張大成的中年的平淡，希望在秘密戀愛中得到一點刺戟；至於梁剛夫呢，他承認是一時的性慾衝動。當然他不是什麼聖賢，什麼超人，也不能抵抗一個女子的誘惑。那時他們都覺得是一個夢罷了。如果就這樣完結，也許我對於秋敏的鄙視會減少些。可是現在他們又碰到梁剛夫已經不是從前的衝動主義者，他把自己納入了更有意義的生活，秋敏卻還要死纏住他！」

黃因明霍然站起來，蹣跚了幾步。這最後的一句，說得如此忿忿，如此關切，似乎軼出了第三者應有的常態，所以梅女士的紛亂的心頭不禁又浮起另一方面的複雜感想。她的眼光跟住了黃因明的腳步，半聲兒也不出。黃因明回過來笑了一笑，又接着說。

「是的，她還是死纏性。她從前的行爲，我們可以同情，然而她現在真叫人討厭！她是一天一天退步，無聊！我們換一件事談談罷。你仍舊辦婦女會的事，行不行？」

梅女士抿着嘴笑，給了個搖頭的答案。

「還是對於秋敏有點耿耿罷？那又何必！婦女會不是秋敏一個人的事，你不是替她幹；再進一步說，那也不是梅，你一個人的事。這是你我她更大的人羣的事。梅，如果你情願回咸都去再過從前的生活，那就什麼話都不用說了；但現在你要在上海過一點有意義的生活，你就應該先拋棄了那些個人間的感情和意見。」

黃因明又坐下來發議論了。她的一對陰沉沉的眼睛透出幾分興奮的紅色。

「我就看不見那裏頭有什麼關於人羣的了不得的意義。」

梅女士淡淡地表示了反對的意見。卻是她的音調裏並沒有頹唐厭倦的氣味，反是很激越。她的細長眉毛輕輕一聳，似乎還有話，可是被黃因明的呼聲打斷：

「你說看不見什麼意義！」

「是的！拉的拉來扯去不過是些小心眼兒的姑娘太太，嘴巴上滿是『不錯，不錯，很好，很好』心裏呀！一百個非難，一百個冷笑。還有呢！野兔兒一樣的小姑娘，女學生。難為她們到處亂跳，然而愈跳愈亂。情形是這麼着，即使本來有意義的事，也要變成索然無味了。我不喜歡。再者，和姑娘太太們辦交涉，我早就弄厭。我是喜動不喜靜的，我喜歡走險路。我要幹的痛快！在家鄉儘走的彎彎曲曲的路，不料到此地還是彎曲！」

過了幾秒鐘，黃因明纔慢聲回答：

「痛快的事麼？在將來。眼前的彎彎曲曲正是在準備着痛快的將來。你說姑娘太太的斯文舉動惹你不耐煩，可是在萬事落後的中國，我們不能希望太高；在中國，女子要對社會盡力，只有幹婦女運動。只有耐心把姑娘太太也喚醒了起來！」



「那麼你呢？爲什麼你不幹？」

梅女士抓住了黃因明的後半段話，緊駁過來。

黃因明微笑，很注意地瞅了梅女士一眼，沒有回答。於是李無忌所說的什麼「利用」，忽又在梅女士心上跳動了。「這也是一種利用罷？把灰色的膩煩的事推給別人去幹？」這樣的感想，也在梅女士意識中浮出來。但是她的強烈的好奇心卻壓倒了一切闖來的雜念。似乎想驅走那些感想，她搖搖身體，走到黃因明跟前說：

「我決定不幹了，請你諒解罷。昨天還覺得秋敏的辦法不對，現在卻以爲她幹的很合式。嘴裏不說，心裏非議的姑娘太太們，大概只有用秋敏的老面皮包辦的方法，纔可以對付過去；野兔兒似的亂跳的女學生也和秋敏的慌忙躁急合得來。算了，我把今天以前所說的話都收回了。我也要把今天以前的生活澈底改變一下。到上海以後，我成了一面鏡子，照見別人，卻不見自己。從今後我要自己打算一番，決定我的新路線。第一，我要搬家。那位同鄉老先生的家裏不想再住下去了。向來我是換一個新環境便有新的事情做。因

明，我們找一個地方同住罷！」

看見黃因明露出躊躇的神氣，梅女士再逼緊一句：

「你以為我不能像你那樣過儉樸的生活麼？」

黃因明笑了一笑，還沒回答；房門閃開一條縫，露出梁剛夫的半張臉。但梅女士並沒看見，還是追問着：

「沒有什麼不便罷？我已經看好一間房子，很便宜，明後天……」

她沒有說完。梁剛夫已經冷冷地站在她們面前。一些厄逆的波紋立刻在梅女士胸間擴散，僅只在嘴唇邊被抑住，而且趕快改變為無所容心的微笑。

「來得剛好。正有一個問題難以解決。」

黃因明看着梁剛夫，用誇張的口吻說；她很高興有這機會能夠從梅女士的追問中逃出來。

「搬家麼？是一個問題，卻不難解決。」

「不是搬家，密司梅不願再幹婦女會，我正在這里勸她。」

「然而我正在這里勸你的，卻是搬了家，我們同住。」

梅女士忙接口說，忍不住對梁剛夫笑了一笑。

「那就更容易辦了。你們很可以交換條件。」

梁剛夫也笑着，側過身體去，就躺在黃因明的牀上，仰起臉看天花板。

黃因明卻不笑；搶先着就把梅女士剛纔表示的意見說了一遍。眼睛直望着梁剛夫，好像是小學生在教師跟前背書。梅女士抿着嘴笑，心裏卻在回憶黃因明所說的梁剛夫和秋敏的祕密事件。忽然她的笑容消失了。黃因明那一句跌出了第三者態度以外的憤憤的 remark：「但現在，秋敏還要死纏住他！」很有力地又回到梅女士耳邊來。接着是不客氣地躺在黃因明牀上的梁剛夫的形相在眼前。於是就有些也不是第三者所應該有的奇怪的不樂意的情緒，輕煙似的把梅女士從當前的現實中提開。她看着梁剛夫的冷靜的面孔，她又看着黃因明的翕動着的嘴唇，可是什麼都沒有聽明白。驀地梁剛

夫從牀前挺起身來了，他的清晰的語句驚醒了梅女士的惘然：

「好極了，你們兩位同住。」

「交換條件麼？你的老調子可是這件事不能應用交換條件。」

黃因明立刻駁覆。

「自然不是交換條件。因為每星期打算變換一下環境，我們應該幫助她。」

這句話在梅女士耳邊響的很合。一轉念她又覺得多少包含着幾分把她看成無能力不懂事的意味，一副高興更又落下去。同時梁剛夫卻又擲過很有些斤量的一個問句：

「不過，密司梅，你是盼望怎樣的新生活呢？」

梅女士沉吟着不能立刻回答。確定的目標，她並沒有；未來的理想的圖案，她亦不會意識地規劃過。而且她也不便說因為看到「你們有祕密，我要來窺探。」她實在窘了。但倉卒中忽然記起前天李無忌第二次來訪她時的一篇長議論，於是等不及細推敲，她便

拾了幾句來搪塞梁剛夫的質問：

「那個，只能夠說個大概。譬如，從前我是和舊勢力反對的，我從家裏逃出來，我獨力生活，後來又正式離婚，我總算都沒有失敗，然而究竟對於國家有什麼好處呢？一點也沒有。在四川的時候，是看不到有什麼國家的，到這裡來幾個月，卻漸漸看見了。這裡的外國人的勢力，使得我想起自己是中國人，應該負擔一部分的責任，把中國也弄得和外國一樣的富強。我是希望有一個穩固的不賣國的政府，內政，外交，教育，實業，都上了軌道，那麼，我也可以安心做我所願意的事。」

梁剛夫冷靜地搖着頭，還沒回答，卻被黃因明的尖利的聲音搶了先去：

「你想等待當權的大人先生把國家弄好麼？一世也不成！」

「自然不是袖手旁觀，專等候別人。我們自己也要負責任。」

「但是密司梅，你也要記得中國不是關了大門的。她不能自由自在整理家務，時時刻刻有外國人在那里操縱，而且當局的政府如果不賣國先就站不穩。」

梁剛夫皺着眉頭很有分寸似的慢慢地說。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不賣國的政府，簡直也是做夢！」

黃因明又插進一句了。

「哦，那麼豈不是沒有希望，還鬧什麼國民會議！」

梅女士也很意氣地反駁。

「不忙呀，你聽下去。你已經知道國民會議的最後目的，是要建立人民意志產生出來的政府。如果建立起一個真正的人民的政府，那就不同了。可是外國人一定要暗中幫助賣國的政府，軍閥，和官僚，不讓真正的人民的政府出現。——」

「先打倒帝國主義！」

覷着梁剛夫的話語一頓，黃因明趕快又插進一句來。

「還有，密司梅，你希望中國也和外國一樣富強。好呀，要是辦得到，我也可以勉強贊成一半。然而你知道外國的富強是怎樣來的？嚇，你要說是他們工業發達的緣故。你又要

說我們也可以發展工業。叫什麼人去發展工業呢？我們有資本家。可是你不要忘記，中國的資本家是依賴外國人的，他們怎麼有膽量去反抗他們的外國主人？他們只能靠外國人的勢力來榨取中國老百姓，他們只要自己還能夠留下幾個小錢來在租界造洋房討姨太太，便是最大的希望了。」

「所以希望你希望中國的資本家會掙氣，也是做夢！」

黃因明高聲說，似乎代替梁剛夫作了結論。

從梅女士這方面，卻沒有回聲。她望着梁剛夫的冷靜的面孔，在那里沉吟。看見自己被駁倒，很有點不甘心，但是她搜索到腦子的每一纖維，終於想不出適當的回答。李無忌灌給她的一篇富國強兵的大經綸，竟沒有包括着駁覆梁剛夫的材料。她自己的思想的府庫呢，對於這些問題向來就沒有準備。現在浮上她意識的，只有一些斷爛的名詞：光明的生活，愉快的人生，舊禮教，打倒偶像，反抗，走出家庭到社會去！然而這些名詞，在目前の場合顯然毫無用處。

沉默了幾分鐘，梅女士方纔勉強拾起那中斷了的談話的線索：

「照你的說法，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這個話就很长了。簡單說，我們先要揭露外國人，本國政府，軍閥，官僚，資本家，是一條練子上的連環，使得大家覺悟；人民覺悟了，就會成爲力量。」

梁剛夫忽而有些吞吞吐吐了，好像是有所顧忌，不便明言似的。這卻不能逃過梅女士的尖利的眼睛。她抓住這機會，就打算把自己拔出那困窘的地位，把談話的方向轉換。她笑了一笑，緊接着說：

「可是你們現在的活動似乎還不止於這一點。」

梁剛夫也笑了，又很快地對黃因明瞥了一眼，只給一個很含糊的回答：

「事變逼來，誰又能夠預料呢？社會是活的，時時刻刻在那里變動的，我們也不能規定了死板板的步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事業，都不是站在空白的歷史的一頁裏，有無數的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力量在四周圍牽扯我們，影響我們，因而我們決不能自由挑選一



個時間或一種方法的。總之，說起來是很長的。我可以介紹幾本書給你。」

一面說着，梁剛夫已經站了起來，露出要走的樣子，驀地他又鄭重地問：

「還有一件事：密司梅，爲什麼你忽然想起要和黃因明同住？」

「到不是忽然想起。我早就討厭那位國學專家謝老先生。搬出來一個人住罷，又嫌寂寞。要是因明一定不願意，那也沒有法子。你還贊成到底麼？」

梅女士把最後一句特別說得響些。她的天才的觀察力又已經感到了梁剛夫的特意詢問是有些什麼。先前他想不到的顧慮的渣滓。

「贊成到底！」

梁剛夫針鋒相對地回答着，對兩位女士微微一笑，便走了。

又談了幾分鐘，黃因明終於也答應了梅女士的要求。

那天晚上，梅女士找到李無忌借寓的啓強中學，爲的是答訪，也爲的是告訴他就要搬家。從黃因明那里回來後，梅女士曾經把梁剛夫他們的說話細細想過。她並不能在理

知上接受梁剛夫的議論，雖然她亦找不出什麼駁難；但是不知怎地，梁剛夫卻吸住了她，在她心深處發動了久蟄的愛戀。她畢竟也看出來：不但秋敏，即便是黃因明，似乎也不會抓住這位冷靜的青年。也就是這種昂首雲外的冷靜，對於梅女士特別有吸引力。

沒有月亮，星光卻很燦爛。街燈是昏黃的，黑魘魘的校舍蹲在鴿子籠樣的民房中間，最初就給梅女士一個不好的印象。她覺得此來是多事了。她所以特地要來報告搬家，無非不願讓人家猜她有什麼鬼鬼祟祟的行動；她是素來以光明磊落自負的。

到底找得了號房，又等候多時，李無忌笑嘻嘻地出來了，手裏擎着一冊醒獅，很鄭重地說

「這是最近的一期，印架上擎來的第一本，送給你先睹爲快。」

梅女士微笑着接過來，捲成筒狀，輕輕地敲着膝頭，就提起了要搬家的話。

「很好。那位老先生的談勁，我也有點怕呢。南京，你不喜歡去。那麼——不錯，我有一個朋友，夫婦倆，住在貝勒路，地方很清靜，你搬去是再好也沒有。」

沒等梅女士說完，李無忌搶着告奮勇介紹地方了。

「謝謝你。可是我已經找到了房子。」

梅女士微笑地回答，隨手將笛狀的醒獅丟在茶几上。

「你一個人住麼？」

是慌忙的探問。

「還有一個同伴。」

李無忌的細眼睛異樣地閃了一閃。似乎挺賴子的閒暇的方法已經不宜於目前的緊急局面，他匆忙地用一雙手把蓬鬆的長頭髮抄到後面，遲疑地似乎對自己說：

「大概是女朋友罷！」

得到了微笑的點頭，李無忌方纔鬆一口氣，提高聲音接着說下去：

「可惜遲了一些。不然，我的朋友家裏頂合式。」

又是探詢地點，探詢那位女朋友的姓名。梅女士都告訴了，站起來便想告別。可是李

無忌還有一肚子的話要發洩。他堅留梅女士：

「你看，只有八點鐘。這裏的學生另有宿舍，教員又不住校，所以靜悄悄地和川南不同，——川南要這樣靜時，至少是十一點。實在還早，再談談罷。」

這麼熱心勸着，李無忌又下意識地拏起茶几上的筭狀醒獅，展開來，忽而帶幾分感慨的意味加一句：

「舊侶早已雲散，誰料得到三四年後，幾千里外，卻又和你會面！」

梅女士忍不住也像響應似的吁了一聲。眼前這間燈光昏闇的會客室，那從白轉黃的粉壁，那雜亂破舊的陳設，都使她想起了從前的古廟似的學校來。而且眼前這苦留她再談談的人，從前也是追隨她得那麼急。人事真是走馬燈般曲曲折折而終復歸於故轍麼？梅女士微擡起眼來對李無忌看。這位高身材的女性的人，和從前不同了；皇皇然不知所求的幽悒的氣色已經在新添的一些細皺紋下消失，卻更有些得到了什麼確信了什麼的神情裝點成不很壞的風采。

不自覺地微笑着，梅女士這麼說：

「現在你是幹政治運動了，究竟比當教員有趣些罷。」

「你看來是麼？但在三年前的我，或許也覺得現在的生活並不可愛。是的，我常常自問：是事情的本身不同呢，還是我自己的思想有了變遷？結論是落在後面的一個。因為思想變過了，這纔覺得現在的活動很有趣呀！梅，三四年來，我們都變過了一個人，你也不是舊時的你了！」

李無忌慢聲說，眼光射住了梅女士的臉。嚇，這眼光！三年前在月下燈前，梅女士曾經屢次見過這樣包含着熱望的眼光來。於是彷彿有一個東西在她心頭輕輕一撥。然而李無忌已在接下去說，聲調是更快些了：

「我還沒忘記從前你說過的幾句話。你說如果早兩年遇到我，你的回答就可以使我滿意。你說並不是意中還有什麼人，只不過你那時的思想是——要在人海中單獨闖，所以給一個簡單的『不』。現在已經過去了三年，現在我們又遇到了；我相信三年之中，

我們除了思想上的變動，其餘的，還是三年前的我和你罷。梅：你現在的思想是不是仍舊要給我一個簡單的『不』？我盼望今天會得到滿意的回答！

接着是死一樣的沉寂。但只一刹那。梅女士的豐艷的笑聲立刻震動了全室的空氣，並且更加劇烈地震動了李無忌的心。混在笑聲內的梅女士的回答是：

「呀，還是戀愛！好像徐綺君來信說你現在鄙視戀愛了，你說是『無聊』的戀愛！可不是麼？」

「是我鄙視『無聊』的戀愛，譬如，從前陸克禮和張逸芳的戀愛。但是，梅，三年之久，你我依然是當年的單身，而又忽地碰到這，你想呀！」

李無忌說得很嚴肅而又很神祕。他站起來旋一個身，似乎要找尋什麼去，眼光釘住了梅女士的臉。

一縷憐憫的細絲，也可以說是感動的波紋，在梅女士心裏。

梁剛夫的冷靜的面相也浮現在薄暗的空間。猛然——

轉換着談話的方向：

「你看準了我的思想，也有多少變換麼？我自己不很明白。」

找一個新環境的意思，卻也是有的。前天你講了許多關於政治的話，過

疑問來。我覺得到底不能完全贊同你的意見。」

「不贊成？是那些地方不贊成呀？」

像受了一針，李無忌伸長頸頸，急忙地問。

「就是怎樣發展工商業。」

似乎想不到問題這麼簡單，李無忌笑了。

「哦，是這——麼？國內不要打仗，有錢的人掙出來投資，工廠裏加緊工作，時間延長，

出產增多，豈不是就成了？」

「掙下來的錢不會落到外國人荷包裏去麼？」

梅女士反問，輕輕地應用了梁剛夫那里聽來的理論了。

「自己的錢，怎麼肯送給別人！現在中國每年要流出幾萬萬金錢去，就因爲自己沒有工業，這叫做無可奈何。如果什麼東西都能夠自己製造，豈不是就把外國人的勢力抵抗住了？所以空口說抵制外國人是沒有用的，應該先得自強。」

梅女士抿着嘴笑。她看見李無忌那種興高采烈，舉重若輕的神氣，忍不住要笑。在她聽來，李無忌這番議論，並不新奇，好像十幾年前讀什麼論說人門的時候早就見到過這樣的意思。然而另一個問題卻帶出來了，她又問：

「你們也反對外國人？」

「怎麼不！『外抗強權』是我們的口號呢。不過我們主張用合理的手段。我們又主張分別而論。不問如何的專門反抗外國人，我們不贊成。」

於是來了長段的議論。李無忌把上講堂的姿勢完全掣出來，越說越有精神，然而梅女士卻有些倦意了。她耐心地等候到李無忌的熱談表示了稍稍的挫頓時，就硬生生地插進了一句：



「現在我一定要回去了，明天要搬家哪。」

李無忌異樣地站起來，向牆上的掛鐘望了一下，又回過來瞧着梅女士的臉，然後慢慢地說：

「明天什麼時候？下午罷？我來幫忙。」

梅女士很委婉地辭謝了這太慇懃的幫忙。李無忌卻又要送她回寓。當然梅女士沒有什麼不願意。可是到了謝宅門前要分別的時候，李無忌突然抓着梅女士的手，吐出最後的勇氣來：

「後天我來拜訪你的新房子。我相信在這新地方，有新希望，梅呀！」

門燈的光落在李無忌臉上，照見他的眼眶邊有些紅，他的嘴唇有些顫抖。梅女士只能溫柔的微笑。她實在不知道還有沒有比這更適當些的表示。

又過了兩天，黃因明方纔抽出工夫來和梅女士搬進新屋子。在天井裏拾得一張李無忌的名片。這位熱心的朋友昨夜已經來過了。

粗粗布置好以後，黃因明就告訴梅女士，不要把這住址「太公開」。梅女士驚訝地

睜大着眼睛，很躊躇了一會兒，方纔說：

「讓一個人知道，不要緊罷？如果你早說要秘密，我也可以不對他說。但現在，他已經知道，而且比我們先來過了。」

「那個姓李的名片就是他麼？」

梅女士點頭，隨即反過來問：

「爲什麼要秘密？」

「無非是怕客人來多了不得清靜。」

「那麼，這個姓李的不過偶然到上海玩玩，至多來一兩次罷了。」

黃因明放心地一笑，也就不再追問。梅女士卻感得幾分不自在。她看出黃因明的所謂「恐怕不得清靜」是隨口搪塞，還是不肯坦白。同時她又反省到自己的行爲很可以被人家看作嘴快輕率。「怎麼我近來變了呀！這樣失神落魄，沒有一點精密的計算」她

心痛地想。她給自己許多答案：因為是這一向心裏總沒有過安定；因為是太好勝，要得人們的尊敬，要表示自己的光明坦白，反倒成了不檢點；因為是目前的環境人物都和從前的不同，因而不能左右逢源的順應；因為是專心要學習那些怪生疏的什麼國家，政府，資本家，工商業；因為……她發怒似的站起來，看着自己房裏滿地散亂的什物，搶過去踢了幾腳，好像牠們就是罪魁禍首。

新換了榻位的第一夜，特別使得梅女士不能安眠。那條柔軟的絲氈竟變成爲豬鬃一般，刺起了梅女士全身的焦灼。風呼呼地響着。這是第一次的西北風，無情的嚴冬的先導。梅女士側耳聽着，忽然悲酸從胸中起來。她的感想便很淒涼：「這是有生以來第二十三個冬呀！在自己的生命中，已經到了青春時代的尾梢，也曾經過多少變幻，可是結局，結局只賸下眼前的孤獨便是永久成了孤獨麼？是那些地方不及人家，是那些事對不起人，卻叫得了孤獨的責罰呀？」於是幾年來不曾滴過的眼淚，幾年來被猜忌，被憎恨，被糾纏，時所忍住的眼淚，都一齊湧出來了。

怯弱地，幾乎屏息地躺着，她可以聽得每一個最細微的聲響。從樓下來了黃因明的鼾聲，勻整而甜美，更引起梅女士的嫉妒。她怎麼能夠不嫉妒？別人是這樣地到處適宜，很灑落在這廣大的世間翱翔；而她呢，這樣的孤苦無告！沒有一個人真正了解她，也沒有一個人肯用心來了解她。突然白天的感觸又回來了。那一長串自問自答又在她悲楚的心頭往復了。終於她唾棄那一切的答案。她不得不承認傷心的真實：脆弱是自己變脆弱了，所以失神落魄，什麼都弄不好！是自己變脆弱了，所以剋制不住心裏的那股不可名說的騷動，所以即使從前能夠高傲地無視圍繞在左右前後的男子，而現在卻不能不縈念於梁剛夫！

這麼想着，彷彿看見了潛伏的敵人，梅女士心裏反而平靜些了。她再不算睡覺，只迷惘地朦朧地尋求所以變成脆弱的原因。可是得不到。只覺得太複雜，廣闊生疏的新環境將她整個兒吞進去，形成了她的渺小脆弱，並且迷失了她本來的自己。到上海以來，她看見了許多新的，同時也不能理解的事情；是的，不能理解！她不是初出閨門的大小姐，她

經歷過比一般女子更多更複雜的生活，她並且看透了那些複雜生活的主人公的思想和性格；然而現在，從顛沛豪華中鑽出來的她，卻不能理解眼前那些人的行爲的動機了。自然她已經知道梁剛夫和黃因明在幹一些祕密的事，但是她不能理解他們爲什麼有那樣的虔誠，是什麼東西驅使他們熱心拚命，並且是什麼東西使他們的六尺羸躬有異樣的光彩，異樣地能夠吸引她。可不是她屢次想把自己挺直，想撇開那個冷冰冰的梁剛夫麼？可不是她看見黃因明不肯答應同住的時候，也會負氣地想不再懇求麼？但是有一股頑強的力，壓扁了她，推動她走到梁剛夫跟前，強迫她佯作下氣地向黃因明苦求了。

「咳，咳，這不可抗的力，這看不見的怪東西，是終於會成全我呢？還是要趕我走到敗滅呀？只有聽憑你推動，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完全將自己交給你罷！」

梅女士捧着頭想，幾乎可以說是祈禱。

她浮沉在這祈禱中，空間失了存在，時間失了記錄。然後是許多似曾相識的面孔圍繞她，推挽她；若干舊遊之地在眼前，她發見自己在那里扮演悲歡憎愛的喜劇；俄而又

輪機的重濁的吼聲，江水的悲壯的嘶叫，迴環曲折的巫峽；突然又是逃荒似的雜亂的房間，黃因明撅起了小嘴，埋怨她嘴快浮躁，怎麼剛說好搬家，就巴巴地告訴人家了。她慌忙地跑過去想辯白，卻拌着一口攔在腳邊的小皮箱，仆在地下。

猛叫着睜開眼來，太陽光曬在她頭上，都市的喧聲像遠處的風暴，像是近在窗外的，一輛汽車，噉噉地叫得怪響。

梅女士惘然走到樓下，黃因明不在。她的房間已經收拾得很整齊。一張大白紙平鋪在書桌上，說是新僱的老媽子約定十一點鐘來，請梅女士守在家裏等着。梅女士拿起這字條兒揉做一團，靠在書桌旁，隨手檢起一本書：馬克斯主義與達爾文主義；兩個卻是面熟陌生的名詞。她隨隨便便翻開來看了一會兒，不知不覺讓身體落在近旁的椅子裏，她的低垂在書頁上的眼光貪婪地閃動着，直到打門聲驚醒了她。

老媽子來了。接着便是掃除房間，買菜燒飯，一應雜事，都向梅女士索取吩咐指揮的時間。近午刻黃因明回來，喫過飯後匆匆談了幾句，就又出去了。梅女士正在想繼續讀那

本撞到手裏的書，新來的老媽子卻像影子一般站在客堂門邊，說了一句出奇的話：

「少奶，客堂樓還有一個房客麼？」

梅女士一怔。多麼奇怪的稱呼，又是多麼奇怪的問句呀！她低着頭看書，只從齒縫裏回答了兩個字：

「沒有。」

「剛才來喫飯的就是少爺罷？」

老媽子更出奇地問，然而也有些不敢自信的意味。梅女士眉毛一跳，擡起頭來對女僕看一眼，忍不住笑起來了。可不是？黃因明那一頭剪得太短的頭髮，那袖子太長的灰布棉袍，那種陰森森板着臉的神氣，都很像一個男子，因而當然是梅女士的「少爺」了。勉強止住了笑，梅女士很鄭重地回答：

「不錯。就是少爺。姓黃。就叫黃少爺罷！」

老媽子恍然似的點頭，嘴唇又動了；梅女士趕快威嚴地加一句：

「竈披樓是你的臥房，趕快去收拾，這裏不用你伺候！」

她的眼光又落在書上。翻過兩頁以後，她心裏還在格格地笑。

太陽西斜的時候，李無忌來了。老媽子對於梅女士的稱呼，很使這位少年奇怪。隨便談了幾分鐘以後，李無忌帶些不自在的態度說：

「有一個書局要找女編輯，條件也不差。梅，反正你現在沒有事，請你去幫忙幾天行麼？要是你肯長幹，自然更好。」

「我有事。」

「什麼事？還在補習法文麼？」

「學法文的意思早已拋開。現在我學做少奶奶。」

梅女士軟笑着說。那天謝家門前燈光下，李無忌的眼色和抖動的嘴唇便又在她當前的空間閃了一下。

「你又說笑話！」



「真的呢！沒，有聽得老媽子叫我少奶奶。」

李無忌苦笑。疑惑的細絲也跟着爬在他的嘴邊。然而梅女士又已經接着說下去：

「從前我做過少奶奶，可惜是掛名的，所以現在要來學。前一次你說這幾年來，大家思想上有了變動；現在我就給你這句話做註腳。從最近起，我方纔覺到有許多事我不懂得，而且擺在我眼前，我也看不到。我總想把不懂的變爲懂，看不到的變爲看到。什麼事情都得從頭學。所以老媽子既然叫我少奶奶，我就來學一下罷。再比方說，前次你對我談戀愛，我也要學。」

輕聲地笑着，梅女士走到窗前，仰起了頭向天空凝望。一片灰色的雲很快地飛過，露出斜陽的紅面孔，似乎也在笑。梅女士再轉身時，卻看見李無忌已經站得這麼近，情熱的一雙眼更加發亮。

「就是要學。一個人正在學習的時候，不能夠回答『然』或『否』，戀愛這功課當然也不是例外罷。」

梅女士柔媚地然而堅決地作了結束，就趕快轉換談話的方向，問李無忌打算什麼時候回南京，徐綺君是不是常見到李無忌。臉色灰敗，惘然答應着，不轉眼地對梅女士瞧。沒有什麼特異的表情流露在梅女士的臉上。還是那樣彎彎的彷彿會說話的眉毛，還是那樣顧盼撩人然而坦白無邪的眼睛，以及可愛而又可畏的微笑。

「希望我再來上海時，你的學習時間已經完畢，能夠作決定的答覆。」

這麼喟然說，李無忌就去了。老媽子又在客堂後一疊聲叫少奶奶。

兩三天後，梅女士這纔覺得自己快要變成真正的少奶奶了。黃因明似乎很忙，整天在外邊跑，又繼之以夜；有時回來得太晚，還得梅女士去開門。老媽子又不時要請三小時以至半天的假。守家的責任竟很合理的落在梅女士肩膀上。幸而她還有新碰到的那本書解悶，且又陸續找出許多來，所以三天不出門，到也不覺得什麼。

這些書籍在梅女士眼前展開一個新宇宙。她的辨不出方向的迷惘的苦悶暫時被逼到遺忘的角落裏。現在她的心情，彷彿有些像四五年前尙在中學校時初讀「新」

字排行的書報。那時她亦能夠暫時把要戀愛而不得的苦痛扔在腦後。

但是有一天梁剛夫來，看見梅女士浸淫在書本子裏，又聽到黃因明講起「少奶奶」的笑話，便說單看書也不中用，說什麼革命的鬪爭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應該從實生活中去領受。他又勸她們在後門上裝一具新式的彈簧鎖，那麼有三把鑰匙，黃因明、梅女士、老媽子，各人拿一把，免得做了房子的奴隸。

雖然並不十分理解梁剛夫的議論，梅女士卻也下意識地遵奉。她又時常出去走動了。然而又感得無處可去。別人都像很忙，常去打擾也不好意思。後來她想得了一個消遣的方法：練習騎腳踏車。

寫信也要消費梅女士一部分的時間。李無忌的來信很勤，而且差不多每封信的末尾總拖着一個問句：「你的學習快完工了罷？」徐綺君也不躲懶。她雖然住在南京，卻告訴了許多廣州的事；因為她的堂弟徐自強在那邊的軍官學校裏。

這一切，點綴着梅女士的閒暇生活，也就不很寂寞了。好像害熱病的人已經度過那

狂亂的期間，現在梅女士的心境進入了睡眠樣的靜定。想偵探黃因明他們到底有什麼祕密的好奇心，也逐漸冷卻了。「做一面鏡子專照別人有什麼好處呢！」梅女士這麼策勵自己。並且她已經明白黃因明他們是幹什麼的了。最近黃因明不似先前那樣忙，閒談時便也有意無意地說到她自己的事。梅女士總是靜聽，不表示什麼意見。她還不能對於那些事下批評，而隨便敷衍，她又不肯。

在這平靜的然而不免灰色的生活中，只有梁剛夫的來訪會使梅女士感到新的不安和復活的苦悶。有時只有他們兩個，談話又如此有味，忽然梅女士的耳邊隱隱地響着李無忌的聲音：是不是仍舊是給一個簡單的「不」？她注意地瞅着梁剛夫的眼睛，盼望發見一些不尋常的東西。沒有話也談到了男女關係。那時梁剛夫的眼光更加亮些，開玩笑似的驀地來了個問句：

「密司梅，你的經驗不好說說麼？」

梅女士覺得這句話怪刺耳，同時卻又嗅出輕侮的氣味。她的回答便很尖利：

「因爲不奇特，不是偷偷摸摸的，講出來也未必有味。」

梁剛夫淡淡一笑，既不生氣，亦不忸怩，彷彿還帶些「反倒可憐梅女士心胸太仄狹的意味。梅女士也立刻後悔；她自己奇怪爲什麼竟說出這樣的硬句。好像年青的母親雖然一時使性，打了心愛的小寶貝，但過後心裏多麼疼惜，她呆呆地看着梁剛夫，經過了幾秒鐘，方纔嘆一口氣接着說下去：

「並且我不知道像我所經驗的那樣事，是不是也算得悲劇。我愛過一個人，可是他不敢愛我；他要求我爲了愛他的緣故不再去愛他。我用了極大的努力遵照他的意思做。然而什麼都鑄定了時，他又變了主意，他敢了；可是就在那時候，他——病死！」

短短的沉默。然後來了梁剛夫的照常冷靜的聲音：

「你們做了一首很好的戀愛詩，就可惜缺乏了鬪爭的社會的意義。」

梅女士打了個寒噤。這樣乾燥冷酷的批評比斥罵還難受。她輕輕地咬着嘴唇，趕快轉換方向拿一些不相干的話語混了過去。

後來梁剛夫走了，梅女士悶悶的總覺得不高興。她恨這心冷的人，她又恨自己。爲什麼丟不開他呢？是傻子纔不會看懂一個女子眼睛裏的意義！然而梁剛夫是聰明機警的。也許因爲他太聰明，因爲他very知道已經怎樣有力地吸引了一個女子的心，所以他故意拿身分，而且要故意玩弄這落在她手掌中的一顆心。也許他竟是那樣殘忍！手裏掉落了書也不覺得，梅女士倚在枕上，繼續她的愁思。密雲中漏出來的太陽光斜射到她臉上，她閉了眼睛，她的身體漸漸滑下去，直到平躺在牀裏。假設的問題都答完了，有一根新的自慰的線索從她迷惘的意識裏，轟然飄起來：他們都不是畏瑟忸怩的人兒，在這件事上，他們最是赤裸裸地毫無勾心鬪角的意思，自然他們不肯吠兒狗似的獻慇懃；無論誰愛誰，總之不是可羞的事，應該直捷了當表示，爲什麼不向他表示呢？應得有點明白的表示！

於是一種近乎後悔的情緒，將梅女士送回，到剛纔的談話裏。冰箸一樣的東西還在她的背脊上溜過，但是她聽得自己嘴裏的話卻是詢問什麼叫做「鬪爭的社會的意義。」然後看見梁剛夫凜凜然站起來，走到她面前立定，嘴邊有些似笑非笑的皺紋。許多紅星

從他們中間爆出來了。好像被看不見的手推了一下，梅女士猛投入梁剛夫的懷裏，他們的嘴唇就碰在一處。擁抱，軟癱，陶醉，終於昏迷地掛懸在空中。然後掉落在地下似的，她看見只有她自己一個。梁剛夫在不遠的前面慢慢地走。她趕上去要拉住，卻接到一句嚴厲的呵責：

「還要什麼？」

「我愛你。」

「但是我不能夠，我只能給你所需要的快感。」

她哭了，蛇一般纏住了梁剛夫。突然沉重的一拳落在她胸前，她倒下了，紅的血從嘴裏噴出來，淌了一地。

梅女士低呻着睜開眼來，雙手尚緊按着自己的胸脯。

「哼！惡夢！雖說是惡夢，然而並沒更壞於我不夢的時候！」

她這麼想，冷冷地笑着。然後慘白罩上她的面孔，她傷心地滴了幾點眼淚。比惡夢都

不能再好的現實呵！她寧願死在夢裏過去的全生活又飛快地倒退回來了，何嘗沒有濃艷的色彩，然而多麼錯亂顛倒，真比夢都不如！直到現在爲止，愛她的人可真不少呢，但是她也愛的，卻只有兩個；兩個！第一個是不敢愛她，第二個是不願愛她。而她又沒有法子使得自己不愛，這第二個！是這樣的命運麼！然而的確是這樣顛倒錯亂的人生！

在梅女士的淚光晶瑩的眼前，浮出了韋玉的幽悒的愁臉和梁剛夫的冷靜的笑容。牠們都在顫動，都在擴大，終於吞沒了梅女士的全身。

外面是北風在虎虎地叫，彤雲密佈的長空此時灑下些輕輕飄飄的快要變成雪花的凍雨。冬的黑影已經在這裡叩門了。



接着便來了白皚皚的雪，一次又一次的冰，灰色陰沉的天空。在嚴寒的覆蓋下，凍僵了一切的空想和夢幻，只有嚴肅的現實，推動着梅女士前進。永遠在她心深處騷動的那股力，似乎也暫時凝凍。

時局的急遽開展，又要求更多的青年去參加活動。梅女士也接受了這歷史的動員令。很匆忙，很興奮，她過了一冬。

然而春又來了。還是從前那個叫人冥想，叫人做夢，叫人愁思回顧的春。

那一天午後，躺在馬路上的太陽光反射出不可輕視的熱力，滬寧車站裏吐出大隊

的旅客，梅女士從電車上跳下來，像一條水蛇鑽進那嚷嚷的人堆。忽而她站住了，向右邊凝視。飛快地向北去的一輛人力車上坐着個瘦長的少年，看那後形，極像是梁剛夫。是他回來了麼？梅女士目送那愈遠愈小的車子，驚喜地想。但是急溜的人潮不容她再多看一秒鐘。從後面擠上來的咻咻然噴着大蒜臭的一張蟹殼臉擋住了梅女士的視線，又推撞她不得不向前走。

車站裏也裝滿了人；不是低頭急走，便是東張西望似乎在找什麼。梅女士下意識地買了一張月臺票，便又混在湧出來的人叢中。她注意瞧每一張迎面攙來的臉；不知怎地，她在每個臉上都看出一些和梁剛夫相像的曲線和皺紋。她的心裏卻反覆着這樣的數目字，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可不是足足半年又掛些零頭？可不是應該回來了呀！國民會議預備會早已過去。前幾天就聽說要調他回來呢！這裏的爭鬪正在一天一天擴大，需要很多的人。所以一定是！

這樣斷定着，梅女士更用勁地往前擠。已經在月臺上了。她本能地朝那邊行李堆旁

時人叢走，嘴邊浮出一個微笑。然後驀地笑容隱沒，她的臉色換爲嚴肅，她的悵惘的心頭，經過了這樣的意思：也是回來了，該不會又揉碎了自己的平靜了？幾個月的心罷？事實是明明白白擺在這裏，自己不應該再跌進這癡情！他有一個心愛的人兒在北京，就是他逗過了半年多而現在方始回來的北京！

梅女士咬着嘴唇，努力壓下那升到鼻尖來的辛酸，低着頭更快走，忽然她的臂膊被拉住了，一個快活的聲音沖散了她的愁悶：

「我們都在這裏，梅！」

是徐綺君，後面跟着微笑的李無忌。他的眼光注在梅女士臉上，似乎還在問「你的學習時間該快完了罷？現在請給我一個決定的答覆！」梅女士避開了李無忌的注視，忙着和徐綺君敘談。車站上的腳夫搬過五六件行李來了。梅女士看了一眼說：

「你們倆位有那麼多行李！」

「都是我的。李先生不帶行李。我們是在車上碰到。」

「看來你未必再回南京去罷？」

「想回去也不能夠了！」

徐綺君慨然說，隨即笑着加一句：

「這里不便，回頭再詳細講給你聽。」

行李都擱在小車上推走了，三個人跟在後面，交換着短短的碎斷的談話。徐綺君先要到三馬路的孟淵旅館找一個人。她要梅女士陪着去。於是把行李都交給李無忌，請他送到梅女士的住所。

徐綺君要找的就是徐自強，她的堂弟。梅女士已經不大記得這位刁鑽古怪的少年了。徐自強卻是一見面就很親熱，像是個天天見面的老朋友。現在他長成的又高大又結實，從前的三角臉也變成方臉兒了。他已經換過一個人，只有他那種雜亂無次序的談話的神氣還和從前一樣，漸漸地在梅女士塵封的記憶中喚回了治本公學附近小河邊的那幕趣劇。徐綺君聽自強講完了由廣州來路上的情形，轉過臉去對梅女士說：

「車站上不便詳談。我這次可真是險極了。不知道爲什麼這位自強少爺打電報給我，說是有事要到南京來，叫我準備——我就不明白要準備些什麼；電報是一等官電，從廣州發，語氣又含糊，自然戒嚴司令部要來找我了。總算幸氣，不會落在他們手裏。可是已經躲了五六天。喂，老弟，究竟你有什麼事要打那個電報？」

「事情麼？沒有。打電報是玩玩的。反正又不用化錢。」

徐自強頑皮地笑着回答。

「不要忘記這裡是另一個世界呢！」

梅女士輕聲插進一句，將嫵媚的眼波溜到徐自強臉上，想起從前這位少年和自己糾纏的情形，忍不住微微笑了。

「所以是廣州有趣，密司梅，那邊有趣！天天是熱鬧的。打仗，捉反動派，開羣衆大會，喊口號；開完了會喊過了口號，上亞洲酒店開房間去——」

徐自強突然頓住，望着梅女士笑了一笑。有半句赤裸裸的話語早已衝到他牙齒邊，

但到底覺得礙口，勉強嚥下去，只用一笑來代替。

「爲什麼你又到上海來呢？」

徐綺君不高興地質問。

「哦，這個既然請準了一個月的假，自然要來遊玩一趟，打過了勝仗，大家都想請幾天假，穿一套新洋服快活快活！」

「可是又要勸你謹慎些，留心鬧亂子！」

似乎徐綺君這話太嚴厲了，少年軍官的徐自強受不住。他洶洶然抗辯，又雜亂地誇耀自己辦過多少「大事」。姊弟倆愈說愈不對頭了，終於是徐綺君板着臉和梅女士離開孟淵旅社，也沒將自己的住址告訴她的弟弟。

浙江路南京路的轉角有幾個「三道頭」站着。他們的兩手又在腰間手指按着烏亮的勃郎寧的鎗管，他們的藍眼睛閃射着凶光，射到來往的路人們的臉上。梅女士和徐綺君也受到這樣猙獰的一瞥。五六位「安分的市民」聚在一家煙紙店面前，交頭接耳

像在議論什麼。梅女士倆走過他們的跟前時，也受到猜疑的睨視。猛然腦後一聲吆喝。梅女士回頭望，印度巡捕的大黑手，粗暴地打在兩個三個肩膀上，煙紙店前的一小堆人立刻逃竄四散，卻在不遠的地方又站住了，偷偷地呆呆地望着。

兩對印度馬巡，都背着馬鎗，從路西而來，在永安公司正門前盤旋了一會兒便又緩緩地向西去了。汽車人為車流走的車轍間，這裡那里，騎着三四張傳單。對峙的兩家百貨商店的漂亮的門面，依然吞進，又吐出一羣一羣的顧客：大肚皮的商人，高視闊步的紳士，露出大半隻臂膊然而不讓頸頸子看見太陽光的時裝的少婦，穿了長背心一樣的幾乎裸露着上半身的薄紗衫的西洋女子。而在這五光十色的人潮中，怪惹眼地又有些「三道頭」印度巡捕，凸出了肚子的黑綢長衫的包探，橫衝直撞地往來梭巡。

是照常的繁華和平靜，然而大風暴以後的繁華和平靜！人們不快活的臉上顯然有些被打擾了的不很愉快的顏色。

「今天是全體動員出發講演的第二天，爲的要喚起市民注意顧正紅案，也爲的反

對印刷附律，交易所領照，和碼頭捐！你看，帝國主義那種如臨大敵的威嚇！

到了永安的大門時，梅女士在徐綺君耳旁輕輕地說。

兩位相視一笑，順腳走進了那百貨公司。

徐綺君卻也打算買些應用品。她們到了三樓，又轉上四樓去。這里顧客不多，寥寥的幾位，還都是隨便看看的。店員們懶懶地倚在櫃臺旁，三三兩兩的在談論，那種輕鬆的神氣極像是議論什麼新排演的「機關佈景，八音聯彈的文明戲」。徐綺君正在鐘錶部前看着一排德國製的小巧的時鐘，梅女士從後面跑上來，輕輕地碰她的臂肘。自始使用半個耳朵聽着店員們的談話的梅女士，此時聽到了幾個可驚的字了。徐綺君轉過臉來向着她的同伴，正要問是什麼事，梅女士的眼光忽又引開，遙擲到那邊靠馬路的一排窗。通到洋臺上的一扇門開着，頗長的一個男子倚在門旁，臉兒向外。微笑浮上梅女士的嘴角，而且並沒用眼光招呼徐綺君，就飛快地跑到那男子的跟前。

相距不滿半丈的時候，梅女士認準是梁剛夫了，同時他也回過頭來。



「果然是你回來了呀！剛纔寶山路口就見了你了。」

梅女士嫵媚地笑着說。

「昨天到的。黃因明呢？」

「不知道。早上十點鐘她先出去。說是到棋盤街的罷？」

「不錯。她是派在四馬路棋盤街一帶。你不是和她在一處麼？」

梅女士略有些忸怩了，勉強笑着回答。

「不。我到火車站接一個朋友，剛剛回來。」

「那麼，老開捕房門口的事，你不在場，也不知道？」

「出了事麼？」

「是的。不大也不小的一件事。老開捕房裏關進了一百多個，巡捕開鎗，當場死了五六個傷的還沒調查明白。我僥倖了很好的一個人。如果黃因明沒有下落，那就是兩個。」

這鉛塊樣的句子揭去了梅女士臉上的粉霞樣的光彩，但她的眼睛裏立刻透出血

色；多少帶幾分喫驚，然而還鎮靜，她急口地問：

「什麼時候發生的？」

「午後一點鐘我在運一帶巡行，還沒有事；三點多鐘在開北接到消息，說是已經流血好！『二七』以後第一次的血！」

接着是興奮的沉默。然後梁剛夫冷冷地微笑着，又加一句：

「回去看黃因明有沒有在家！」

「在家的話，叫她到二百四十號麼？」

梁剛夫點一下頭，就走了。梅女士惘然望着窗外的熱鬧的街道，望着那些照常行樂的人們，憤怒的血液昇到她的臉頰；這時候徐綺君已經站在她肩下。

從永安出來，梅女士和徐綺君沿着南京路向西走。對街同昌車行樣子間的大玻璃窗破了一塊，碎玻璃片落在水泥的行人道上，已經被往來的腳踏成粉屑，而在這亮閃閃的碎堆中間，分明還有殷然的一滴血跡！這就是犧牲者的血，戰士的血！可是現在悠閒地踏

過的，是一些察得很亮的皮鞋和砑金的蠻靴，是一些雲霞樣的紗裙飄蕩着迷人的芳香，是一些滿足到十二分的笑臉，似乎不會有過什麼值得低頭一看的事情發生在這個地點。

梅女士激怒得心痛了。她睜大着充滿了血的眼睛，飛快地向前走。滿街的人都成爲她的仇敵。她的柔軟的肩膀猛撞着強壯的臂彎，也不覺得痛，她只是發狂地向前。是呀，向前。前面就是老開捕房，殉道者的聖殿！

然而在廣西路轉角她被阻住了。騎巡，「三道頭」，華捕，印捕，還有萬國商團，密麻的布成了散兵線，驅逐所有向西的人們向左右轉。

無論如何不能闖過去的了。梅女士站着看。忽然一個馬頭在她眼前擡出來。騎巡的馬闖上行人道了。梅女士疾側過身去，機械地抓住了馬的勒口鐵環下的皮帶用勁向右邊一摔，那匹馬踉蹌地打一個盤旋，連坐在上面的黑大漢也像醉人似的顛了幾下。立刻人叢中爆出擾動來了。一個印捕，手摸着鎗柄，衝到梅女士跟前，粗黑的手掌已經揚起。梅

女士咬着牙齒猶笑一聲，便拉着徐綺君的手，閃電似的穿進廣西路口的一個什麼里。

到了家時，已經淅淅地在下雨。沒有黃因明。行李早已送到，李無忌還留有一個字條，說是晚上再來晤談。梅女士粗暴地拿這字紙揉成一團，丟在字紙簍裏，便倚在牀上悶悶地不作聲。同昌車行門前的血跡模糊地掛在眼前，鎗聲和喊聲也在她耳邊響了，然後是梁剛夫的臉，又是徐自強的誇大的話語。

「梅！」

坐在對面的徐綺君低聲喚，但是又不往下說，只管凝眸對着梅女士看。似乎她已經看出梅女士的心事，又怪樣地微微一笑。自然這也不能逃過梅女士的敏感，忽然羞紅像上了她的笑渦，她訕訕地問：

「什麼話呢，你說呀。」

「沒有什麼。不過，剛纔，在永安公司樓上，我看見你，連朋友都不要了，跑的那麼快，談的那麼親熱！」

徐綺君曳長了聲浪，一字一字頓出來，還是當年在中學校的神氣。

「那是因爲有些正經事，而且又是好幾個月不見面了。」

梅女士有意無意地分辯着，但也忍不住笑起來。

「自然有些正經事，何況又是多久不見面！但是，恐怕你自己也明明白白覺得，那時，眼睛裏，有些特別的顏色，你的笑，特別有光彩。」

沒有回答。梅女士只是軟聲地笑着。

「梅，現在纔知道你也學會了怎樣做秘密工作。總沒見你給老朋友的信裏提過一筆；而且當面見到了，也不給你的老朋友介紹一下。梅，該不該受罰，你自己說。」

徐綺君說着，也高聲笑了，走到牀前坐下，雙手捧住了梅女士的面孔細細地看。多麼迷人的美臉兒呀！彎彎的眉毛，鮮紅的嘴唇，怒時也像在笑的眼！徐綺君貪婪的看着，等待回答。然而驀地這美臉上起了一層陰翳，明媚的眼睛裏有些潮溼，梅女士嚇下了什麼似的帶着低聲的嘆息說：

「該不該受罰麼？如果配受罰，我倒也十分情願。可惜你猜到了反面。綺姊，我有過好幾次這麼想：如果你在跟前，我一定要抱住你痛哭了，把我的苦悶統統吐出來。如果你知道我這一向的心境，你也許會說我怎麼變了。綺姊，真真的變了。像一些發狂似的戀着我的人，我現在是心不由主地戀着人了。可是他不能夠讓我愛，或者並沒感到有一個我在發狂地要愛。」

突然頓住了話頭，梅女士把頭埋在徐綺君的懷裏，像一個十分受委曲的女孩子，投身在母親的慈愛的擁抱裏，要求慰安。

料不到事情是這樣開展的，徐綺君暫時怔住了；過一會兒，她方纔遲疑地說：

「是第二個章玉罷，但是我看來不像。」

「不是。他是章玉的反面。」

梅女士擡起頭來，很興奮地說。隨即頹喪地又倚在徐綺君的肩頭，輕聲兒似乎對自已抱怨：

「就是這麼永遠要一些要不到的，我呀！當初韋玉另有一個戀人，無抵抗主義！現在的他，也有一個，也是主義罷，我這麼猜；然而無形的戀人外，他還有個有形的，有血有肉的，我真想見一見她！」

「梅，勇敢起來，不要跌進三角的坑裏去！」

徐綺君勉強找出個寬慰的線索，輕輕兒用手撫摸着梅女士的頭髮。

一陣急雨像釘子一般打上來。空氣中充滿了琤琮的鬧響，房裏更加陰暗。壁上的時鐘敲了六點。梅女士驚醒過來似的挺直了身體說：

「六點了麼？綺姊，跌進去我不怕，三角我也要幹；最可怕的是懸掛在空中，總是迷離恍惚。現在我決心要揭破這迷離恍惚！我也準備着失戀，我準備把身體交給第三個戀人——主義！六點鐘了，晚上還有要緊事呀！」

梅女士站起來就喚老媽子開夜飯，一面很興奮地把南京路的流血事件告訴徐君一個大概。末了，她說的很慷慨：

「綺姊，你來的機會不壞。時代的壯劇就要在這東方的巴黎開演，我們都應該上場，負起歷史的使命來。你總可以相信罷，今天南京路的鎗聲，將引起全中國各處的火焰，把帝國主義，還有軍閥，套在我們頸上的鐵鍊燒斷！」

「但是，我恐怕又和從前的『二七』一樣；你沒有看見兩大公司門前往來的仍舊是些醉生夢死的行屍走肉麼？」

徐綺君遲疑地表示了不敢十分樂觀的意見。

「但是，你也沒有看見真正的上海的血脈是在小沙渡，楊樹浦，爛泥渡，閘北，這些地方的蜂窩樣的矮房子裏跳躍！只有他們的鮮紅沸滾的血能夠洗去南京路上冷卻了變色的血時代已經不同了，被壓迫的民衆現在已經受到了相當的訓練。而且我們也不是開着在這里等候天上掉落一大堆的幸福來！」

梅女士堅決地確信地說。突然她轉身飛跑到竈間裏，第三次催老媽子趕快開飯。

現在外面的雨聲小些，淅淅瀝瀝像是悲歎。喫過夜飯，梅女士就出去。傘也沒帶。徐綺



君覺得很倦，就在黃因明的牀上躺著，心裏想着今天發生的事變，忽然梅女士又匆匆跑進來，鄭重地說：

「李無忌不是說要來麼？我的行動不要告訴他！」

又脫下裏面的一件襯衣，只穿着花洋布的單旗袍，梅女士笑着走了。

若斷若續的兩點忽又變大變密。因而梅女士到了「二百四十號」時，單旗袍早已淋溼，緊黏在身上，掬出尖聳的胸部來。聚集在這房子裏的六七位青年看見梅女士像一座裸體模型闖進來，不約而同發出一聲怪叫。但是看見梅女士板着臉沒有絲毫的笑影，一些想說趣話的嘴巴只好暫時閉緊了，等待着適當的機會。可是隨即又有一個人輕輕地踱進來，卻是黃因明。於是已經在喉間的趣話便讓位給慰藉和詢問，以及別的嚴肅的意見。

「沒有什麼。我在捕房裏坐了三個鐘頭。他們後來又捉進一大批，人多擠不下，就放我出來。他們說，女子從寬發落，明天就要叫他們知道女子的利害！」

黃因明冷冷地回答，眼光落在梅女士身上，忍不住也微微一笑。

「七點半了。因明，你今天自己也不守時間，遲了五六分鐘。」

一個圓臉的學生模樣的青年用了不很耐煩的口吻說。

「不錯，我可以受罰。然而遲到，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五點鐘先已開過組長會議了。」

「明天的辦法怎樣？」

梅女士很盼切地問。黃因明不回答，冷冷地看了大衆一眼，又接着說：

「現在就開會罷。南京路的事情大家都曉得了，不再報告。我們這一組，因爲派在四馬路，沒有損失——」

「明天我們不到四馬路去！冷清清地怪沒有味兒。」

一個聲音插進來說。

「——但是南京路和天津路的幾組，損失很大，差不多全體被捕了。老關捕房前，我們犧牲了一位很好的何同志。大家靜默三分鐘，爲我們的戰士誌哀！」

頭都低下去了，只有兩聲索索地發響。但當他們再擡起頭來時，一些憤憤的呼聲就跳出來：

「爲我們的戰士復仇呀！」

「是總動員罷工的時候了！」

「四馬路的玩意兒，做後備隊，我再也不幹！」

這樣的怒叫聲像潮頭似的一個接一個起來，屋子裏頗有些紛擾了，然後驀地一片更大的鬧響從隔壁人家傳來，超過了這裏的嗶嗶；塔拉拉的牌聲，高朗的嗶笑，裂帛樣的乾咳聲，一齊都來了。在這內外交關的嘈音中，黃因明冷冷地很有威權似的說：

「各位的話留到後邊再說。報告還沒有完。現在鬭爭的範圍擴大了。原來的口號不夠，我們要提出更普泛的政治口號來。總罷工已在準備，罷課明天就實現；只有罷市，要看明天的工作做得怎樣。明天還是出發講演。已經決定集中力量在今天流血的南京路中段對巡捕的武裝壓迫，取無抵抗態度；但是要前仆後繼地不斷有人在講演，發傳單，貼標

語，喊口號。」

「好！南京路去呀！像蒼蠅一般攆去吮嘔我們留在那里的血！」

圓臉的青年學生緊接上來忿忿地喊。

「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要取無抵抗態度！無抵抗主義是永遠害人而且自害！」

梅女士發這質問的時候，她的眼前又浮出章玉的怯弱的容貌來。

「我同意梅的意見。」

一位斜眼少年忙着加進來說。

「無抵抗一定被捕了。我寧可打一場，坐牢麼，不幹！」

又是一個沉重的聲音從房子的暗角裏出來，可是誰也看不清他的臉。

「是要避免重大犧牲，暫時的無抵抗，並不是無抵抗主義！」

黃因明先駁正了梅女士的議論，然後頓一下，將陰沉沉的眼光從衆人臉上掠過，慢

慢地又接着說：

「各位想流點血，很好；可是我們現在還不肯輕易地就流血，現在還沒到放下重大犧牲去的時機，現在的策略是多多地被捕，用耐久戰的方法刺戟起市民的意識——」

「好，讓他們捉，捉完了怎麼辦？」

斜眼睛的少年尖利地嚷了。

「聲音低些呀！一定不會捉完的！如果沒有生力軍加入我們的隊伍，如果我們不能夠引導廣大的羣衆去作鬪爭，那麼即使我們都拚了命，都流血，也是徒然，也是不能夠攪起革命的高潮來。再說，這無抵抗態度也不過是明天的策略，並不是永遠無抵抗，把我們都變成了無抵抗主義者！」

「地委的辦法就是這樣麼？」

梅女士很不滿足似的問。

「就是這樣。當然還有旁的方面的布置，可是在這里不用多管。同志們，明天下午一點在南京路集合，兩點鐘開始工作；也許捕房在南京路，左近布得有防線，衝破這防線！踏

上今天戰士們的血跡！

這幾句話還是低聲說的，然而多麼沉毅堅決；在場六七人的眼睛裏都耀着興奮的光彩了。可不是，倒底也可以轟轟烈烈幹一下！而況這是命令，他們都不願意違抗命令的。黃因明看見再沒有疑問，就把明天各人的工作都分配好，末了又告訴他們在上午十一時來領漿糊，標語，傳單。

「南京路浙江路口是目的地。我們的人都要集中在這一處。三點鐘後有臨時命令，注意呀！」

最後是這麼說的。會議告終，房子裏的人一個一個悄悄地走了。

雨早停止，風卻很大。梅女士的衣服還是溼漉漉的，此時受着風，便忍不住渾身抖戰。她快步穿出那條暗弄，又轉進了另一條弄堂，猛聽得背後有脚步聲趕上來。「遇見了『赤老』麼？」她這麼想，便把脚步放慢些，又偷偷地回過頭去看。弄裏的路燈光正落在她背後，看清楚那位來者卻就是「同意了她的意見」的斜眼睛少年。

「老張，這樣快跑是要招疑的。」

「前一後走着的時候，梅女士輕聲說。」

「可是你也跑得不慢。」

「我是衣服溼了，身上冷得利害。」

「可是也因為你的衣服溼，就見得格外好看。」

沒有回聲了。又走過幾步，那位老張挨到梅女士肩膀，笑着說：

「梅，你真是可愛！」

「我覺得你也可愛。」

老張的嘴巴響了一聲，薄暗中他的眼睛閃閃地發亮；他更挨緊些，差不多要碰着了梅女士的鬢髮。似乎也還可以聽得他的心在突突地跳。

「因為你好像是一個革命的青年！」

梅女士冷冷地加一句，跑出弄口就坐上一輛人力車，竟不回頭再看一眼。

第二天一早爬起來，梅女士就找報紙來看。昨天的大事件竟沒有評論。在第三張上找到紀事了，也只有短短的一段，輕描淡寫的幾筆。她使勁把報紙捧在地下，匆匆跑出去，將上海大大小小各報一古腦兒買來，翻了半天，紀事是相同的，評論間或有，也是不痛不癢地只說什麼法律解決，要求公道，那一類話。

黃因明早已出去，徐綺君寫家信。窗外是滿天烏雲。梅女士只好垂着頭悶悶地在房間裏來回的走，好容易挨到十點鐘到「二百四十號」取了傳單標語，便拉着徐綺君直向南京路去。

還是平常那樣的匆忙雜亂，在各街道裏流走。昨天所貼的標語，早被撕去，也有些剩留的角兒邊兒，則又被昨夜的豪雨打爛，正和到處皆是的花柳病藥品廣告同樣闊淡，不惹注意。當然昨夜的豪雨也已經沖去了人們夢寐中的南京路的慘影，現在每個善良的市民照舊過他的太平無事安分守己的生活，照舊的在錢孔裏爬，在泥淖裏滾。

電車裏的梅女士和徐綺君相視而笑，都沒有話語。在梅女士心中，更有些猶惡的冷



笑和憎恨的烈火。雖然她是一個很知道服從命令的人，但此時卻也私蓄着非議；無抵抗麼？刺戟起市民的意識麼？太空想了！這班馴良的受帝國主義豢養慣的奴才，只合丟在黃浦江裏！她又想起自己會騎馬會開鎗，爲什麼要來拿這紙條子和漿糊罐頭。她斜眼看着腋下的紙包，很想從車窗擲出去；是的，挑一個紅噴噴，圓胖胖的滿足的臉兒，劈面擲出去！她已經拿這紙包在手裏。但在手指上顛了幾下以後，便又夾在臂彎裏。到底命令是神聖

南京路上同樣的滿浮着穩定的空氣。行人道上有寥寥的幾個「三道頭」和印度巡捕。老開捕房門口排列着五六個全武裝的萬國商團，門裏的長甬道上有騎巡的馬打盤旋。靠着老開捕房這邊的行人道不準通行。過往的人們也許爲此睜一下渴睡樣的眼睛；但是一個解釋立刻浮上她的心：這是外國人在那里保護他們的捕房，提防着鬧亂子。

從老開捕房向東到拋球場，這南京路精采的中段，鬧熱是加倍。梅女士和徐綺君在人叢中慢慢地擠。那邊洋貨店的樣子陳列窗前三兩位青年站着瞧那些花花綠綠的

舶來品，俄而又遭到隔壁的鐘錶店窗前站住。紙包也在他們腋下夾着。梅女士留神搜看，禁不住心裏突突地跳。早已滿街佈遍了這些分子！

然而還只有十一時半。梅女士和徐綺君走進了一家點心舖子。這裏也是比平常擁擠些，也有些嘴角裏藏着微笑，眼睛裏冒着興奮的男女青年。他們都是來赴這歷史的盛筵。準定是他們到結婚的禮堂時也有這樣一付嘴臉，這樣一種鼓舞的心情！

在喫一碗麵的時候，徐綺君向四下裏張望着，忽然獨自笑起來了。

「笑什麼綺？」

「因為我想起水滸傳上梁山泊好漢打劫法場的情形。」

徐綺君把臉兒覆在麵碗上，低聲說。而在得到了梅女士的一聲軟笑的回答後，她又帶些詢問的意味接下去：

「人家是要打劫一位兄弟或是一位頭領，我們呢？」

「我們是要打劫整個上海的心，要把千萬的心捏成爲一個其大無比的活的心！」

梅女士低聲地然爾堅定地回答。

徐綺君擡起頭來，猛抓得了梅女士的手，緊緊地捏着，許久時候不放鬆。

忽然一片嚷聲從窗外進來。一個狂怒的聲音在喊：

「起來呀，起來呀！咱們中國人！」

所有的人兒都跳起來擁到窗外洋臺上，梅女士搶在先頭。下面是蠕動的頭的圓陣。尖聳出來的紅布包頭的印度巡捕揚起了木棒子亂舞。「三道頭」扭住了一位長大的男子，他還在狂怒地喊。驀地他的右手一撒，傳單飛起在空中，接着便是雷一樣的喝采聲和鼓掌聲。

今天的第一鎗放射了雖然還沒到命令所指定的時候，梅女士再也忍不住，探手到腋下想拿那紙包可是沒有紙包還放在裏面桌子上呢。她再看手錶，只有十二點十幾分。顯然是太早；還沒到總攻擊的時候，不能自由行動，讓敵人各個擊破。命令是神聖的！

兩位女士匆匆地離開那點心店。剛纔的人堆已經被驅散了，傳單在幾個店員手裏，

低聲念讀，側着頭。空氣是在跳動了。人們走的更加匆忙，像有鬼趕在背後。梅女士她們倆沿馬路向西去。後面來的三個人一隊從她們身邊擦過，挨着每家商鋪丟進些傳單去，其中一位拿着大排筆在玻璃窗上抹一下，又一位便接手接上一條猩紅大字的標語。

「該動手了罷，耐得住的纔是鬼！」

梅女士這樣想，對徐綺君睜了一眼，便打開紙包來。她們緊跟在前面三個人一隊的背後，敏捷地嚴肅地發傳單，貼標語，毫無阻礙，直到快近浙江路口，再不能過去。

這個交通孔道的所謂「日昇樓」附近，現在變成了戰場。悲壯的呼嘯，夾着熱烈的人掌聲，像怒濤一般捲來，直要震坍那些沖霄的高樓。馬路上，黑壓壓地一片，都是攢動的人頭。兩邊商鋪的樓窗也擠滿了興奮的臉。電車接長了一串站着，車窗裏往外伸長着頸頸子的，嘴裏也在狂喊一些不知什麼的話語。從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正當十字街頭，撒下無數紅的黃的白的傳單來，被溼風吹着在滿天裏飛。而像歡迎這些傳單，下面動亂着的頭顱的森林中便騰出雷一般的吶喊。

梅女士拚命往前擠。前面一家商鋪的方石頭的窗臺上，站着一個人，噴出滿口的飛沫，高喊：「打倒帝國主義。」人叢中猛跳出個「三道頭」，抓住了那位演說者的衣領，一面揚起了手鎗開路。兩三個印度巡捕也趕來舞動木棍子了。密集的人堆裏閃出一條縫來了。但是呼噪的更加凶猛。梅女士疾鑽過面前的人層，趕到那窗臺前，攀住了鐵梗一跳，就填補在那「崗位」裏，狂吼着這樣的話語：

「看看我們的人呀！被他們捉，被他們鎗斃！中國人齊心呀！趕走這批強盜，狗……」  
她的聲音啞了，並且她即使漲破了肺管，也不能超過羣衆的歡噪的響應。她看見徐綺君在人堆裏對她做手勢。她疾轉過臉去，眼前現出個高大的印度巡捕，兇神似的衝過來。「無抵抗麼？」這問句只在她腦膜上一閃，她隨即更用力地怒吼：

「中國人齊心呀！打那些殺人的強盜——咄，亡國奴！走狗！」

像石塊一般對那個衝近來的印度巡捕擲過這最後的兩句，梅女士愈跳下石臺，混在人堆裏再向前擠。

不知從什麼時候下起頭的雨，現在是愈來愈大了。可是只像些油，羣衆的怒焰只有更高些。南京路浙江路口的廣場裝滿了憤怒的羣衆和他們的吶喊，什麼車輛都不能通行。目的地！八方合流的目的地！今天戰士拚死攢攻的陣地！嚇，他們已經佔領了這陣地！

「六路」電車從北來了，將到浙江路口，就被羣衆的怒喊擋住：

「中國人不坐外國人的車子！」

「你們也是中國人呀，不要替外國人開車子！電車罷工呀！」

乘客都下來了。石子擲過去，車窗玻璃破了。羣衆是狂熱的鼓掌歡呼。

梅女士好容易擠到先施公司門口。她看見這家百貨商店的大廈內也裝滿了人，都是些體面的紳士，時髦的太太小姐。他們都在焦灼地等候，臉上是一百二十個不願意。也有幾位蹙到門口來張望，可是一聽得鼓噪的怒潮，趕快又縮回去。小傳單，還有貼不完的標語，從上面飄下來。梅女士仰起頭來看，那互長的先施樂園靠馬路的一帶，全是黑簇簇的人形。「打倒帝國主義」是唯一的呼聲，響應着的是聽不明白的呼噪叫罵。

路東的人層突然波動了。接着是「刮——刮——刮」的怪叫聲滿載着萬國商團和巡捕的紅色救火車從人陣中衝出來，又刮刮地向西去，暫時掃出一條通行的路。跟着就來了一長串電車，空空洞洞地沒有一個客人，卻是車身的外部和破碎的玻璃窗，上全貼滿了紅色大字的標語！在遠遠的上海市的邊陲，也在響着奴隸們摔斷鐵鍊的巨聲也在演着英勇的鬭爭！

電車剛剛過去，羣衆又佔據了馬路。梅女士看見斜對角的一家茶樓上挺出個瘦長的身體來，好像是梁剛夫，舞動着一隻手，準是在那里擲下一些堅毅的鐵一樣的句子。新的更大的呼噪和鼓掌起來了。梅女士一面喊着，一面盡力向馬路中間擠，打算到對面永安公司門前，然後再擠上那茶樓。想不到站在那茶樓的洋臺上，站在梁剛夫旁邊，居高臨下吼幾句，該是多麼快意，她的兩條白嫩的臂膊便陡然充滿了氣力。

她剛剛到達永安門前那輛紅色的救火車又刮刮地從西來了。馬路中間的羣衆發一聲喊，潮水似的往後退。梅女士想再穿過漕江路到那茶樓門前的計畫，看來是不能實

現了然而更使她懊喪的是那個茶樓的洋臺上現在換騎蹣跚巡捕。

「難道梁剛夫也被捕了麼？」

梅女士這樣想着的時候前面的密集的羣衆又騰起一片呼聲，接着卻沒有掌聲而是波浪似的騷動。羣衆是向浙江路那邊移退了。梅女士被捲着，撞磕了幾步，斗然渾身一個冷噤，覺得像是跌在水裏。她下意識地歪過頭去，一道白練正射在她胸前，直灌進她的裏衣。巡捕在用自來水驅散羣衆！梅女士被後退的人們沖走了一丈多遠，方纔站住腳跟。在她前面停着一輛送貨汽車，光景也是阻住了不得通行的。梅女士不顧一切地奮身跳上那貨車，向前面看；看今天的目的地，看這已經佔領了的陣地的大勢。六七道白練在空中飛舞，黑叢叢的羣衆起了波動，呼嘯聲是低落些了，斷斷續續地露出軟調子；可是那些激射的水彈並不能驅散羣衆，只不過使他們波動，卻也就是因爲波動，更不能維持嚴肅的亢昂的情緒。

「同志們努力呀，佔住這陣地！全上海已經動了，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



梅女士忘其所以地怒喊了然而她不能再多一句。一道水猛打在她的臉上，立刻眼前烏黑，脚下軟了，從貨車上跌在人堆裏。兩三隻粗壯的手將她格住。同時有雷樣的吶喊從四面八方起來，凝集爲這樣的聲音：

「好呀！衝上前去呀！」

梅女士再站在地上時，五六條自來水一齊向她這方面噴射來了，羣衆又往南退。梅女士被捲着走，待到她能夠再站定腳跟時，已經在三馬路。

鬆過一口氣來，梅女士順着腳尖在馬路上走。這裏的空氣沒有那麼緊張。然而電桿上，兩旁商店的玻璃窗上，以及不論什麼地方凡是貼一張紙的，都已經佈滿了今天的標語和口號。梅女士興奮地走着，走着，突然覺得發冷，兩條腿不客氣地抖起來了。她這纔意識到全身的衣服都已溼透，只有一雙皮鞋卻還例外地乾燥。強烈的頭痛也來襲擊她了。兩條腿有鉛質的那樣重。

「梅，到那里去？」

在路角，有人從後面走上來高聲喚了。梅女士回頭去看，卻是那位徐自強，穿着漂亮的洋服，褲子上兩條筆直的縫，一點不含糊。從這位少年，梅女士突想到徐綺君，方纔記起已經多久不曾見她。最後一面的印象——徐綺君在人叢中做手勢的神氣，又回現在梅女士眼前了，可是她記不清是在什麼地方。

「哈，你也喫着了自來水麼？這麼溼！你看，什麼都露出來了。梅，留心着涼，可不是玩的。到我的旅館坐一下罷。喝一杯白蘭地，換一套衣服，湊巧我買了一件新旗袍想送人。歇一下，包你有益無害。不生病。」

並沒等梅女士的回答，徐自強就走了。只轉過一家店面，就是孟淵旅館的大門。梅女士委實是太乏了，頭依然痛，腿依然重，而且腰部又作酸，雖然心裏掛念着南京路，還是扶在徐自強手上走進了他的房間。

忙亂地找出一瓶白蘭地，徐自強擎起茶杯來滿斟一杯，就送到梅女士手裏。

「一杯是喝不完的。」

梅女士呷了一口說。現在她坐的是軟軟的沙發，房間裏的空氣又比較的暖，便覺得全身暢快些了。徐自強又在掏摸他的旅行大皮箱子。忽然一聲歡呼，他扯出一件淡青色閃光法國軟緞的夾旗袍來，伸直了臂膊，攤在梅女士眼前，像一個老手的衣莊夥計。

「我不要換衣服。」

梅女士搖着頭說，把剩餘的半杯酒放在桌子上。

「不換是不行的，如果你要裏面的襯衣，我也有。」

「那麼你總該有第二件旗袍。這件太漂亮了，我不要。」

「正要這樣漂亮的纔配得上你呢！」

梅女士笑了一笑，仍舊搖頭。

「並且我也沒有第二件了。你這身溼衣穿着一定會生病。我們什麼都不怕，就怕生病！新中國在我們肩膀上，自己弄出病來便是反革命！」

這幾句說得有聲有色，似乎梅女士也受了感動，從昨天起的不大喜歡這位少年的

意思在無形中減少幾分，她沉吟着慢慢地說：

「那麼，還要上下的襯衣和襪子。」

徐自強又去扒摸了半天箱子，居然把衣服都找齊了，端端正正放在旗袍上面，便在沙發的那一頭坐下了，燃起一枝香煙來。梅女士站起來抖開那幾件衣服，看過了大小尺寸，覺得還合式，卻又放下回到沙發裏，瞞着徐自強的面孔，似乎還要等待什麼。徐自強也覺到了，噴出一口煙，笑着問：

「要我出去麼？哈，鼎鼎大名的密司梅也這樣拘束的呵！請你放心。那邊屏風後不是很好麼？如果你一定怕，我也可以去。」

通到外邊洋臺的玻璃門旁有一架矮屏風，恰站在牆角前，原是特備的更衣地方。梅女士再不作聲，拿了衣服就走到屏風背後。

這里徐自強用勁地吸煙，又用勁地噴出來，不轉眼地看着那屏風。他的臉上有幾根筋肉在那里輕輕跳動。他把架起的一條腿放下來，但隨即又架起。他側着頭，似乎在聽什

麼響聲。忽然把香煙尾巴用勁擲在痰盂裏，他霍地站起來，便向那座屏風走去。

但當他將到屏風前時，空中旋起一聲驚人的冷笑——是那樣毛骨聳然的冷笑，使他不由自主地拉住了脚步。屏風的一摺突然盪開，梅女士嚴肅地站在那里，只穿着一件長背褙，冷冷地說：

「嚇，徐自強，我看見你的神氣！看透了你的心！這里不是亞洲酒店，請你反省，莫鬧笑話！」

一面說着，她很大方地披上了手裏的新旗袍，便走到沙發旁邊，坐在一張椅子上穿襪子。旗袍從她胸前敞開着，白色薄綢的背褙裹住她的豐滿的胸脯，凸起處隱隱可以看出兩點淡紅的圓暈。

徐自強似乎惘然了，也帶着幾分忸怩。他回到沙發上，然後再移近着梅女士的身邊，迷亂地吐出這樣一番意思：

「天在頭頂請你明白我的一片真心。我請你換衣服，完全爲的是好，絕對沒有別的

用意。但是，梅，你不知道你自己太迷人。不想來看看的，纔不是人！我始終是你的忠實同志。前幾年在重慶碰到你，想來你還記得，我就是最忠實的幫助你。那時我還在中學校念書，你說我是小孩子。現在，我書也讀好，仗也打過，我是少校連長。我真是愛着你，打仗革命也是爲了你！

「呵，失敬得很，你是連長大人了。可是我這個人真奇怪，總碰到軍官要來愛我。在成都時，軍長，師長，旅團長，好像都說過你這樣的話語，可是我真不受擡舉，現在我還是我！」  
梅女士說着，拿過第二隻襪子來慢慢地拉上去，又笑了，還是那能夠叫徐自強心抖的異樣的笑聲。

「他們都是些軍閥，我是革命軍人！」

徐自強定了定神，忿忿不平地說。

「那麼，今天全上海都起來了，爲什麼你卻穿得那樣斯文整齊，在旅館門前踱方步？」

「我沒有受到命令呀！沒有受命令亂動，總司令要照軍法辦理。」

梅女士鼻子裏響了一聲，沒有回答。

「況且外國人有槍砲，你們這樣喊喊也不中用。真正要革命還得靠軍人！」

「好！等你玩厭了上海，再來革命！」

梅女士霍然站起來，跑出房門，隨手用力將門碰上，便飛快地跑下樓去。徐自強到樓梯頭喚時，梅女士已經跑出了旅館的大門。

兩暫時停止怒潮一樣的人聲，還從南京路方面傳來。梅女士今天的滿腔高興，在孟淵旅館時被徐自強掃得精光，現在聽得那呼噪的聲音，她的熱血立刻再燃起。她再跑到南京路時，滿街都是水，武裝的印度巡捕和萬國商團在路左路右都放了步哨。南京路兩旁的行人道上還是滿滿的人，間歇地在喊口號，鼓掌。

許多向北走的人們都被步哨攔回來了。梅女士還是向前擠，當面站着一個「三道頭」已經伸開了兩條臂膊，但在梅女士身上打量了一眼以後，忽又學着不很像的上海白粗暴地喊：

「左邊走！」

這時候有急溜的鈴聲在馬路中間響，接連的兩三架腳踏車從東而來，車上人手裏拿着一面小小的紙旗。梅女士在那個「三道頭」左側擦過，急搶步上前看，瞥見旗上的紅字是：

「包圍總商會去！」

對面先施公司門楣上的大時鐘正指着三點另幾分。